

掠 夺



ROBERT CASANOVAS

历史小说



摘要

这部历史小说基于真实事件,讲述了1860年英法联军远征中国以及掠夺北京圆明园的历史。在大沽和八里桥取得军事胜利后,联军发现了圆明园——这座拥有千年珍宝的皇家园林。面对这些财富,军纪荡然无存:在三天时间里,士兵们系统性地掠夺了瓷器、玉器和青铜器。随后,英国人焚毁了这座宫殿。被运往法国的赃物被献给了欧仁妮皇后,她以此创建了枫丹白露宫中国馆。维克多·雨果公开谴责这一掠夺行径,称法国和英国为“强盗”。中国外交官平春要求归还这些珍宝,预言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耻辱。小说探讨了人物面对将掠夺伪善地转化为“文化保护”时内心的煎熬。

作者简介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曾出版《被盗的房间》和《遗嘱是伪造的》,现为荣誉教授和法国文学协会会员。作为一位对艺术收藏史充满热情的法学家,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国家对艺术品的掠夺。作为非政府组织“国际归还”的主席,他发表了众多关于这一主题的学术著作。

警告

这部小说基于深入的历史研究，包括幸存下来的罕见中国证词、英法军事报告、当时记者的文章以及欧洲博物馆的档案。虽然某些人物作为个体是虚构的，但他们的经历和行为都基于幸存者的真实记录。关于物品、建筑和事件的细节在现有资料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做到历史准确。圆明园确实是世界建筑奇迹之一，它的毁灭代表了19世纪最重大的文化损失之一。原版以法语撰写，已被翻译成多种外语。翻译版本可能存在语言错误、误解或不准确之处。



中文版

掠夺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casanovas@hotmail.com

法定登记2025年12月 – 电子书及纸质版

© 2025 卡萨诺瓦斯。保留所有权利

ISBN: 9791098073137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封面：修复后的圆明园 – 中国资讯 2025

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被盗的房间》(小说)

《遗嘱是伪造的》(小说)

目录

序言

第一章：耻辱之路

第二章：天子的宝藏

第三章：沉默的见证者

第四章：旅程

尾声

《掠夺》

序幕

巴黎，1859年11月4日

圣多米尼克街的鹅卵石在细雨中闪闪发光，将巴黎变成了一幅灰色的画卷。夏尔·纪尧姆·库赞·德·孟托邦将军双手背在身后，站在窗前，注视着匆匆撑伞而过的行人。在他身后，陆军大臣兰东元帅机械地翻阅着文件。寂静在两人之间延伸，只有地板的吱嘎声和偶尔翻页的沙沙声打破沉默。兰东抬起头来，浓密的眉毛皱起。

"孟托邦，"他用低沉的声音说，"皇帝交给您的这项使命远远超出了一次普通军事远征的范畴。"

将军转过身来。他那张如刀削般棱角分明的脸庞，被非洲战役留下的印记，依然面无表情。他那双令人不安的湛蓝眼睛落在大臣身上。

"我随时准备为帝国效力，无论在何处，元帅先生。中国并不比阿尔及利亚的沙漠更让我害怕。"

兰东微微一笑。他从扶手椅上站起身来——他那魁梧的身躯使每一个动作都显得费力——走向旁边一张桌子上展开的巨大地图。地图展示了中华帝国的全貌，一片标有陌生文字和粗略线条的广袤领土。

"这不仅仅是勇气的问题，孟托邦。去年英国人未能强行通过白河河口。他们的船只被击退，死者数以十计。他们丢失的面子像感染的伤口一样啃噬着他们。额尔金勋爵急于复仇。"

将军也走到地图前，以猎人研究地形的专注目光审视着。他的手指从海岸划向内陆地区。

"他们犯了正面进攻的错误。如果我正确理解了报告，中国人有时间加固了河口。我们必须迂回，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攻击。"

"这正是陛下对您的期望，"兰东回答道，将手放在将军的肩膀上。这个亲密的举动与他平时的矜持形成对比。"您将获得一万名士兵。由雅曼和科利诺将军指挥的两个旅。这些都是久经沙场的勇士，必要时他们会跟随您赴汤蹈火。"

孟托邦点了点头。他转身离开地图，在房间里踱了几步。他的头脑在计算距离、时间，以及远赴世界另一端作战的无数变数。

"英国人呢？他们的投入规模如何？"

"格兰特将军将拥有一万二千人。人数确实更多，但不如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您将面对殖民地部队、印度人、各色混杂的军团。协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将军发出低沉的咕哝声。他了解英国军队的名声，他们的效率因军官难以遏制的掠夺倾向而打了折扣。联合作战的想法让他担忧，但他没有表露出来。

"我什么时候出发？"

"越快越好。船只已在布雷斯特和土伦准备就绪。您应该能在二月抵达香港。"

兰东回到办公桌前，取出一个盖有帝国印章的信封。

"这是您的正式指令。皇帝还附了一封私人信件。不要让他失望。"

将军以近乎虔诚的敬意接过信封。纸张的重量、红色封蜡的光泽，一切都体现了帝国的意志。他将信封塞进军服里，贴着心口。

"您的信任不会辜负，元帅先生。"

兰东陪他走到门口。临行前，孟托邦最后转过身来。

"我可以冒昧问一个问题吗，元帅先生？"

"请说。"

"关于这位中国皇帝，我们到底了解多少？还有那座大家都在谈论的宫殿？"

兰东的脸色变得严峻。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权衡是否分享这个秘密。

"曾在那里逗留的耶稣会士们说那是一座建筑奇迹。广阔的园林，数十座宫殿。咸丰皇帝比起紫禁城更喜欢住在那里。据说那个地方收藏着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珍宝。但这些只是传闻，孟托邦。您的使命是军事性的。迫使他们批准天津条约。至于其他的……其他的取决于具体情况。"

孟托邦走进昏暗的走廊。他的脚步在大理石上以军事节奏回响。一个念头折磨着他：在遥远的战争中，情况有个讨厌的倾向——失去所有控制。

第一章 - 耻辱之路

巴黎的告别

巴黎,1859年11月10日

在与朗东会面一周后,蒙托邦将军位于瓦雷纳街私人宅邸的客厅里弥漫着截然不同的氛围。厚重的石榴红天鹅绒窗帘隔绝了街道的喧嚣。青铜烛台在聚集的面孔上投下金色的光芒。将军夫人路易丝·德·蒙托邦主持着这个小型聚会,她的优雅难掩内心的焦虑。

她坐在壁炉旁,手指间握着一只塞夫尔瓷茶杯,却未曾触碰。她的两个女儿,玛蒂尔德和克莱芒丝,在她身旁保持着少见的沉默。对面坐着阿尔芒·德尔马上尉,这位刚晋升到将军参谋部的年轻炮兵军官,正努力用他并不完全感受到的乐观情绪安慰这些女士。

"夫人,"他小心翼翼地开口,"您的丈夫将军是一位经验无可比拟的人。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全军认可的声誉。"

路易丝抬起目光。她平日温柔仁慈的眸子此刻透出令人不安的强烈光芒。

"上尉,我嫁给查尔斯已经二十三年了。我学会了从他的沉默中读出他从不说出口的东西。这次远征让他比他愿意承认的更加担忧。中国不是阿尔及利亚。"

上尉身体前倾,双手交握在膝间。二十八岁的他仍保持着那种驱使年轻人相信军事荣耀的热情。然而,面对这位经历过无数次离别和等待的女人,他的自信开始动摇。

"正因如此,皇帝才选择了您的丈夫,夫人。因为他懂得适应、预见。我们不会孤军作战。英国人..."

"英国人,"长女玛蒂尔德打断道,声音中带着一丝尖锐。二十一岁的她拥有受过良好教育、阅读报纸、关注世界事务的年轻女性的那种自信。"就是去年被击退的那些英国人?父亲说他们的霍普海军上将损失了四艘军舰和数百名士兵。"

军官正在寻找措辞,但十七岁的小女儿克莱芒丝用她那个年纪特有的直率打破了尴尬。

"我听说中国皇帝住在一座奇妙的宫殿里,有无边无际的花园。是真的吗,上尉?"

"确实有一些非凡的传闻,小姐。传教士们见过那座叫做圆明园的宫殿,意为'完美光明之园'。据说那是城中之城,有人工湖泊、大理石桥、数百座亭台楼阁。皇帝在那里建造了整个帝国著名景观的复制品。"

"那些宝藏呢?"玛蒂尔德带着不那么天真的好奇心问道。"人们说有玉器、古代瓷器、历代积累的珍贵物品。"

路易丝把茶杯重重地放在小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将注意力拉回到她身上。

"玛蒂尔德,克莱芒丝,这些问题不合适。你们的父亲是去执行军事任务,不是像粗俗的冒险家那样去掠夺宫殿。"

这温和表达的责备让两位年轻女士脸红了。德尔马尴尬地试图挽回局面。

"当然,夫人。将军对此非常明确。我们的目标是迫使中国人遵守在天津签署的条约。开放新的通商口岸,保障我们传教士的自由通行。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路易丝重复道,凝视着他。"您真的相信吗,上尉?"

这个问题让他措手不及。在这双审视的眼睛里,他读到了一种来自多年等待、希望、担心前线消息的智慧。她见过士兵们豪情满怀地出发,破碎地归来,或者根本不再归来。她知道冲突总是超出计划,意外才是主宰。

"我相信,夫人,将军会以他特有的荣誉感履行职责。至于那里会发生什么...没人能真正预测。但我向您保证,我会尽我所能照顾他。"

路易丝露出悲伤的微笑。

"您是一个真诚的人,上尉。我希望这种真诚能在您看到中国的一切之后幸存下来。"

同一天晚上,在圣多米尼克街参谋部的办公室里,尽管已是深夜,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第一旅指挥官雅曼将军和指挥第二旅的科利诺将军正与蒙托邦一起俯身研究着无尽的名单。烟草和冷咖啡的气味充斥着密闭的空气。

雅曼用铅笔在地图上划定界限。

"兵力已满员。每个旅五千人。步兵、炮兵、工兵。我确保我们有山炮,如果必须远离河道,它们将是不可或缺的。
"

更壮实、更开朗的科利诺插话道。

"让我担心的不是大炮。而是肚子。在敌对国家养活一万人几个月。英国人会有他们自己的补给线,我们有我们的。如果我们分开..."

"我们不会分开,"蒙托邦以不容置疑的权威语气打断道。"我已经警告过格兰特。我们的部队将协同前进。英国人去年为他们的孤军作战付出了惨重代价。他们不会再犯这个错误。"

雅曼放下铅笔,伸了个懒腰。

"如果中国人拒绝谈判呢?如果我们必须向北京进军?"

随之而来的沉默承载着这个问题的所有含义。蒙托邦走到窗前,凝视着巴黎的夜色。几盏煤气灯在黑暗中闪烁。他想到了妻子,想到了女儿们,想到这种他即将离开数月的舒适生活。

"那么我们就向北京进军。我们会做必须做的事。"

科利诺和雅曼交换了一个眼神。两人都了解蒙托邦的这种决心。一旦他做了决定,没有什么能动摇他。这种品质使他成为可怕的指挥官。但也让那些了解他的人感到担忧。

"士兵们准备好了,"雅曼肯定道。"他们将在两个月后从布雷斯特登船。"

"很好。"

蒙托邦面对他的将军们。

"传达命令:绝对纪律。不准掠夺,不准过度行为。我们是法兰西帝国的军队,不是一群雇佣兵。如果我们必须对抗中国人,我们将遵守战争法则来进行。"

科利诺表示同意。

"那英国人呢?他们的殖民军队并不以克制著称。"

"英国人对他们的士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我们将保持纪律。然而,我不抱幻想。一旦军队尝到了鲜血和战利品的滋味,控制他们就成了挑战。我们必须保持警惕。"

他回到办公桌,拿出一张空白纸。在摇曳的油灯光下,他开始起草初步命令。他的笔在纸上有规律地刮擦,写下这些将决定数千人命运的文字。

雅曼和科利诺看着他工作。他们正在见证历史性时刻。几个月后,他们将在世界的另一端,面对一个拒绝屈服于西方的千年帝国。那里发生的事情无疑会超出最详尽的计划、最严格的命令。

战争有其自身的逻辑。而这种逻辑,科利诺看着墙上舞动的影子想道,从不尊重崇高的意图。

第二天早上,在杜伊勒里宫的一个大厅里,欧仁妮皇后接见了被指定陪同远征的全权代表格罗男爵。洛可可式的镀金装饰、丝绸帷幔、大师画作营造出的奢华场景,与军事办公室的朴素形成了强烈对比。

身穿淡蓝色缎面长裙的欧仁妮凸显出她瓷器般的肤色,她站在一扇俯瞰花园的窗户旁。三十三岁的她以自然的优雅体现着帝国的典雅,令宫廷为之着迷。但在这精致的外表下,隐藏着敏锐的政治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

"格罗男爵,皇帝要求我赞助这次远征。我当然接受了。但我想了解这次行动的期望是什么。"

格罗男爵,这位面容憔悴、举止讲究的资深外交官,恭敬地鞠躬。

"陛下,目标首先是外交性的。迫使中国皇帝批准天津条约,保障我们天主教传教团的安全,向法国商业开放新的口岸。"

"英国人呢?他们的真正目标是什么?"

外交官眼中闪过一丝玩味。皇后以她惯有的洞察力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额尔金勋爵是一个...复杂的人,陛下。他是从帕特农神庙将大理石运回伦敦的著名额尔金勋爵的儿子,背负着显赫的姓氏和无尽的野心。去年的失败让他感到羞辱。他会寻求通过辉煌的胜利来弥补。"

欧仁妮优雅地在沙发上坐下,示意格罗在她对面坐下。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陛下,我们必须巧妙地应对。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我们的一致。比如鸦片贸易..."

"鸦片,"欧仁妮带着几不掩饰的厌恶重复道。"英国人如此热衷捍卫的那种可耻贸易。"

"遗憾的是,陛下。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中国人想禁止鸦片贸易,英国人想使其合法化。我们法国人夹在两者之间。"

皇后离开座位,在客厅里走了几步,裙裾在打蜡的地板上沙沙作响。她在一个镶嵌工艺的地球仪前停下,转动球体直到找到中国。

"我听说过那座宫殿。圆明园。据说里面有奇珍异宝。"格罗僵住了。谈话采取了意想不到的转向。

"确实,陛下。为皇帝工作过的耶稣会传教士带回了非凡的描述。"

"如果这些奇珍异宝落入我们手中呢?如果战争的命运把我们带到那座宫殿?"

男爵小心地斟酌措辞。在皇后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分量。

"战争法则是明确的,陛下。属于战败敌人的东西...成为胜利者的财产。但在军事行动中夺取物品与允许野蛮掠夺之间存在区别。"

"当然。"

欧仁妮回到座位,用沉思的眼神凝视着外交官。

"蒙托邦将军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我指望他维护我们军队的尊严。"

"他会的,陛下。我确信。"

欧仁妮透过窗户凝视着精心维护的花园,这些法式花坛体现着秩序和对自然的掌控。她想到了人们谈论的那些中国园林,如此不同,在那里自然以其表面的自由被颂扬。

"格罗男爵,我为远征提供了医疗用品,用于治疗我们伤员的物资。我作为赞助人的职责要求如此。但我也期待某种回报。"

"陛下?"

"如果艺术品落入我们手中,我希望最精美的作品能被送回给我。以建立一个收藏。这个时代的见证,两种文明相遇的见证。"

格罗鞠躬,掩饰着涌上心头的不安。皇后的话等于给夺取中国宝藏以帝国的祝福。他明白这次远征远远超出了一场简单的军事冲突。它蕴含着将在未来岁月里困扰他的道德问题的种子。

"将按照您的意愿办理,陛下。"

一小时后离开宫殿时,格罗步伐稳重,陷入沉思。巴黎的天空是预示着下雪的沉重灰色。几周后,他将登上驶向世界另一端的船。他将携带外交指示、正式命令,以及皇后的这个隐含愿望。

他在想这一切将如何展开,崇高的意图在面对现实时将如何转变。历史教会他,遥远的战争总是逃脱那些在舒适宫殿里下令的人的控制。

同一天晚上,当街灯在巴黎街道上点亮时,蒙托邦将军回到了家。路易丝在私人客厅里等他,膝上放着一件未动的刺绣活。当他进来时,她抬起眼睛,带着顺从的悲伤对他微笑。

"决定了?你要走?"

"十五天后。"

他在她身边坐下,握住她的手。有那么一会儿,他们就这样沉默着,这沉默比任何言语都说明了更多。外面,巴黎继续着它无忧无虑的生活,不知道正在准备的事件将标志历史,并永远玷污参与者的荣誉。

准备工作加快了。船只被装载,士兵被集结,最后的命令被下达。在一个雾蒙蒙的一月末早晨,首批运输船离开了布雷斯特,载着一支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的法国军队驶向东方。

航行

海上,1860年1月至6月

欧仁妮皇后号护卫舰在大西洋的波涛中起伏。舰上,蒙托邦将军站在后甲板上,紧握着舷墙,凝视着延伸到地平线的灰色浩瀚。咸咸的风拍打着他的脸,带来碘和海浪飞沫的气味,让他想起其他的航行、其他的战役。但他从未走过这么远。巴黎与他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令人眩晕。

在他身后,海军上校迪佩雷以水手特有的摇摆步态走近,那是在海上度过的时间比陆地上更多的水手的步态。五十多岁的人,脸庞被阳光和盐分侵蚀,眼睑因凝视太多地平线而眯起。

"将军,我们航行顺利。如果天气保持,三周后我们应该能绕过好望角。"

蒙托邦点头,没有将注意力从海洋上移开。波浪以催眠的规律性相继而至,每一个都与前一个相似但又独一无二。他想到路易丝,想到女儿们,想到随着心跳越来越远的巴黎。

"三周到好望角。到香港还要多久?"

"两个半月,如果我们必须在亚丁或新加坡停靠,可能要三个月。"

迪佩雷等了一会儿。

"您知道,将军,我走过这条路线十几次了。印度洋可能很凶险。风暴来得毫无预警,当它们来临时..."

"当它们来临时,上校,我们就像对待其他事情一样面对它们。我指挥的士兵不怕大自然的力量。"

迪佩雷嘴角掠过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他已经运送过部队,见过在陆地上身经百战的人一旦船摇晃得稍微厉害一点就变得面色发青、浑身颤抖。但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目前为止您的士兵们表现得很好。下层舱房有几例晕船,但没什么大问题。军医长在分发他的药剂和建议。"

蒙托邦面对上校。他蓝色的眼睛紧盯着这位水手。

"跟我说实话,迪佩雷。您熟悉这些海域、这些遥远的地方。您对这次远征怎么看?对我们的机会怎么看?"

上校犹豫了。这个问题直接,几乎粗暴。他不习惯将军向他征询战略问题的意见。但蒙托邦声音中几乎察觉不到的裂痕邀请他倾诉。

"我认为,将军,我们面对的不是马格里布的部落。中国人数量众多,组织严密。他们的帝国存在了数千年。我们将打击他们的心脏,而一个受伤的帝国可能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反应。"

"您说话像我妻子。她也警告过我。她有那种女性直觉,能看到军事战略家忽视的东西。"

"女性往往比我们更聪明,将军。她们没有我们男性的虚荣心,没有我们对荣耀的需求。"

远处,舰队的其他运输船以紧密队形前进,船帆被顺风鼓起。
。

"我们的护卫舰上运载了多少人?"

"三百五十名士兵,将军。加上船员和您的参谋部。我们装载得满满当当。舱房里装满了弹药、给养、装备。如果我们遭遇严重风暴..."

"我们不会沉没,上校。帝国需要我们在中国。"

"海洋不认识帝国也不认识国王,将军。它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想什么时候拿就什么时候拿。"

在甲板下,气氛完全不同。挤在空气几乎不流通的狭小空间里,士兵们试图适应对他们来说陌生的海上生活。汗水、焦油、呕吐物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令人窒息的恶臭。吊床成排密集地悬挂着,随着船的节奏摇摆。

四十岁的鲍蒙中士是一位脸上有一道疤痕的老兵,他试图维持班里的士气。他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以粗犷的和蔼分发建议和笑话,这使他成为受欢迎的领导。

"来吧,伙计们,"他对一群面色发青的新兵说,"这就像在塞纳河上划船。只是时间更长,水是咸的。"

"中士,"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男孩呻吟道,"我觉得我要死了。我的胃..."

"你的胃会活下来的,杜布瓦。三天后,你就会习惯。一周后,你会上甲板要你那份朗姆酒,就像真正的水手。"

"如果我永远不习惯呢?如果我整个航程都晕船?"

鲍蒙带着父亲般的目光俯身看他。

"你会晕船。但你还是会到达中国。而且在那里,相信我,你会有比晕船更让你操心的事。"

另一个年长的士兵,下士勒鲁,一个肩膀宽阔、农民般粗大手掌的人插话道。

"中士,人们说的是真的吗?中国人有秘密武器?让人发疯的毒粉,几秒钟就能致命的毒药?"

"胡说八道,勒鲁。让我们害怕的宣传。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像我们一样流血,像我们一样死亡。"

"但他们人数众多。据说他们能集结数十万士兵。"

鲍蒙站起来,关节咔咔作响。他在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三场战役,见过这些年轻人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

"好好听我说,所有人。是的,中国人人数众多。是的,我们将远离家乡的地方作战,在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国家。"

但我们有两个优势:我们的纪律和我们的武器。我们携带的米尼步枪可以在三百米处杀人。我们的膛线炮是世界上最好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蒙托邦将军。一个从未输过战斗的人。"

"总有第一次,"有人嘀咕道。

"谁说的?"

鲍蒙怒吼道。

"谁敢像懦夫那样说话?"

鲍蒙扫视着被油灯微弱光线照亮的紧张面孔。

"我们不是懦夫。我们是法兰西帝国的士兵。几个月后,我们将进入历史。我们的名字将被铭刻在军事编年史中。我们的孩子将自豪地讲述他们的父亲参加了中国战役。抬起头来,保持步枪干净。其余的会适时到来。"

一阵赞同的低语传遍了甲板。鲍蒙点头,回到他的角落。但他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自信。他见过太多,失去太多战友,无法盲目相信漂亮话。战争是一场彩票,没人能预测谁会回来,谁会留在那里,在异国的土地上,在无名的十字架下。

在上层甲板,在将军的舱房里,参谋会议正围绕一张堆满地图和文件的桌子进行。蒙托邦主持,两侧是德尔马上尉和

炮兵指挥官法维耶少校。悬挂在天花板上摇晃的灯在专注的面孔上投下移动的阴影。

"我们出发前收到的最新报告令人担忧，"法维耶解释道。"中国人加强了大沽炮台。他们安装了新炮，挖了战壕，在河里设置了障碍物。"

蒙托邦专注地研究地图。他的手指标出想象的坐标，计算距离，评估射击角度。

"如果我们像英国人那样正面攻击，我们会遭受同样的损失。必须找另一个登陆点。更北边，也许。绕过这些防御工事。"

"将军，"军官插话道，"英国人永远不会同意。额尔金勋爵想要洗刷去年的耻辱。他会想用武力夺取这些炮台。"

"他可以不带我们去做。我不会为了满足一个英国勋爵的虚荣而牺牲我的士兵。"

法维耶和上尉交换了眼神。两人都意识到这个立场会让蒙托邦与英国人产生矛盾。

"需要讲究外交手腕，将军。我们需要英国人。他们的军舰、海军炮兵、熟悉地形的殖民军队。"

"我会讲外交。但我不会自杀。我们将往北塘登陆，在炮台北面。我们将从背后夺取防御工事。唯一明智的策略。"

他俯身看地图，手指沿着海岸线移动。

"北塘在北面大约二十公里。我们必须在敌对领土上行军,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中国人不可能处处设防。即使他们在那里等我们,我们也将拥有机动性的优势。一旦上岸,我们就能机动,选择我们的战场。"

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检查每个细节、每个可能性。蒙托邦提出精确的问题,要求明确的答案。他的严谨使他成为可怕的战略家。他不把任何事情留给偶然,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预见到它们。

当会议结束,法维耶离开后,德尔马独自留下与将军在一起。他犹豫是否提出一直困扰他的问题。

"将军,我可以私下跟您谈谈吗?"

蒙托邦从继续研究的地图上抬起眼睛。

"我听着,上尉。"

"我在想您夫人在我们出发前对我说的话。她说了一些困扰我的事。她问我是否相信我们的任务只是军事性的。"

将军挺直身体。

"您怎么回答她?"

"我说我相信您会以荣誉履行职责。但她看到了我不想看到的东西。这次远征...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不是吗?"

蒙托邦走到舷窗,凝视着月光下延伸的黑色海洋。波浪在夜色中闪烁着银光。在很远的地方,中国带着它的神秘和危险等待着他们。

"战争有多张面孔,我的朋友。官方的面孔,条约和战略目标的面孔。然后还有另一张面孔,没人想看到,但每个人都知道的。战利品、掠夺、易手的财富。"

"但您对您的将军们说..."

"我说了一个指挥官为了维持纪律必须说的话。但我不天真。格罗男爵在我们出发前与皇后谈过。她让他明白她期待远征带来某些东西。艺术品,这个遥远文明的见证。"

上尉感到一股寒意侵入血管。他心中的理想主义与权力的现实相撞。

"我们会去占领那个地方?人们谈论很多的圆明园?"

"我们会做情况要求的事。如果战争把我们带到那座宫殿,如果中国皇帝拒绝谈判,如果他的军队攻击我们...那么是的,我们会拿走可以拿的东西。但我们会以有序、受控的方式进行。不像野蛮人,而像文明国家的代表。"

"您认为可以用文明的方式掠夺?"

这个问题直接,甚至无礼。蒙托邦转过身,在他眼中闪烁着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芒。

"您年轻,上尉。您对战争的本质有幻想。您相信有干净的战斗方式,军事荣誉可以保护我们的灵魂免受战斗的黑暗。我羡慕您。我也曾有过这些幻想,几年前,在阿尔及利亚之前。在看到人们害怕时、饥饿时、看到战友死去时会变成什么之前。"

"但您不同,将军。您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原则就像这艘船的帆。当风向有利时,它们推动我们前进。但当风暴来临时,重要的是皇帝的命令。而皇帝想要完全的胜利。他想要中国向法国商业开放,想要我们的传教士能够自由通行。他还想向英国展示法国是它的平等对手。所有这一切都有代价。"

船在摇晃,发出木材工作时熟悉的吱嘎声。甲板下某处,一支口琴吹奏着一首讲述遥远家园和失去的爱情的曲调。

"我不确定我能接受。"

"您不必接受,上尉。您必须服从。这是对士兵要求的唯一美德。然而,我向您保证一件事:我会尽我所能让我们保持荣誉之人。"

他走出舱房。在甲板上,他呼吸着夜晚的咸味空气。在他上方,星星以他在巴黎从未见过的强度闪耀。陌生的星座在天空中勾勒出轮廓。

路易丝·德·蒙托邦的话在他脑海中回响。她看对了。这次远征不是它声称的那样。在崇高的外交目标下隐藏着更阴暗的野心、更不可告人的欲望。而他,阿尔芒·德尔马,充满理想的上尉,将成为他深深反对的事情的同谋。

几周以令人疲惫的缓慢流逝。船向南航行,沿着非洲海岸,穿越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的水域。士兵们逐渐适应了海上生活,他们的脸呈现出晒黑的色调,身体适应了持续的摇晃。

一天早上,当太阳在橙色的爆发中升起时,瞭望员从桅顶大喊。

"陆地!右舷有陆地!"

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地平线。一团黑暗的陆地在晨雾中勾勒出轮廓。好望角。对许多从未离开过法国的人来说,这是已知世界的尽头。

蒙托邦站在后甲板上,观察着接近非洲大陆。在他身边,指挥舰队另一艘运输船的雅曼将军为了磋商而转移到了欧仁妮皇后号上,他以难以捉摸的表情凝视着这一景象。

"我们到了半路。再有两个月我们就到中国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印度洋是不可预测的。我们不知道会在香港发现什么。最新的消息已经过去好几周了。"

"您认为英国人在那里吗?"

"格兰特应该和我们同时出发。运气好的话,我们会一起到达。这将便于协调。"

雅曼转向他的指挥官。一个务实的人,不倾向于情绪波动,但从航行开始就一直感到不安。

"蒙托邦,您想过如果我们必须向北京进军会发生什么吗?如果我们必须进入传教士们谈论的那个紫禁城?"

"我每天都在想。"

"然后呢?"

"然后我不知道。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在没有明确了解结果的情况下参战。阿尔及利亚不同。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游牧部落,勇敢,但无组织。在这里...我们将打击一个几千年的帝国。一个经历了比我们能数得过来的更多征服者而存活下来的帝国。"

"您怀疑吗?"

"我在思考。这不是一回事。"

一个水手唱着他的布列塔尼家乡的曲调,拉着绳索从他们身边经过。

"士兵们士气如何?"

"他们无聊。好迹象。无聊的人不害怕。但一旦上岸,就需要让他们忙起来。经过三个月的海上生活,他们会想要战斗。"

"他们很快就会战斗。我更喜欢无聊的士兵而不是太急于战斗的士兵。后者会犯错误。"

谈话转向战术问题、旅的组织、弹药和给养的需求。但两人都有着同样难以言说的担忧:他们正在进入未知领域,没有过去的经验能真正让他们为等待他们的事情做好准备。

好望角被顺利绕过,尽管一场风暴摇晃了他们两天,撕掉了一张帆,将两桶给养冲到了船外。然后是印度洋的浩瀚,这片液体虚空点缀着几个失落的岛屿,他们在那停靠补充淡水。

在亚丁,一个气候炎热的英国港口,他们停留了五天。士兵们得以上岸,在烟雾缭绕的小酒馆里喝温啤酒,那里混杂着各国水手。蒙托邦借此机会会见了英国总督,一个肥胖而自负的上校,他证实英国舰队正在前往中国的路上。

"格兰特将军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这次不会让中国人逃脱。我们要让他们看看大英帝国是什么做的。"

蒙托邦礼貌地听着,但英国人的傲慢让他恼火。英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们谈论其他民族的方式,混合着居高临下和蔑视,揭示了一种让他恼火的殖民心态。

"我们希望,上校,这场战役将在尊重战争法则的情况下进行。法国不希望与过度行为联系在一起。"

上校爆发出令他三层下巴颤抖的油腻笑声。

"战争法则!将军,您很快就会了解到东方人不知道这些法则。他们阴险、残忍、不可预测。必须用他们唯一理解的语言跟他们说话:武力的语言。"

蒙托邦克制住没有回应。他冷淡地致意,带着预感离开了总督官邸。与英国人的协调将很困难。他们的目标不同,他们的世界观根本不同。

回到船上,他召集参谋部,向他们表达了他的担忧。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英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议程。鸦片贸易、领土扩张、羞辱中国。我们法国人必须忠于我们的目标:保护我们的天主教传教团、商业开放、胜利中的尊严。"

"如果有胜利的话,"法维耶低声说。

"会有胜利。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新加坡是他们到香港前的最后一站。港口熙熙攘攘,混合着中国帆船、英国轮船、阿拉伯三角帆船。空气中充满了湿度和异国气味:香料、熏香、干鱼、热带水果。对大多数法国士兵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东方,他们用发现新世界的孩子般惊奇的眼睛在狭窄的街道上漫步。

蒙托邦借此机会会见了在该地区定居的法国商人。这些生活在亚洲的人对中国局势有深入的了解。

在一家殖民酒店的私人客厅里,他与一位名叫杜弗雷纳的先生会面,这位丝绸商人与广州有生意往来。

"将军,您无法想象中国目前的混乱状态。清帝国正从内部腐烂。太平天国叛乱已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南方各省处于内战状态。咸丰皇帝软弱,被无能的顾问操纵。"

"这应该会便于我们的任务,不是吗?"

杜弗雷纳猛烈地摇头。

"您错了。一个正在解体的帝国比一个强大的帝国更危险。因为它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因为通常的规则不再适用。这些年我看到了可怕的事情。整个村庄被屠杀,家庭被消灭。暴力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

"中国人会战斗吗?"

"哦,是的,他们会战斗。也许不是以常规方式。但他们会战斗。如果你们到达北京,如果你们威胁帝国的心脏..."

"坦率地说,杜弗雷纳先生。您担心什么?"

商人在烟灰缸里掐灭雪茄。

"我担心您会释放一股没人能控制的力量。中国人记忆持久。如果您羞辱他们的皇帝,如果您亵渎他们的圣地,如果您掠夺他们的宝藏...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而我们,生活在这里、与他们做生意的法国人,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为此付出代价。"

蒙托邦带着不安离开了这次会谈。杜弗雷纳的话在他脑海中回响,与他妻子的担忧、德尔马的怀疑、他自己的疑问汇合。但现在退缩已经太晚了。骰子已经掷出,部队在路上。他所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努力让这场战役以最体面的方式结束。

二月中旬,经过两个多月的航行,香港海岸出现在地平线上。翠绿的山丘映衬着湛蓝的天空。港口里挤满了英国军舰,旗帜在风中飘扬。格兰特将军的舰队在那里,威武而威胁。

当欧仁妮皇后号在锚地抛锚时,一艘英国小艇靠近。船上有一名身穿猩红色制服的军官,自我介绍是格兰特将军副官沃辛顿少校。

"蒙托邦将军,格兰特将军向您致意,并邀请您明天早上在'暴怒'号军舰上参加一次规划会议。额尔金勋爵也将出席。"

蒙托邦僵硬地点头。他所担心的时刻到来了。他必须与这些他不认识的英国人密切合作,与他们分享危险,也许还有他所反对的决定的责任。

那天晚上,无法入睡,他给路易丝写信:

"我亲爱的路易丝,

经过似乎无尽的航行,我们到达了香港。士兵们很好,士气高昂。明天,我将会见英国人制定我们的战役计划。

我经常想到你,想到我们的女儿们。想到如此遥远、与我们所在的东方如此不同的巴黎。有时,我想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我接受了这个任务。然后我记起我是一个士兵,我的职责是为皇帝服务。

在我出发前,你对我说你担心我会在这场战役中失去自己的某些东西。我笑了,带着那种拒绝倾听女性直觉的男性特质。但你也许是对的。我感到内心正在发生我无法完全理解的事情。

为我们祈祷吧,我的甜心。祈祷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保持荣誉之人。

爱你并每天想念你的丈夫,查尔斯"

他封好信,知道它要几个月才能到达巴黎,当路易丝读到它时,一切可能都已经结束。但写作对他有好处,与他留在身后的那个世界创造了一条微弱的联系。

第一批战斗

第二天的会议正是蒙托邦所担心的。在英国旗舰"暴怒"号军舰宽敞的舱房里,大约二十名英法军官挤在一张大桌子周围,桌上展开着天津地区的地图。

格兰特将军是一个身材高大、举止生硬的人。作为英国全权代表的额尔金勋爵更矮、更圆,但他锐利的目光和尖锐的声音揭示了支配性的个性。

"先生们,"额尔金先用英语开始,然后用不太好的法语重复,"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报复中国人去年对我们的侮辱。这次,不会失败。我们将攻克大沽炮台,沿白河上溯到天津,如有必要,我们将向北京进军。中国皇帝将签署条约,否则我们将强迫他签署。"

蒙托邦礼貌地等演讲结束,然后插话。

"额尔金勋爵,我认为对大沽炮台的正面攻击将是战略错误。中国人加强了防御。他们在等我们。我建议我们在更北边的北塘登陆,从背后夺取炮台。"

英国军官们交换了眼神,其中可以读出他们对这些自称要给他们上战略课的法国人的看法。

格兰特俯身看地图,研究了北塘的位置,然后抬起头。

"蒙托邦将军,您的建议有价值。但它也有风险。北塘在北面二十公里。这意味着要在敌对领土上行军,没有海军掩护。"

"我知道。但这比正面攻击要好,后者会造成数百人的生命损失。"

额尔金插话,声音充满不耐烦。

"将军,我们不怕战斗。英国荣誉要求我们在敌人挑战我们的地方迎战。"

"荣誉不要求自杀。我不会为了满足一个抽象原则而牺牲我的士兵。"

法国人和英国人互相对视,各自坚持自己的立场。是格罗男爵缓和了局势。

"先生们,我们是这项事业的盟友。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迫使中国遵守条约。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可以进行合理的讨论。我建议我们详细研究这两个选项,评估它们各自的优势和风险,并基于军事逻辑而不是民族自豪做出共同决定。"

情绪平静下来。讨论恢复,更加技术性,不那么激烈。地图被展开,进行了计算,设想了场景。

经过三小时的辩论,达成了妥协。盟军将在北塘登陆,如蒙托邦所希望的,但一部分英国舰队将在大沽炮台前进行示威,以吸引中国守军的注意力。

会议结束时,蒙托邦带着复杂的感觉离开。他在关键点上得逞了,但代价是与英国人的持久紧张关系。格兰特以新的冷淡看着他,额尔金离开时甚至没有屑于与他握手。

格罗男爵稍后找到他,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

"您今天树敌了,将军。"

"我不在乎。重要的是我的士兵。他们的生命比额尔金勋爵的友谊更有价值。"

"高尚的情感。但我们将不得不与这些人共处几个月。这种冷淡可能会使很多事情复杂化。"

蒙托邦耸耸肩,凝视着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香港港口,这个人类蜂巢,中国人、欧洲人、马来人在不停的商业芭蕾中混杂。

"英国人最终会明白我是对的。当我们攻克炮台而没有过度损失时,他们会忘记他们的怨恨。"

"也许。或者也许他们会在以后寻求弥补,通过过度的大胆来报复我们的谨慎。当英国人的自尊心受伤时,他们有时会有不可预测的反应。"

这些预言性的话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蒙托邦。但目前,他有其他担忧。登陆准备、后勤组织、与不同军团的协调。反思的时间结束了。行动的时间临近了。

紧张的准备迅速开始。法国部队在香港的海滩上训练,模拟登陆,在令人窒息的炎热和压倒性的湿度中测试他们的装备。许多士兵病倒了,被热带发烧或痢疾击倒,这些疾病像战斗一样肯定地消灭着队伍。

鲍蒙中士和他的班参加这些日常演习。新兵在航行中成熟了,他们的特征失去了青春期的圆润。他们是男人,或者至少是最接近男人的样子。

一天晚上,当他们在海滩上露营时,鲍蒙召集了他的班。
"好好听我说,伙计们。几天后,我们将真正登船。我们将向北航行,在那里,我们将战斗。这不会像演习。会有血、恐惧、混乱。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死。这是战争的现实,我不会对你们说相反的话来撒谎。"

沉默是绝对的。甚至昆虫似乎都在等待。杜布瓦,那个深受晕船之苦的士兵,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中士,怎样才能不害怕?"

鲍蒙凝视着他,然后回答。

"做不到。恐惧总是存在的。即使对我,在服役二十年后也是如此。即使对将军也是如此。重要的不是不害怕。而是尽管害怕还要履行职责。留在你的岗位上。保护你身边的战友。这才是做士兵。"

"但如果我们面对面遇到一个中国人呢?如果我们必须杀死他?"

"你会杀死他。因为否则,他会杀死你。在战斗中没有个人情感。只有生存。"

勒鲁下士一直默默地听着,插话道。

"据说中国人折磨他们的俘虏。割下他们的头颅挂在长矛上。"

"厕所里的胡扯。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像我们一样害怕,像我们一样受苦,像我们一样死去。不要通过想象恐怖来非人化他们。这只会为我们自己的暴行辩护。"

谈话转向其他更轻松的话题。士兵们谈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村庄、当他们回到法国时要做什么。鲍蒙让他们做梦,知道这些梦有时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维持一个人活着的唯一东西。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回来。他看到的一些面孔很快就会消失,被子弹、疾病或战争的残酷偶然带走。

出发在七月初。一支由法英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离开香港向北航行。运兵船由护卫舰护航,它们的大炮指向地平线,像暴力的承诺。

在欧仁妮皇后号的甲板上,蒙托邦看着港口渐行渐远。德尓马站在他身边,沉默着。在他们之间,一种新的默契已经形成,源于他们分享疑虑和希望的那些夜间谈话。

"您准备好了吗,上尉?"

"尽可能准备好了,将军。我想过您对我说的话。关于远征的性质,关于等待我们的东西。我试图在心理上做准备。"

"然后呢?"

"我不知道是否可能为某些事情做准备。有些情况下,我们所有的原则、所有的信念都受到考验。我祈祷有力量忠于我所相信的。"

"我们都为此祈祷。但有时,战争会不由自主地改变我们。我见过好人变得残忍,有荣誉感的人犯下耻辱之事。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因为环境推动他们这样做。要警惕,德尓马。要意识到你的行为。这是我唯一能建议你的。"

舰队向北航行,沿着中国海岸。日子在日益增长的紧张中相继而过。士兵们检查武器,磨尖刺刀,也许写下他们最后的信。气氛充满电荷,充满了重大事件前的那种等待。

1860年8月1日,北塘海岸出现在地平线上。一片荒凉的海滩,边缘是沙丘和沼泽。没有可见的防御工事,没有中国军事存在的迹象。蒙托邦的计划似乎奏效了。

登陆在黎明时开始。小艇在军舰和海滩之间来回穿梭,运送人员、马匹、大炮、弹药、给养。一场复杂的芭蕾,由海军军官精确地协调。法国人在北面登陆,英国人在南面,各自标出自己的领地。

蒙托邦是第一批上岸的人之一。他的靴子陷入湿沙,几个月来第一次,他感受到脚下不再移动的土地的坚实。这种被遗忘的感觉提醒他,他已经重新成为陆地士兵,他的天然要素是在战场上指挥士兵,而不是生活在军舰的密闭空间里。

"建立安全周界。派侦察兵向内陆搜索。我想知道中国人是否在某处等我们。"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是一阵活动旋风。部队展开,建立营地,挖战壕。大炮被安置就位,指向内陆。一条防线成形,将这片荒凉的海滩变成一个坚固阵地。

当第一批侦察兵返回时,夜幕降临。他们的报告证实了蒙托邦的希望:中国人没有预料到在这个地点登陆。在南面大约二十公里处的大沽炮台集中了他们所有的兵力。

"我们赢得了第一个优势。明天,我们将开始向炮台进军。我们将从背后夺取它们,迈出通向胜利的第一步。"

8月2日的黎明在笼罩营地的浓雾中升起。士兵们从帐篷里出来,因不安的一夜而僵硬。尽管时间尚早,炎热已经难以忍受,湿气像第二层皮肤一样粘在制服上。

将军用挑剔的眼光检查部队。面孔紧张,但坚定。这些穿越了半个世界的人准备战斗了。

格兰特骑马到达,周围是他的军官们。他与蒙托邦的会面是友好的,但冷淡。两人僵硬地致意,就天气和后勤交换了几句话,然后分开回到各自的部队。

"他仍然不喜欢我们,"目睹这一场景的德尔马评论道。

"他喜不喜欢我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做好他的工作。"

队伍在九点出发。北面一万法国人,南面一万两千英国人,穿过稻田和废弃村庄的景观平行前进。中国农民在外国军队接近时逃离了,抛弃了他们的房屋、庄稼,有时甚至是牲畜。

乡村的荒凉创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鬼魅般的氛围。士兵们在相对的安静中行进,只被靴子的踏击、武器的叮当声、军官发出的命令打断。在天空中,乌鸦盘旋,黑色的哨兵也许在宣告即将到来的屠杀。

鲍蒙中士走在他班的前面,警惕地扫视地平线。他在阿尔及利亚的战役岁月教会他解读危险的迹象:高草中的移动、可疑的反光、过于深沉的寂静。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敌人存在,但他保持警惕。

"中士,为什么所有这些村庄都是空的?人们都去哪儿了?"

"他们逃跑了。当两支军队准备对抗时,平民会这样做。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但我们不想伤害他们。我们是为了他们的皇帝而来,不是为了他们。"

"你认为农民会做这种区分吗?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外国侵略者。来自世界另一端播种混乱的圆眼睛的魔鬼。你知道吗?他们没错。"

当一名军官骑马沿着队伍快速返回,大声喊着命令时,谈话停止了。行军加速了。侦察兵在几公里外发现了中国军队的移动。敌人知道他们在那里了。

第一次接触发生在下午中段。法国队伍从一片树林中出来,发现自己面对一片平原,那里展开着一支中国军队。数千名身穿彩色制服的士兵,旗帜在风中飘扬,鼓声敲打着威胁性的节奏。

蒙托邦举起手,整个队伍停了下来。他仔细检查了敌人的部署。中国人数量众多,也许一万五千到两万人,但他们的阵型似乎混乱。密集的步兵群、一些老式设计的火炮、侧翼的鞑靼骑兵。

"他们想阻止我们到达炮台。徒劳的尝试。他们知道他们会输。"

"也许。但绝望的人可能很可怕。"

蒙托邦转向法维耶。

"把炮兵部署在那座山脊上。我希望你一旦我们就位就开始轰击他们。步兵将分波前进,保持队形。不要无谓的英雄主义。"

命令被传达。法国军队以阅兵般的精确度展开。大炮被安置就位,步兵营形成完美的线,散兵占据前卫位置。

在他们这边,中国人保持不动,似乎被这种军事纪律的展示吓呆了。他们的鼓继续敲打,旗帜继续飘扬,但人们感觉到一种犹豫,面对这台在他们面前就位的战争机器的不确定性。

格罗男爵,一直与非战斗人员留在后方,来到蒙托邦身边。

"将军,也许我们应该尝试谈判?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他们选择了阻挡我们的道路。他们知道后果。"

"但想想外交影响。如果我们能在不战斗的情况下获得他们的投降,这将便于未来的谈判。"

蒙托邦犹豫了。这个建议有道理。但他也知道拖延的风险。中国人可能将这种开放解释为软弱的迹象,在谈判时加强自己,发动突然袭击。

"好吧。在白旗下派一名使者。让他告诉他们我们不寻求战斗,但我们会通过,无论如何。"

格罗鞠躬退下去组织这一步骤。一名法国军官,在香港雇佣的中国翻译陪同下,举着白旗向敌方阵线前进。所有人都跟随着这个身影。

对话持续了大约十分钟。然后军官快速返回,他的马冒着泡沫。

"将军,中国人拒绝撤退。他们的指挥官说他接到命令要阻止我们,他宁愿死也不愿违抗他的皇帝。"

"他会死的。法维耶,你可以开始了。"

炮兵指挥官举起手臂,然后放下。法国大炮齐声轰鸣,喷出火焰和烟雾。炮弹以致命的呼啸声穿过空气,落在中国队伍中。

结果是毁灭性的。敌人步兵的密集阵型提供了完美的目标。炮弹犁出血腥的沟壑,每次撞击都收割数十人。伤员的叫声在炎热的空气中升起,与炮兵的雷鸣混合。

鲍蒙和他的班从他们的位置观察,看着。他见过战斗,他知道战争的恐怖。但在这一景象中,他感到不安。那些成百上千死去的中国人甚至没有机会战斗。这是一场屠杀,不是战斗。

"中士,"睁大眼睛的杜布瓦低声说,"看看我们对他们的做的。这...这是一场屠杀。"

"现代战争。我们的大炮对他们的长矛。我们的技术对他们的勇气。欢迎来到文明世界。"

法国炮兵轰击中国阵地。在这场铁雨十五分钟后,敌军开始瓦解。成群的士兵混乱地逃跑,抛弃他们的武器和伤员。鞑靼骑兵试图从法国左翼发起冲锋,但被猎兵密集的火力迎接。人和马在尸体和叫声的纠缠中倒下。

"停火。雅曼,发起追击,但要适度。我不想让我们分散。"

法国步兵刺刀上膛快步前进。但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追了。中国军队已经蒸发,留下一片布满死者和垂死者的战场。

蒙托邦下马,在尸体中行走。在死亡中凝固的面孔用各种表情看着他:惊讶、痛苦、顺从。大多数是年轻人,从村庄中被拉来投入他们可能不理解的这场战斗的农民。

上尉找到他,脸色苍白。

"我们的损失很小,将军。三名死者,十几名伤员。中国人...一定有一千多人。"

"疏散我们的伤员。至于中国人..."

蒙托邦犹豫了。

"为伤员尽力而为。那些可以救的。其他人..."

无法拯救所有人。

夜幕降临在临时战场上。法国医生在伤员周围忙碌,给予鸦片止痛,截断被压碎的肢体,缝合血淋淋的伤口。他们的白色围裙沾满了血,他们的面容因疲劳和厌恶而刻印。

军医长勒诺以习惯带来的机械效率工作。他见过太多伤口、太多苦难,以至于为自己打造了一层情感盔甲。

"上尉,来看点东西。"

德尔马走进被灯笼微弱照亮的帐篷。血和烧焦肉体的甜腻气味让他喉咙发紧。在临时担架上躺着十几名受伤的中国士兵。

"看这个。腿被压碎,左臂被撕掉。最多还有几个小时的生命。但看他的脸。他在微笑。"

上尉惊讶地确认医生说的是真的。尽管垂死,年轻的中国人脸上露出平静的微笑。他的嘴唇在动,低声说着难以理解的话。

"他在说什么?"

"翻译给我翻译了。他在背诵佛教祈祷文。他在有尊严地准备死去。"

他感到胸口一阵压迫。这个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垂死、被他从未见过的武器致残的年轻人,以比他认识的许多人更大的勇气面对他的命运。

"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吗?"

"减轻他的痛苦。仅此而已。"

勒诺等了一会儿。

"您知道,上尉,我一生都在治疗士兵。法国人、阿拉伯人,现在是中国人。我有时想知道我们是否都疯了。这一切暴力、这一切苦难是否有意义。"

"战争一直存在。它将永远存在。"

"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义的。或必要的。"

年轻人对此没有答案。他离开帐篷,在营地里走动,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整理思绪。他最终在远离火堆和谈话的地方坐在一块岩石上。星空在他上方延伸,巨大而对下面上演的人类悲剧漠不关心。

他想到那个垂死的年轻中国人,想到路易丝·德·蒙托邦和她预言性的话,想到他自己的天真,以为战争可以干净而光荣。他什么都没看到,他知道。这场小冲突只是序幕。等待他们的,在大沽炮台、在天津,也许在北京,会糟糕得多。

盟军继续前进。中国人又尝试了几次阻止他们,发动的攻击都被击退,造成了巨大损失。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可阻挡地前进,他们的技术优势扫除了所有抵抗。

8月21日,他们到达了炮台前。这些由土和石头建造的巨大建筑,装备着各种口径的大炮,由数千名士兵防守。但法国人从背后攻击,正如蒙托邦所预见的,而英国舰队从正面轰击。

战斗短暂但激烈。法国炮兵在城墙上打开缺口,步兵冲进去。肉搏战非常激烈。中国人以顽强的勇气防御,知道他们在为自己和皇帝的荣誉而战。

鲍蒙中士发现自己在混战的中心,他的步枪变得无用,用刺刀和枪托战斗。在他周围,他的士兵们嚎叫、打击、杀戮

。文明及其规则在战斗的狂怒中消失。只剩下生存,驱使一个人在被消灭之前消灭另一个人的原始本能。

杜布瓦,那个深受晕船之苦的士兵,以人们永远不会怀疑他的愤怒战斗。他的脸沾满了血,眼睛闪烁着野性的光芒。他在几秒钟的战斗中失去了所有的纯真。

下午晚些时候炮台陷落时,伤亡很重。法方,五十名死者和两百多名伤员。中方,数千人死亡。幸存者逃往天津方向,抛弃了他们的阵地、武器和荣誉。

蒙托邦站在被征服的城墙上,凝视着下方延伸的战场。尸体散落在地上,烟雾从燃烧的建筑物中升起。苦涩的胜利。

格兰特将军找到他,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

"漂亮的胜利,蒙托邦。你的策略是对的。我愿意承认。"

"谢谢,将军。"

"现在,我们可以沿白河上溯到天津。通往北京的道路打开了。"

两人握手,封存这场共同的胜利。但在蒙托邦的目光中,格兰特本可以读到除了完成职责的满足之外的东西。他本可以看到一种不安、一种质疑,也许甚至是悔恨的开始。

但格兰特不寻求解读人们的眼睛。一个简单的士兵,以胜利和失败、敌人和盟友的方式看世界。道德细微差别不让他感兴趣。

当胜利的营地以额外的朗姆酒配给庆祝炮台的夺取时,蒙托邦退到他的帐篷写道:

"我亲爱的路易丝,

我们赢得了第一场重大胜利。大沽炮台陷落,通往内陆的道路打开了。士兵们骄傲,英国人再次尊重我们。

然而,我不能不想到所有今天死去的中国人。他们为他们的国家、为他们的皇帝而战。他们知道他们会输,但他们还是战斗了。

每一次胜利都让我更加沉重。每一次死亡都提醒我,在我们崇高的目标背后隐藏着我宁愿忽视的现实。

但我是一个士兵。我的职责是服从、征服、带领我的士兵成功。怀疑在军事战役中没有位置。

为我祈祷吧,我的甜心。祈祷我能在这一切混乱中保持灵魂的完整。

每天爱你并想念你的丈夫,查尔斯"

他封好信,它要等几天才会出发,当有船返回香港时。到那时,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其他战斗、其他死亡、其他胜利...

向北京进军

第二天,盟军舰队开始沿白河上溯。运输船缓慢前进,由炮舰护航。河的两岸荒凉,村庄被遗弃。两侧延伸着一片荒芜之地,见证了席卷这一地区的暴力。

8月24日,盟军不费一枪进入天津。城市是空的,居民在外国野蛮人接近时逃离了。只有几个太虚弱无法离开的老人和流浪狗在街道上游荡。

蒙托邦在一座废弃的宝塔里建立了他的总部。墙上覆盖着代表中国神话场景的壁画,龙和凤凰用明亮的颜色绘制。他凝视着这些来自与他如此不同的世界的图像,试图理解他正在战斗的这个民族的心态。

格罗男爵在晚上找到他,带来消息。

"将军,中国使者来了。他们要求谈判。皇帝准备讨论条约的批准。"

"真的?经过所有这些抵抗,他投降了?"

"我们的胜利说服了他。他知道如果不谈判,我们会向北京进军。而这,他不能允许。那将是太大的羞辱。"

蒙托邦沉思。官方任务即将完成。条约将被批准,外交目标将实现。他们可以昂首挺胸地回到法国,迫使中国向西方商业开放。

但他感觉事情不会那么简单。英国人想要更多。额尔金勋爵谈论"给予教训"、"惩罚性惩罚"。而欧仁妮皇后在等待她的东方宝藏。

"开始谈判,男爵。但不要太急。我们看看这会把我们带到哪里。"

格罗鞠躬离开,意识到真正的决定将在别处做出,在他不会被邀请的会议上,在有着不同于外交优先事项的军人之间。

谈判陷入僵局。中国使者提出让步,但根据英国人的说法还不够。额尔金勋爵要求天文数字的经济赔偿、开放新口岸、治外法权特权。格罗男爵试图缓和这些要求,但他的声音被更强大的英国外交声音淹没。

与此同时,士兵们在天津安顿下来。第一批居民开始谨慎地返回,试探这些侵略者的意图。即兴市场组织起来,法国和英国士兵用他们的物品交换新鲜食物、纪念品,有时甚至是贫困驱使从事这种交易的中国妓女的恩惠。

鲍蒙中士试图维持他班里的纪律,但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经过几个月的海上生活和几周的战斗,士兵们想要享受生活。只要这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天晚上,当他在营地附近的街道上巡逻时,他撞见他的三个士兵正在强行打开一家显然废弃的商店的门。他威胁地走近。

"你们在做什么,一群白痴?"

三名士兵僵住了,被当场抓获。弗拉雄、库洛和第三个,丹巴赫,他们已经获得了坏分子的坚实声誉。

"中士,我们只是在找..."

"你们在找东西偷。"

鲍蒙依次打了他们耳光,响亮的耳光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回响。

"要我重复多少次我们不是掠夺者?我们代表法国军队?"

"但是中士,"丹巴赫抗议道,"英国人也这样做。我们看到他们带着装满物品的箱子回到营地。"

"我不在乎英国人做什么。你们在我的命令下,我的命令很清楚:不准掠夺。如果我再抓到一个人偷东西,我会让他在公开场合被鞭打。明白了吗?"

他们点头,羞愧地低下头。但鲍蒙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诱惑仍然很强。纪律正在一点点瓦解。他意识到他不可能无处不在来维持它。

九月初,谈判突然恶化。中国使者,被帝国宫廷的保守派推动,强硬了立场。他们拒绝了几项英国要求,并要求盟军撤退。

额尔金勋爵愤怒地下令逮捕使者。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在随后的混乱中,中国士兵也抓获了一些级别较低的外交官、翻译,甚至一名陪同远征的《泰晤士报》记者。这些囚犯被中国人带到北京,在那里消失在帝国的监狱中。几天内,没有他们的消息。然后,逐渐地,谣言开始流传。可怕的谣言,谈论着酷刑、肢解。

蒙托邦在格兰特召集的紧急会议上得知这一消息。英国军官们面色凝重,低声交谈。额尔金像笼中的猛兽一样来回踱步。

"这些落后的人竟敢抓捕英国外交官!"他怒吼道。"违反所有国际法!不可容忍的侮辱!"

"您建议什么?"蒙托邦平静地问,与周围的歇斯底里形成对比。

额尔金看着他,眼睛因愤怒而发亮。

"我们要向北京进军。我们要解救我们的人。我们要让这些中国人为他们的背叛付出代价。"

"向北京进军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我们远离基地,补给线拉得很长..."

"我不在乎风险!"额尔金打断道。"我们的尊严被践踏了。无论代价如何,都将被报复。"

格罗男爵试图介入。

"额尔金勋爵,也许我们应该首先尝试通过谈判获得这些人的释放..."

"谈判?与这些违背自己承诺的叛徒?永远不!"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决定已经在额尔金的脑海中做出。盟军将向北京进军。他们将粉碎所有抵抗。他们将带回囚犯,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

蒙托邦带着预感离开了这次会议。事情正在失控。外交任务正在转变为惩罚性远征。他有一种直觉,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

向北京的进军于1860年9月18日开始。两万两千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向帝国首都进发。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延伸数公里,蜿蜒穿过中国北方的肥沃平原。

德尔马骑在蒙托邦身边,观察着流逝的景观。烧毁的村庄、被践踏的田地、在阳光下腐烂的中国士兵尸体。战争在这片千年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印记。

"将军,您认为我们会找到这些囚犯活着吗?"

蒙托邦保持注意力集中在地平线上。

"我希望如此,上尉。我真诚地希望如此。因为如果他们死了,如果中国人折磨了他们...什么都无法阻止英国人的复仇。我们将被卷入这种暴力螺旋,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我们可以拒绝。与英国的过度行为保持距离。"

"我们是盟友。我们的荣誉迫使我们保持团结,即使我们不赞成他们的行为。"

"荣誉..."

上尉摇头。

"我觉得这个词随着我们前进而失去了意义。"

蒙托邦有同感。军事荣誉、崇高原则、巴黎的漂亮话...所有这一切都在这场战役的赤裸现实中溶解。只剩下前进、征服、生存的必要性。

在他们前方的某处,在地平线之外,北京带着它的神秘和危险等待着他们。传教士们谈论很多的圆明园正在接近。而随之而来的是诱惑、贪婪、一场将永远标志这次远征历史的掠夺的可能性。

9月21日早上,盟军队伍在一个不安的夜晚后恢复行军。士兵们在田野里睡觉,裹在大衣里,被这片中国乡村的奇怪声音摇篮着:稻田里青蛙的呱呱声、远处野狗的嚎叫,有时是一只夜鸟的叫声,听起来像人的哀号。

鲍蒙几乎没有合眼。他一直醒着,抽着烟斗,观察着闪烁的星星。在他身边,他的士兵们打鼾,被前一天的强行军累坏了。杜布瓦在睡梦中呻吟,被鲍蒙可以轻易想象的噩梦追逐。这个男孩在攻克大沽炮台时第一次杀人,这次经历以不可磨灭的方式标志了他。

黎明时分,鲍蒙用粗暴的命令叫醒了他的班。士兵们咕哝着从毯子里出来,肢体僵硬,面容憔悴。他们吞下了由硬饼干和温咖啡组成的简陋早餐,然后排成队,等待出发的信号。

德尔马骑马从他们面前经过,心不在焉地检查部队。他也睡得不好,被困扰他的思绪纠缠。他在船上与蒙托邦的谈话,路易丝的预言性话语,所有这一切在他脑海中混杂。

"上尉,"鲍蒙叫住他,"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

他停下马。

"我们向西北方向行进。大约十五公里处有一个设防村庄。侦察兵报告说中国军队已经在那设防。我们可能必须强行通过。"

"又是血。总是更多的血。"

"这是战争,中士。您和我一样清楚。"

"我知道。但这并没有变得更容易。"

德尔马点头退下。他理解鲍蒙的感受。他也厌倦了这些不断的战斗,这些有着灰烬味道的胜利。但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前进,一直前进,直到中国皇帝投降或他们的部队耗尽。

队伍在交替的稻田和高粱田的景观中前进了三个小时。炎热难以忍受,湿度饱和了空气,以至于人们觉得在呼吸水。制服粘在皮肤上,背包在疲惫的肩膀上越来越重。

大约十点,第一声枪响爆发。孤立的射手藏在高草中,骚扰队伍。他们的子弹在头顶呼啸,很少造成伤害,但让士兵保持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散兵前进!"一名军官喊道。"清理那些灌木丛!"

猎兵以分散的秩序部署,仔细搜索可疑区域。不时地,一阵齐射爆发,随后是一声叫喊。有时是中国人倒下,有时是法国人。战争继续,无情地将人们简化为统计数字,军事报告中的数字。

设防村庄在下午早些时候出现。一个由大约一百座房屋组成的聚居地,周围环绕着夯土墙。中国旗帜在城墙上飘扬,可以看到士兵的身影来回走动。

蒙托邦让队伍在距离村庄一公里处停下,召集他的军官们。他们围绕着展开在货车引擎盖上的地图聚集,研究地形。

"经典的防御阵地。他们有地形优势,坚固的墙壁,无疑还有食物和弹药储备。正面攻击代价会很高。"

"我们不会正面攻击。法维耶,在东面那座山上设置你的炮兵。你将轰击防御工事。与此同时,科利诺,你将用你的旅从北面绕过村庄。当守军集中在我们的炮兵上时,你将从后方打击。"

"如果中国人预见到了这个机动呢?如果他们在北面等我们?"

"我们会即兴发挥。但我怀疑他们有足够的兵力同时防守所有方向。"

命令被传达。法国军队分成几组,各自前往指定位置。士兵们以战斗前的紧张行进,检查武器,调整装备,低声交换几句话。

鲍蒙在一片矮树丛后集合了他的班,重复了他已经多次告诉他们的话。

"好好听我说。一小时后,也许更少,我们将攻击那个村庄。你们中的一些人会死。其他人会受伤。我不会对你们说相反的话来撒谎。"

他让他的话产生效果,检查着紧张的面孔,紧咬的下颚。

"但如果你们团结在一起,如果你们互相支持,如果你们毫不犹豫地服从命令,你们就有机会。一个好机会。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法国炮兵在下午两点整开火。大炮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会中轰鸣,向村庄的墙壁喷射铁弹。结果是立竿见影的。整段城墙在尘埃云中倒塌,屋顶飞起,到处爆发火灾。

从他的位置,蒙托邦以满意和不安的混合心情观察着轰炸。这是压倒性力量的展示,但它也提醒他现代战争已经变得多么非人性化。人们在远处死去,被从未见过他们的炮手发射的炮弹杀死,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承担他们死亡的重量。

"将军,科利诺旅已就位。它在等您的信号攻击。"

"让它等十分钟。我想在发动攻击前让中国人完全迷失方向。"

这十分钟在炮兵的持续轰鸣中流逝。法国大炮以节拍器的规律性发射,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在村庄里,人们可以想象恐慌、恐怖、尖叫的伤员、堆积的死者。

蒙托邦发出信号。一面旗帜在山上挥舞,科利诺旅发起攻击。五千人从北面大喊着涌出,冲向墙壁的缺口。

中国人的抵抗短暂但激烈。守军被轰炸震晕,试图以疯狂的勇气击退攻击者。肉搏战在狭窄的小巷里爆发,残酷而无情。

鲍蒙和他的班是第二波攻击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了一幅毁灭的景象。肢解的尸体散落在街道上,房屋燃烧,伤员呻吟着爬行。

"前进!"鲍蒙喊道。"不要停下,继续前进!"

他们在燃烧的村庄中前进,击退最后的抵抗据点。杜布瓦向一名向他冲来的中国士兵开枪,击中他的胸部。那人倒下吐血,他睁大的眼睛以惊讶的凝固表情盯着天空。

年轻的法国人呆若木鸡,凝视着他刚杀死的人。鲍蒙猛力打了他耳光。

"没时间了!重新装弹,前进!"

杜布瓦机械地服从,但他的脸变得死人般苍白。某种东西刚刚在他身上破碎,某种永远无法修复的东西。

战斗很短。当沉默降临时,村庄被征服了。中国幸存者向西逃离,抛弃了他们的伤员和死者。法国人清点损失:十五名死者,大约四十名伤员。中国人留下了近三百具尸体。

蒙托邦骑马进入村庄,在参谋部陪同下。在他周围,士兵们搜查废弃的房屋,寻找食物、水,有时是贵重物品。

"停止掠夺。我要严格的纪律。这些人可能会在我们离开后回来。他们不应该觉得我们是野蛮人。"

雅曼离开去传达命令,但蒙托邦知道他的权力是有限的。掠夺和战争一样古老。可以限制它,但不能阻止它。士兵们拿他们想要的东西,以他们面对的危险、远离家乡、确信没人会真正惩罚他们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

在一个内院里,军医长勒诺建立了他的急救站。伤员躺在垫子上,等待轮到他们。一些人痛苦地尖叫,其他人保持安静,目光空洞。勒诺从一个人走到另一个人,提供他的护理。

"将军,我们有个问题。我们的几名伤员被有毒武器击中。浸泡在不知什么物质中的箭。伤口以惊人的速度感染。"

"您能救他们吗?"

"也许。如果我们立即截肢,在毒素扩散到整个身体之前。但这会很痛苦,我缺少鸦片来麻醉他们。"

"尽你所能。他们是我们的人。"

勒诺点头,回到他血腥的工作。蒙托邦走开,无法再忍受被截肢者的叫声。他指挥过军队,赢得过胜利,获得过勋章。但这些被肢解的人的叫声比任何战斗都更困扰他。

夜幕降临在被征服的村庄上。法军士兵在废墟中建立营地,生火取暖。气氛奇特,混合着幸存的解脱和对他们造成的破坏的不安。

鲍蒙和他的士兵围坐在火边,分享一份有金属味、不太开胃的罐装牛肉。没人说话。士兵们安静地吃着,陷入他们的思绪。

是勒鲁打破了这种压抑的沉默。

"中士,你近距离杀过人吗?我是说,看着他?"

鲍蒙继续吃饭,没有立即回答。这是多年来人们问过他几十次的问题,他从未找到满意的答案。

"是的。在阿尔及利亚。一个在绿洲伏击我的叛军。我们搏斗了似乎永恒的时间。我最后把刀插进他的喉咙。我感觉到他温热的血流在我手上。我看到光在他眼中熄灭。"

"然后...你怎么继续下去?怎么与这个记忆共存?"

"别无选择。我们继续是因为我们必须继续。我们喝得比应该多,我们试着不要想太多,我们专注于还活着的战友。"

他等了一会儿。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变得不那么生动。不是说我们忘记,不。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但它不那么痛了。"

杜布瓦,几乎没有碰他的食物,用窒息的声音插话。

"我今天杀了他。那个中国人。我看着他死去。我忍不住想知道他是谁。他是否有家庭。在某处等他的孩子,他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不要这样做。不要给自己施加这种折磨。你做了你必须做的事。你保卫了你的生命和你战友的生命。这就是重要的全部。"

"但他是一个人,中士。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他对我们什么都没做。"

"他穿着敌人的制服。他防守我们必须攻击的阵地。这就够了。战争不是个人事务,杜布瓦。这是国家、政治、超越我们所有人的事情。"

年轻士兵摇头,不太信服。他站起来离开火堆,寻求孤独。鲍蒙让他走,知道每个人都必须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他的恶魔。

丹巴赫一直默默地听着,向火里吐唾沫。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为了强迫中国人购买我们的商品?为了让商人致富而我们在这里死去?"

"小心,丹巴赫。这种言论可能会让你上军事法庭。"

"我不在乎。我说的是每个人都在想的。这次远征毫无意义。我们杀害没有对我们做任何事的人,我们摧毁村庄,我们烧毁庄稼。为了什么?为了帝国的荣誉?"

鲍蒙保持沉默。他有同样的怀疑。但他是中士,他必须维持纪律,保持士气。他咽下自己的疑问,强迫自己微笑。

"当我们回到法国,满载荣耀,口袋里塞满钱,胸前挂满勋章时,这场战争就会有意义。这才重要,伙计们。不是哲学。而是回报。"

但他的话即使在他自己听来也是虚假的。

圆明园

与此同时,在一座被改造成临时总部的废弃房屋里,蒙托邦与他的主要军官主持会议。格兰特将军也在场,还有额尔金勋爵和格罗男爵。气氛紧张。

"先生们,"额尔金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我们收到了关于我们囚犯的消息。可怕的消息。"

他停下来转向集会,面容因情绪而扭曲。

"我们的十八名士兵死了。在中国监狱里死去,在经历了最野蛮的折磨之后。他们的尸体被找到,被肢解,被毁容。一些人被绑在不可能的姿势,直到他们的肢体断裂。其他人被剥夺水和食物,直到渴死。"

这些揭露之后是恐惧的沉默。即使是最坚强的法国军官听到这些暴行的列举也脸色发白。

"不可接受。违反所有战争法则,违反文明国家之间的所有公约。中国人必须为这些罪行付出代价。他们必须受到惩罚性的惩罚。"

"您建议什么?"

"我建议我们摧毁对他们来说珍贵的东西。会让他们明白不能这样对待英国使者的东西。"

"您是在说圆明园?"

额尔金面对法国人,目光坚决。

"圆明园是皇帝最喜爱的居所。那是他保存最珍贵宝藏、最稀有艺术品的地方。它的毁灭将是对帝国威望的沉重打击。"

"这也将是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行为,"格罗反对道。"您说的是摧毁几个世纪的艺术和文明。无法替代的作品。"

"我说的是正义,格罗男爵。为被折磨致死的人报仇。面对这些暴行,您的顾虑微不足道。"

男爵转向蒙托邦,寻求支持。但法国将军保持沉默,面容紧闭。他在思考局势,权衡不同选项。

"将军,您不能认可这个。法国一直捍卫艺术、文化、保护人类遗产。我们不能参与故意摧毁历史纪念碑。"

"中国人折磨致死了外交官。这个事实要求回应。"

"但不是这个!不是无端的破坏!还有其他方式惩罚责任人,让他们为罪行付出代价。"

"哪些?"额尔金轻蔑地问。"罚款?条约中的额外条款?中国人嘲笑这些惩罚。他们只理解力量,只理解权力展示。"

格兰特,一直保持沉默,插话道。

"额尔金勋爵是对的。我们的人被屠杀了。我们必须回应。问题不是我们是否应该行动,而是如何行动和行动的程度。"

讨论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反对那些想要辉煌复仇的人和那些主张节制的人。没有做出正式决定。额尔金宣布他将咨询伦敦,蒙托邦承诺向巴黎汇报。但所有人都知道通讯需要几个月,决定将在现场由没有时间等待来自如此遥远地方的指示的人做出。

当会议结束,参与者分散时,蒙托邦留下了德尔马。

"上尉,您怎么想?老实说。"

德尔马犹豫了。这个问题是个陷阱。说真话可能会危及他的职业生涯。但撒谎会背叛他努力保持的价值观。

"我认为,将军,我们正处在危险的斜坡上。每一次暴力行为都会引起另一次。如果我们摧毁这座宫殿,我们将跨越一条我们无法再跨回去的线。"

"如果我们不摧毁它呢?如果我们让英国人单独做?"

"我们至少可以在照镜子时不太羞愧。我们不会是这一行为的同谋。"

"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令人钦佩。但理想主义无法在战争中幸存。迟早,您将不得不妥协。每个人都妥协。"

"不是您。您有超越这些偶然性的价值观。"

"我是一个服从的人。有区别。"

军官敬礼离开,留下蒙托邦独自思考。将军坐在凳子上。他想到路易丝,想到女儿们,想到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巴黎。他想到那十八名被折磨致死的人,想到他们的苦难,想到他们的家人很快会收到可怕的消息。他也想到每个人都在谈论的那座神秘宫殿,想到那些激起如此多贪婪的宝藏。

他在想,第一百次,他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一个自认为有荣誉感、一生致力于为法国服务的人,怎么会发现自己成为他所反对的行为的同谋。

接下来的日子里,盟军继续向北京推进。更多的村庄被攻占,更多的战斗被打响。胜利积累,但人员代价也在增加。每天都带来死者和伤员,被行军和炎热耗尽的士兵,被热带疾病击倒的病人。

部队的士气迅速恶化。

在他的班里,鲍蒙尽最大努力维持凝聚力。他晚上组织纸牌游戏,讲述他过去战役的故事,当补给延迟时分发他自己的烟草。但纪律正在瓦解。

杜布瓦变得沉默寡言。他机械地完成任务,但他的目光是空洞的,陷入没人能触及的思绪。鲍蒙为他担心。他见过其他士兵这样陷入可能导致他们逃跑或更糟、自杀的忧郁。

相反,丹巴赫变得愤世嫉俗和苦涩。他公开批评军官,质疑命令,鼓励掠夺和无端暴力。一个鲍蒙必须不断监视的破坏因素。

一天晚上,当班在小溪附近露营时,鲍蒙把丹巴赫拉到一边。
。

"你要冷静下来。你的评论使其他人士气低落。如果你继续,我会让你戴上镣铐。"

"以什么理由?说真话?"

"不服从。损害部队士气。选择你喜欢的表述。结果都一样:你会被惩罚。"

丹巴赫轻蔑地向地上吐唾沫。

"你们都一样,你们这些士官。总是舔军官的靴子。从不为你们指挥的士兵着想。"

鲍蒙抓住丹巴赫的领子,把他压在树上。

"好好听我说,小混蛋。我见过你甚至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埋葬的战友比你认识的还多。如果我在这里,如果我是中士,是因为我关心我的士兵。因为我尽一切可能让他们活着回到法国。"

"把他们送去在无意义的战斗中送死?"

"让他们保持纪律、组织、团结。因为在这场战争中,这是唯一能救他们的东西。不是你的抱怨,不是你的批评。纪律和团结。"

他放开丹巴赫,后者咕哝着侮辱退下。鲍蒙没有说服这个士兵。但也许他让他思考了,至少暂时如此。

1860年10月6日是将在这场战役历史中被铭记的日期。这一天,盟军到达了北京郊外。帝国首都矗立在他们面前,其雄伟的城墙映衬在地平线上,琉璃瓦屋顶在阳光下闪耀。

但让英国人感兴趣的不是城市。而是西北大约十公里处的东西:圆明园,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著名圆明园。

侦察兵侦察了地形并带回了热情的描述。巨大的花园、数百座亭台楼阁、人工湖泊、大理石桥。最重要的是,据说有无价的宝藏,中国皇帝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

咸丰皇帝几天前逃离了北京,带着他的部分宫廷前往满洲的热河避暑山庄。圆明园几乎被遗弃,只有几个太监和仆人守卫,他们不会提供任何抵抗。

额尔金勋爵召集了一次会议。在英国指挥部的帐篷里,所有高级军官都聚集在一起。气氛充满电荷,充满了一种让人想起淘金者在淘金热前的兴奋。

"先生们,我们将占领圆明园。我们将保护这个地方并清点那里的东西。然后,我们将决定后续。"

"您所说的'后续'是什么意思?"格罗用怀疑的语气回问。

"我的意思是我们将考虑所有选项。包括完全摧毁。"

"不!"格罗突然站起来喊道。"我会尽全力反对!您不能摧毁这样的纪念碑!这...这是野蛮行为!"

"这是正义。我们的人被折磨了。他们的死亡必须得到报复。"

蒙托邦插话,试图平息局势。

"先生们,我们不要急于求成。让我们先亲眼看看这座宫殿。然后,我们将与我们各自的政府协商,做出明智的决定。"

"我们的政府在几个月之外。我们必须凭我们拥有的信息行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谨慎。仓促做出的决定可能会产生我们无法衡量的后果。"

讨论原地打转,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决定法英部队第二天早上一起前往圆明园进行强力侦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取决于他们在那里发现什么。

那天晚上,盟军营地里几乎没人睡觉。士兵们互相低语,猜测等待他们的财富。一些人谈论翡翠、纯金、价值连城的古代瓷器。其他人提到魔法物品、具有神秘力量的护身符。想象力燃烧,被几个月的匮乏和危险激发。

鲍蒙听着这些对话。他感觉将要发生严重的事情,事件正在失控。他活得足够长,能够认出这些历史转折的时刻,普通人做出非凡之事的时刻,无论是好是坏。

"中土,是真的吗,那里有黄金?我们可以自取?"

"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即使有黄金,也不属于我们。那属于中国皇帝。"

"那个折磨我们囚犯的皇帝?那个无缘无故向我们宣战的皇帝?"

"即使是他。偷窃仍然是偷窃,无论我们给自己什么理由。"

"但如果军官们允许我们呢?如果这被认为是战利品?"

鲍蒙叹了口气。

"如果军官们允许,你们必须听从你们的良心。但我,我什么都不会拿。一分钱,一件物品都不拿。我会两手空空回到法国。"

士兵们低下眼睛,感到不安。他们尊重鲍蒙,他的话有分量。但他们知道诱惑会很强烈。非常强烈。

1860年10月6日的黎明在金色的薄雾中升起,将中国乡村笼罩在一种不真实的美丽中。盟军在十点钟出发,沿着通往北京西北的道路前进。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队伍:两万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混合,以更像游行而非军事队形的秩序前进。

蒙托邦与格兰特、额尔金和格罗男爵一起骑在前面。没人说话。每个人都陷入自己的思绪,预期他们将要发现什么。

他们首先穿过废弃的村庄,然后是被遗弃的耕地。战争已经清空了该地区的居民,将曾经繁荣的景观变成了一种鬼魅般的无人区。

中午时分,他们看到了圆明园的第一批建筑。优雅的结构,弯曲的屋顶,被精心维护的花园包围。百年松树站岗,它们扭曲的枝条在地面上创造复杂的阴影。

他们越前进,景象越令人印象深刻。圆明园不是一座建筑,而是一个延伸数平方公里的巨大综合体。亭台、寺庙、

画廊、桥梁、凉亭在建筑和谐中相继出现,见证着几个世纪的精致。

"我的天啊,"格罗男爵低声说,"真美。真的很美。"

即使是额尔金似乎也被打动了,尽管他努力不表现出来。更务实的格兰特以军人的眼光研究这个地方,寻找战略位置、可能的防御点。

他们到达主宫殿前,皇帝通常居住的地方。一座宏伟的建筑,优雅简约,周围环绕着白色大理石铺成的庭院。大门敞开,仿佛在邀请他们进入。

蒙托邦下马前进。他的靴子在大理石上回响,产生似乎无限回荡的回声。他跨过门槛,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宏伟得令他屏息的巨大大厅。

红色和金色的漆柱支撑着装饰着龙的天花板。丝绸屏风装饰墙壁,用令人惊叹的鲜艳色彩描绘中国神话场景。几米高的瓷瓶沿墙对称放置。珍贵木材制成的桌子上摆放着无数艺术品:玉器、青铜器、水晶、象牙雕刻。

一座博物馆,一个痴迷于美的皇帝积累的收藏。每件物品都被精心挑选,艺术地摆放,虔诚地保存。

跟随蒙托邦的上尉呆住了,无法将注意力从这一景象上移开。

"将军,"他低声说,"这太不可思议了。即使在卢浮宫我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我也没有,德尔马。我也没有。"

其他军官进来了,然后是士兵。很快,大厅里充满了法国和英国制服,与这个地方的精致和谐形成强烈对比。士兵们踮着脚走,像在教堂里一样,被如此多的美丽震慑。

格罗男爵找到蒙托邦,眼中含泪。

"将军,您看到我看到的吗?这不是宫殿。这是人类的宝藏。如果我们摧毁它,如果我们掠夺它,我们将犯下永远玷污我们荣誉的罪行。"

蒙托邦继续环顾四周,试图吸收这个地方的壮丽。他想到欧仁妮皇后,想到她隐晦的要求带回艺术品。他想到在外面等待的士兵们,在如此多的牺牲后渴望奖赏。他想到额尔金和他的复仇欲望。

他明白他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接下来几小时做出的决定将在几十年、也许几个世纪内产生影响。

"格罗男爵,我理解您的感受。但我担心我们不再是事件的主人。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在这里起作用。复仇、贪婪、帝国野心。所有这一切都汇聚到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阻止必须发生的事情。"

"您是法国军队的指挥官。您有权拒绝。"

"我有权服从。这不一样。"

在外面,士兵们开始探索综合体的其他建筑。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大厅,一个又一个亭子。藏书楼包含数千份古代手稿。美术馆展示中国大师的画作。宝库里堆放着金银锭。

兴奋高涨。声音变得更大,动作不那么恭敬。有人打翻了一个花瓶,它以水晶般的声音碎裂。这就像一个信号。突然,克制飞散了。

士兵们冲进大厅,夺取所有闪亮的东西,所有看起来有价值的东西。英国人最积极,特别是他们的殖民军队,但法国人也很快跟上。收藏的精心排列无法抵抗这些看到他们永远找不到的财富机会的人的攻击。

鲍蒙和他的班留在主庭院,看到掠夺的开始,感到恐惧。

"不!"他喊道。"你们没有权利!这是偷窃!"

但他的声音在喧闹中消失了。士兵们不再听他的。甚至他自己班的人也在犹豫,看着他们的战友装满战利品,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应该空手而归。

杜布瓦走近鲍蒙,面容痛苦。

"中士,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什么都不拿。我们保持我们的尊严,即使没有其他人保持。"

"但其他人..."

"我不在乎其他人!我不在乎这些小偷做什么!你,杜布瓦,你比这更好。你比这群掠夺者更好。"

年轻士兵含泪点头。他留在鲍蒙身边,以羞愧和无力的感觉看着掠夺继续。

在主宫殿内,蒙托邦将军目睹了灾难。在他周围,他自己的军官试图维持某种秩序,但这是徒劳的。掠夺已经开始,没有什么能阻止它。

雅曼将军走近,脸上涨红愤怒。

"将军,必须做点什么!我们的人表现得像原始人!他们摧毁一切,他们偷走一切!"

"我知道,雅曼。我知道。"

"下命令!让他们停下!"

蒙托邦面对他的下属,雅曼在他眼中看到了一种他以前从未见过的顺从。

"命令?谁来执行?士兵们已经失控。如果我试图用武力阻止他们,他们会反过来对付我们。你了解军事历史,雅曼。你知道当军队尝到掠夺的滋味时会发生什么。它变得无法控制。"

"我们要袖手旁观,什么都不做?让几个世纪的文明被摧毁?"

"我们将尝试限制损害。保护可以保护的东西。但我们无法拯救一切。指定专员。让他们选择最珍贵的作品并将它们安全保管。其余的...其余的将顺其自然。"

雅曼想要抗议,但他明白这是徒劳的。他敬礼离开去执行命令,心中充满愤怒。

德尔马听到了这次交流,来到蒙托邦身边。

"将军,这就是我们冒险的结局吗?在掠夺和耻辱中?"

"荣誉是我们不能再负担得起的奢侈品。我们走得太远了。我们必须忍受我们行为的后果。"

"但您说过...您承诺过我们会保持荣誉之人。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

"我试过了。上帝知道我试过了。但我失败了。"

"您也会失败,总有一天。因为战争不给圣人留空间。只给幸存者。"

他挣脱出来,走出宫殿。他需要空气、空间、远离这种恐怖的距离。外面,掠夺继续。士兵们背着各种杂物从建筑物出来。一些人为同一个花瓶打架,在他们的斗争中打碎它。其他人喝在帝国储备中找到的酒,在下午的炎热中醉酒。

混乱。一种有组织的混乱,甚至是仪式化的,仿佛掠夺是战争的组成部分,仿佛这是应得的奖赏。

格罗男爵试图拯救他能拯救的。与几位分享他顾虑的法国军官一起,他建立了一个他希望保护的适度物品收藏。但这是毁灭海洋中的一滴水。

时间流逝。太阳开始下沉。掠夺继续,随着士兵们醉酒变得更加无政府。打斗爆发,不时响起枪声。

然后,傍晚时分,额尔金勋爵召集了一次新会议。在宫殿的主庭院,他发表了声明。

"先生们,我做出了决定。这座宫殿必须被摧毁。完全摧毁。我们将放火烧它。这将是我们对我们囚犯所遭受的暴行的回应。这将是我们给中国皇帝的信息:不能不受惩罚地践踏英国荣誉。"

第二章 - 天子的宝藏

1860年10月7日,黎明初现时,夏尔·库赞·德·蒙托邦将军在御座大殿召集了他麾下三名最优秀的军官。炮兵上尉雅克·贝西埃,曾就读于综合理工学院,研习过艺术史。亨利·富尔德少校,中国古董收藏家。以及弗朗索瓦·朗贝尔上校,曾在埃及度过两年,并带回了数十箱东方文物。

"昨天开始的劫掠今天还在继续。我们要将其组织起来。你们三人是这支军队中最有文化修养的。你们将成为战利品委员。你们的任务:清点最珍贵的物品。那些值得进入皇室收藏的。你们将选出三百件。不能更多了——运输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这些物品将送给皇帝和欧仁妮皇后。开始工作吧,先生们。你们在整个宫殿都有全权处置。花时间检查、比较、选择。我要这三百件物品是最美的、最珍贵的、最杰出的。它们将见证这次战役。它们将载入史册。"

朗贝尔上校开口道:

"将军,我们从哪里开始?"

"从这个大殿。御座就在那边的台座上。把进进出出的士兵赶走。从皇权标志开始。然后,你们去探索宫殿的其他部分。做好记录。建立详细的清单。三天后,我要看到你们的名单。"

"是,将军。"

御座大殿

他们走近御座所在的台座。上校第一个登上大理石台阶,两名下属跟在后面。他们的靴子在如今已空无一人的大殿里发出压抑的回声。

御座是用一整块檀香木雕刻而成,镶嵌着珍珠母和玉石。两米高的靠背上装饰着一条五爪金龙,它的眼睛是鸽蛋大小的缅甸红宝石做成的。

富尔德少校俯身查看这些宝石:

"这些红宝石每颗一定有五十克拉,也许更多。切割的质量.....看不到任何内含物。"

贝西埃上尉坐在台阶上,用一种奇特的表情凝视着御座。

"你们知道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先生们?这个御座大概已经好几个月没人使用了。皇帝不再来这里了。他躲到了热河,他的避暑行宫。这个御座是空的。它所象征的权力已经消散了。"

"你在胡思乱想,贝西埃。"少校微笑着回答。

"也许吧。但这个黄色丝绸坐垫上没有任何近期的痕迹。没有一丝褶皱,好像时间在这里停止了。对这个王朝,对这个帝国来说,时间在我们登陆天津的那天就停止了。"

"别这么戏剧化,上尉。清朝会在这场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会签订条约,支付赔款,开放港口。但他们将继续掌权。"

"

"能持续多久?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中国还会是一个帝国吗?还是会像印度一样变成欧洲的殖民地?"

上尉站起来,掸了掸制服:

"没人能殖民中国。它太辽阔、人口太多、太古老了。不,中国会保持中国的样子。但它必须适应现代世界。"

上校走近御座,仔细检查。

"别管御座了,"他断然说道。"它太大了。我们永远无法运输它。我们感兴趣的是这张桌子上的物品。"

他走下台座,朝御座前的红木矮桌走去。

"过来看,先生们。"

他们聚拢过来。几件物品以仪式性的精心摆放在那里:两支玉如意、一块玉板、几方印章、一个香炉。

少校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

"第一件物品。权杖。帝王如意。"

他伸出手,犹豫了一下——似乎害怕犯下亵渎之罪——然后握住了如意。长约七十厘米,由一整块深绿色、几乎发黑的软玉雕刻而成。

"感受一下这东西的重量。"

他把它递给富尔德,后者恭敬地掂量着。

"一定有三公斤?四公斤?"

"至少四公斤,"上校确认道。"这么大的一块玉,颜色这么纯.....无价之宝。"

少校用手指抚摸光滑的表面。

"触感冰凉,但同时.....这块石头里有某种活的东西。你们感觉到吗?"

贝西埃上尉走近:

"中国人说玉有气,一种生命能量。他们认为它比黄金或钻石更珍贵。"

"生命能量,"朗贝尔带着怀疑的微笑重复道。"你相信吗,上尉?"

"不,上校。但握住它几分钟。它会变温。"

朗贝尔重新拿起如意,更仔细地检查。

"顶端以灵芝头结束。灵芝,长寿和吉祥的象征。这里,刻满了文字。非常精细的书法。"

少校凑近。

"上尉,你能辨认这些铭文吗?"

"只能辨认几个字,少校。我在战役前学过,但没有掌握这门语言。但足以认出某些词。这是诗歌。乾隆皇帝亲自创作的诗。"

"一个在如意上写诗的皇帝,"富尔德惊讶道。"在我们那里,国王刻的是纹章和头衔。他们却刻诗。"

"对中国人来说,统治者必须是有成就的文人。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必须精通经典、创作诗歌、练习书法。一个无知的皇帝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他们在战争中输给了我们,"上校指出。

"他们的精致不是战争武器,上校。但一千年以后,谁还会记得这场战争?没人。但乾隆的诗歌仍会被诵读,这支如意仍会被欣赏。"

"对军事失败来说是个美好的安慰,"富尔德讽刺道。"你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吗?皇帝在重大仪式上握着这支如意。相当于法国王冠,圣路易的权杖。而我们正在偷它。"

朗贝尔僵住了:

"我们不是在偷,少校。我们是作为战利品拿走它。"

"真的吗,上校?这有什么区别?"

"这是合法的。被所有文明国家承认。战争法授权胜利者夺取战败者的财物。"

"战争法.....你觉得这是一项值得尊重的权利吗,上校?"

上校走近富尔德,语气坚定:

"少校,如果你不能接受这项任务,现在就说出来。我会请将军替换你。但如果你留下,那就毫无顾虑地完成你的任务。我们不是来评判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的。"

富尔德咬紧牙关。

"我留下,上校。我会执行命令。但这不会阻止我思考。"

"随你怎么想。但也要工作。"

少校小心翼翼地放下如意,在笔记本上记下:"帝王如意,深绿色软玉,长约70厘米,刻有乾隆皇帝的诗歌。清代,18世纪末。质量极佳。"

"额尔金勋爵会想要这支如意,"上校预测道。"帝国权力的象征本身。他会想把它带回英国作为战利品。"

"毫无疑问,上校,"贝西埃承认。"但还有第二支。"

他指着放在第一支旁边的第二支如意。这一支是用半透明的白玉雕刻而成,美丽不同,但同样出色。

少校举起它。

"这支更轻。三公斤,也许。"

"而且颜色,"上尉观察道。"纯白玉。罕见。这种质量的白玉来自昆仑山,距离这里数千公里。它的运输一定花费了巨资。我们有两支帝王如意。一支给额尔金勋爵,一支给拿破仑三世。"

富尔德忍不住评论道。

"天意真是安排得妥当……"

上校一拳砸在桌上：

"够了！我们不要像小贩一样在御座脚下争吵！是的，我们所做的事提出了道德问题。是的，可以讨论这场战争和这次劫掠的合法性。但我们是军人。我们的职责是服从。蒙托邦将军委托我们一项任务。我们要尽可能好地完成它。"

"你说得对，上校。请原谅我。我的神经紧绷。"

"我的也是，少校。"

他们握手，和解了。

"好。第三件物品：一块玉板。"

少校举起一块玉圭，用半透明的白玉雕刻而成。长三十厘米，宽十厘米，边缘圆润。

"几乎可以透过去看，"上校惊叹道。

"几乎，但不完全，"贝西埃反驳道。"这种半透明，这种轻纱，这就是完美。"

他翻转玉板。一面刻着古老的文字。

"这些文字非常古老。它们不像现代文字。我会说周朝，也许更古老。"

"你是说这块玉板可能有三千年历史？"上校惊讶道。

"不。玉板本身可能更近期。但它是用古文字刻的,让它看起来很古老。这是清代的常见做法。他们想与古代王朝联系起来,显示他们权力的连续性。"

"这块玉板有什么用?"

"仪式用品。皇帝在仪式上用它与超自然力量、皇室祖先沟通。这些文字是祈祷文、祷告词。"

"你能读懂它们吗,上尉?"

"几个字。比如这里,天字——'天'。这里,地字——'地'。其余的对我来说太复杂了。需要一个汉学家。"

朗贝尔拿起玉板掂量。

"相对它的尺寸来说很重。"

"玉是一种非常坚硬的石头,上校,"贝西埃解释道。"在莫氏硬度表上,它在6到7之间。比钻石软,但比大理石或花岗岩硬得多。"

"当时他们怎么能用那个时代的工具雕刻这么硬的石头?"

"用耐心。用磨料砂摩擦几个月、几年。慢慢磨损材料直到得到想要的形状。像这样的玉板可能需要十年的工作。"

"十年!"上校惊呼。"为了一件物品!"

"他们明白有些事情不能急。美需要时间。"

"这样的东西值多少钱,上尉?"

贝西埃看着他。

"它什么都不值。它是无价的。无法给这样的物品定价。就像问查理曼王冠的价格一样。这些物品没有市场价值。它们有象征、历史、文化价值。"

"然而,总有人会把它定价。"

"这块玉板永远不会被出售。它将进入法国皇室收藏,在那里被保存和欣赏。"

上校直起身,揉着酸痛的腰。

"先生们,我们在三件物品上花了一个小时。照这个速度,我们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清单。贝西埃上尉,带我们去看瓷器。我们必须加快速度。"

帝国的瓷器

他们走近占据大殿西墙整面的架子。架子高达四米,分为数十个精雕细刻的红木隔间。瓷器占据中央部分,摆放得一丝不苟。

富尔德停下脚步,凝视着收藏品的规模。

"从哪里开始,上校?一定有一百件?两百件?"

"比那更多,"贝西埃扫视着架子回答道。"我会说三百件,也许四百件。这只是这个大殿里的瓷器。宫殿其他地方可能还有数千件。"

"数千件,"朗贝尔重复道。"而我们只拿几十件。"

"最美的,"上尉补充道。"杰作。其余的....."

上校打断他,环视大殿:

"上尉,你对方法有什么建议?"

"我建议从顶部开始。最珍贵的瓷器放在高处,远离灰尘和意外。少校,你看到那边的梯子吗?"

富尔德走向大殿的角落。当他抬起梯子时,发现它不是普通的木头。支架是用雕刻着花卉图案的红木做的。

"连他们的梯子都是雕刻的。这些人不做任何平凡的事。"

"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贝西埃回答道。"也许,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花了太多时间完善艺术、文学、美学,以至于忽视了军队、海军、现代技术。"

他开始爬梯子。横档在他的重量下吱吱作响,但撑住了。

"小心,上尉,"少校警告道。"如果你手里拿着这些花瓶掉下来,将军会枪毙我们。"

"放心,少校。"

到达顶部后,贝西埃上尉面对一排壮观的花瓶。

"一系列乾隆时期的花瓶,我确信。18世纪末。"

"你看到多少个?"朗贝尔上校问道。

"十二个。都是同一系列,配套的。巨大的作品。这个一定有.....等等,我把它拿下来。"

上尉用无限的细腻握住第一个花瓶。比他想象的重——这种尺寸和厚度的瓷器一定重至少五六公斤。他一步一步往下走,全神贯注,意识到任何一个失误都可能永远摔碎近一个世纪的杰作。

"注意最后一级。"

"我看到了,谢谢,少校。"

他把花瓶放在大殿中央的桌子上。他们围聚过来,静静地凝视着它。

瓷器呈现出完美无瑕的洁白,一种似乎不真实的纯净。在这个完美的背景上,宫廷生活的场景以挑战想象的精细绘制。身穿绣花丝袍的官员在花园中漫步。妃子们在垂柳下弹琵琶。孩子们在盛开的花朵中追逐蝴蝶。每个人物,虽然很小——有些不超过一厘米——都以惊人的细节绘制。

"微型画,"少校低声说,凑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他的呼吸几乎让表面颤动。"细节.....长袍的褶皱、面部的特征、花园里的草叶。怎么能在瓷器上以这样的精度绘画?"

"用细毛笔,"贝西埃回答,他也被迷住了。"由单根黄鼠狼毛制成。有时甚至用单根人类睫毛来做最精细的细节。还有多年的学徒训练。景德镇的画师从七岁开始训练。"

"景德镇?"

"瓷器之城。在中国南部,江西省。所有的帝王瓷器都在那里制作。这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元朝。中国瓷器的中心,就像利摩日是法国瓷器的中心。只是景德镇更古老、更大、更完善。"

一直默默检查花瓶的上校突然开口:

"耳柄。看这些耳柄。"

另外两人凑近。花瓶的耳柄雕刻成微型龙头的形状。每条龙都显示出张开的嘴、锋利的牙齿、突出的眼睛。在身体上,数百片鳞片被雕刻然后上釉。

"每片鳞片都不同,"朗贝尔注意到,用手指抚摸表面。"它们不是统一的。略微不规则,就像真龙身上的一样。嗯,如果龙存在的话。"

"这就是杰作与普通美丽物品的区别。制作这个的工匠没有重复一个图案。他思考了龙是什么,它的鳞片会如何排列,光如何在它们的表面上玩耍。"

少校跪下来研究比例的平衡。

"这里,在颈部。铭文。你能读懂它们吗,上尉?"

贝西埃凑近。在花瓶的颈部,用微小的文字,跑着一行古典中文铭文。

"让我看……这很难,文字太小了……但我认出了制作日期。这里,帝王作坊的名字。这件作品是1765年创作的,在乾隆统治期间。"

"近一百年前,"少校低语。"这个花瓶存在了一个世纪。而且状态完美。没有裂纹,没有缺口。"

"因为它被保存在这座宫殿里,"贝西埃解释道,"远离直射光线、灰尘、温度变化。中国人知道如何保存他们的瓷器。他们用宣纸包裹它们,放在檀香木柜子里,它的气味驱赶昆虫。他们总是戴着丝绸手套处理它们。对他们来说,每件古瓷器都是与祖先的联系,是要传给后代的家族珍宝。"

"我们要偷走的家族珍宝,"少校低声说道。

上校叹了口气,但没有回应。

上尉又爬上梯子。一件接一件,以无限的耐心,他取下了其他十一个花瓶。每个都呈现不同的装饰,但风格相同:宫廷生活的宁静场景,以景德镇帝王作坊特有的惊人技术精通绘制。

第二个花瓶展示宫廷女士欣赏池塘中的锦鲤。第三个描绘花园亭阁中的野餐。第四个,紫藤下的音乐会。每个花瓶讲述不同的故事。

当十二个花瓶在桌上排列好时,他们后退欣赏整体。

"非凡,"上校评论道。"它们和谐一致。颜色、风格、比例。它们被设计成一个整体。"

"毫无疑问是皇帝的特殊订单,上校,"贝西埃建议道。"为了周年纪念,也许,或者一个盛大的仪式。一位艺术家——或一队工匠——一定花了两三年时间完成这个系列。"

富尔德在笔记本上记下:"十二个花瓶系列,乾隆时期(标注1765年),高75-85厘米,描绘宫廷生活场景的各种装饰。

状态极佳。建议:保持系列完整,不要分开。"

"我们从这个系列中拿多少个花瓶,上尉?"少校问道。

"全部十二个,少校。不能分开它们。那就像分开书的页面或交响乐的乐章。"

"运输会很复杂,"朗贝尔指出。

"将军说不要担心运输,上校。我们的角色是选择最好的作品。其余的会跟上。"

上校转向下一个架子。

"现在,中间架子上的这些作品。青瓷。"

贝西埃小心翼翼地取下一个发光的玉绿色花瓶。形状与第一批花瓶不同:简单、纯净,没有任何彩绘装饰。一个球形罐,壁部鼓起,坐在一个小圆脚上。

"古老得多,上校。宋朝,我会说。也许甚至是北宋。11或12世纪。"

"七百年前?"少校惊叹,带着新的敬意拿起花瓶。

"釉面光滑。没有最轻微的裂纹,没有最轻微的缺陷。这种称为青瓷的颜色是通过在超过一千二百度的还原烧制过程中氧化釉料中的铁获得的。一种难以掌握的技术。必须以绝对精确控制窑的温度、氧气量、烧制时间。"

"11世纪时,他们如何以如此精确控制温度?"

"靠代代相传的经验。龙泉的陶瓷大师——这些青瓷就是在那制作的——了解他们的窑就像我们了解自己的家一样。他们只需看火焰的颜色,就知道温度是否正确。只需听火的噼啪声,就知道烧制进行得是否顺利。几乎是魔法。或者说,是提升到科学水平的艺术。"

少校把花瓶举到窗前,让阳光在表面上玩耍。

"这颜色壮丽。它随观察角度变化。有时是淡绿色,几乎是白色。有时是深绿色,几乎是蓝色。"

"釉料厚度不规则。釉料较厚的地方,颜色更浓。较薄的地方,颜色变淡。这些变化不是缺陷。相反,它们是物体美丽的一部分。它们赋予表面生命。"

"它很壮丽,"上校承认。"这种简洁,这种线条的纯净....."

"日本的?"上尉微笑着建议。

"是的!正是。这种简约让我想起我在卢浮宫看到的日本物品。"

"日本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一切。瓷器、绘画、书法、建筑、园林、茶道、禅宗佛教。一切都来自中国。中国人是大师。日本人是出色的学生,确实,有时超越了他们的老师。"

少校数着架子上的青瓷。

"有十五件?十六件?"

"十八件,少校,"上尉再数一遍后纠正道。"形状不同。像这样的罐子,细长颈瓶,张开的碗。都是宋或元时期。"

"我们全拿吗,上尉?"

"是的,少校。全部。非常罕见的作品。宋青瓷在欧洲市场上价值连城。"

"你怎么知道这一切?"少校好奇地问。"你对中国瓷器的了解比我认识的任何艺术商人都多。"

上尉谦虚地微笑。

"我在远征前在巴黎待了三个月,少校。一知道我们要去中国,我就明白我们会有机会看到——也许获得——非凡的物品。我做了准备。我参观了所有博物馆,查阅了所有拍卖目录,询问了所有专家。我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中国艺术的书。"

"你是个有先见之明的人,上尉,"上校微笑道。

"或者贪婪,上校。一切取决于观点。"

"继续吧,上校。我们还有青花瓷要检查。"

青花花瓶占据架子的下部。当贝西埃取下第一个时,富尔德发出口哨声。

"壮观。"

一个大型梨形花瓶——中文术语中的玉壶春瓶——高近一米。喇叭形张开的颈部高高耸立在优雅圆润的瓶身上,瓶身向底部优雅收缩。

但令人屏息的是装饰。在洁白的瓷器背景上,用神奇浓郁的钴蓝色绘制了叙事场景。

"岳飞将军的故事,"上尉一边转动花瓶一边观察。"宋朝的民族英雄。这里,我们看到他小时候和母亲一起学习经典。这里,他进入皇帝的服务。那里,他去北方对抗女真入侵者作战。这里....."

他又转动了花瓶。

"这里,我们看到他被大臣秦桧背叛、监禁、处决。他的一生都讲述在这个花瓶上。"

他的两位同事走近,着迷了。每个场景都精确到微观。人物以惊人的细节绘制。

"怎么能以这样的精度绘画?毛笔一定很细。"

"稳定的手,少校。一颤抖,一个突然的动作,一切都毁了。"

上校仔细检查花瓶底部。

"这里有个标记。你能读懂吗,上尉?"

贝西埃俯身。

"元朝的帝王标记。14世纪。这个花瓶有六百年了,先生们。"

"六个世纪,"少校低语。"而且状态完美。"

"这不是奇迹。是持续照料的结果,时时刻刻的关注。中国人知道这些物品是脆弱的、不可替代的。他们保护它们。他们珍爱它们。"

上尉数了数架子上的青花花瓶。

"有二十三个青花花瓶。都是不同时期的。有些是元代,像这个。其他的是明代。还有一些是清代。我建议我们全拿。"

贝西埃查看他的笔记。

"上校,下午要过去了。我们在瓷器上花了几个小时。我们选了五十三件:十二件粉彩,十八件青瓷,二十三件青花。我们还有景泰蓝、玉器、青铜器、纺织品、文房用品、钟表。如果我们继续以这个速度,需要一周时间。而我们只有两天。"

"你有什么建议,上尉?"

"我们必须加快速度,上校。做出更快的选择。我们不能在每件物品上花一个小时。必须更务实。"

"务实,"上校重复道。"一个说'肤浅'的漂亮词。"

"如果你有更好的主意,上校,我洗耳恭听。"

上校知道上尉是对的。

"很好。转向景泰蓝。它们在那边的展柜里。"

下午在推进。从高窗进来的光线开始呈现黄昏前的金色调。三人已经记满了几页笔记。

珐琅奇观

装有景泰蓝的矮展柜沿大殿西墙排列。当他们走近时,夕阳的光直射物品,让它们闪烁。

"看起来像着火了,"少校遮着眼睛说道。

"珐琅的效果,"上尉解释道。"它们像玻璃一样反射光。正常,因为珐琅就是彩色玻璃。"

他跪在第一个展柜前,用袖子擦去覆盖玻璃的细薄灰尘层。里面,十几个花瓶排成一列,每个都比前一个更壮观。

上校跪在他旁边。

"什么是景泰蓝?我听说过,但从未理解这个技术。"

贝西埃似乎很高兴能解释。

"金属上的珐琅技术。非常复杂。拿铜或青铜作基底。把非常细的铜丝——有时只有一毫米宽——按照图案的轮廓焊接上去。这些丝形成隔间、格子。然后,用不同颜色的珐琅粉填充每个隔间。是混合了金属氧化物的玻璃粉。蓝色来自钴,绿色来自铜,黄色来自铁,红色来自金。"

"金?"富尔德惊讶道。

"胶体金,是的。这使红色昂贵且难以获得。一旦隔间填满,就在高温窑中烧制——约八百度。粉末熔化并玻璃化。但冷却时,珐琅收缩。因此必须添加珐琅并重烧。有时三次、四次,直到隔间被填满。然后,打磨表面。最后,给铜丝和其余金属基底镀金。"

"巨大的工作。"

"一件作品可能需要数年的工作。大型景泰蓝花瓶有时会让一个工匠工作三四年。"

贝西埃打开展柜,拿出第一个花瓶。一件圆柱形作品,高约三十厘米,绿松石蓝底上覆盖着花卉装饰。

"这蓝色。我们称之为景泰蓝,以15世纪中期统治的景泰皇帝命名。是他使景泰蓝成为帝王艺术。在他之前,是次要工艺。在他之后,是主要艺术。"

富尔德小心地拿起花瓶。它比看起来重。

"颜色如此鲜艳、如此纯净。看起来像昨天才上色的。"

"中国珐琅的质量。它们不随时间褪色。四百年前的景泰蓝和新的有同样的颜色。"

朗贝尔仔细检查装饰。

"这些花.....是莲花吗?"

"莲花和牡丹,上校。纯洁和财富的象征。花卉图案非常常见。但工作的精细.....每片花瓣都在一个独立的隔间里。在每个隔间里,珐琅有不同的色调。有淡粉色、深粉色、奶油白。这些渐变是有意的、经过计算的。工匠仔细选择在哪个隔间放什么珐琅,以创造这种深度、浮雕的效果。"

"用玻璃绘画。"

"正是,少校。"

他们花了接下来的半小时检查收藏。有各种尺寸的花瓶、盒子、盘子、香炉。一件物品特别吸引了他们的注意:一个鸳鸯形香炉,高二十厘米。

"精彩,"上校举起它惊叹道。"每根羽毛都是景泰蓝的。颜色的渐变.....头部的橙红色,过渡到身体的深棕色。眼睛.....黑色瞳孔带白色光点。"

"工匠用放大镜工作。对于最精细的细节,他们甚至使用安装在支架上的放大镜,就像钟表匠的那样。有些作品需要如此高度的专注,以至于工匠每天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

"每天两三小时,"富尔德重复道。"四年。"

"一件物品约三千小时。"

上尉把鸳鸯放回展柜,站起来。

"我们拿多少个,上校?"

"难以决定。一定有六十件?八十件?"

"至少八十件,"上校绕展柜一圈后确认道。

"我们不能全拿。它们太重了。青铜很重。如果我们拿八十件,仅景泰蓝就有数百公斤。"

"多少,上尉?"

贝西埃思考着,扫视收藏。

"四十七件。每个时期最美的作品。景泰的、乾隆的、几件更近期的。当然还有这只鸳鸯。"

"鸳鸯是我的,"少校开玩笑道。

"抱歉,少校?"

"我开玩笑。但如果有一天这些物品被拍卖,我保留购买这只鸳鸯的权利。"

"如果它们被拍卖,那将是一个世纪后,少校。你早就死了。"

"那我的孙辈会买它。我会在遗嘱中告诉他们。"

尽管气氛紧张,他们还是笑了。

富尔德在笔记本上记下:"四十七件景泰蓝。主要是景泰和乾隆时期。花瓶、盒子、香炉、装饰动物。"

"我们现在到哪了,上尉?"

贝西埃快速计数。

"五十三件瓷器,四十七件景泰蓝。一百件。我们还需要两百件。"

"玉器,"上校说。"我们还没看过玉器。据我所听,皇帝的玉器收藏很精彩。"

"在隔壁厅,上校。我们走吧。"

帝王玉器厅

他们穿过一个前厅,进入一个较小的房间,挂着黄色丝绸——帝王颜色。照明昏暗,几乎神秘。沿四壁排列的红木玻璃门橱柜,装着可能是全中国最美的玉器收藏。

他们停在门槛上,被所见惊呆了。即使透过展柜的玻璃,即使在半明半暗中,玉器似乎都发出内在的光芒。

"所有这些作品,"朗贝尔说道。

有数百件物品。杯子、雕塑、如意、珠宝、仪式用品。与他们想象的不同,玉并不总是绿色的。它呈现出令人惊讶的颜色范围:乳白色、淡绿色、深绿色、灰色、棕色、橙色,甚至紫色。

"我以为玉总是绿色的,"少校惊讶道。

"一个普遍的错误观念,"贝西埃回答。"玉实际上指两种不同的矿物:软玉和硬玉。软玉,从新石器时代就被开采,提供从白色到深绿色的颜色范围,经过奶油色、灰色或棕色色调。硬玉,更罕见更珍贵,18世纪才在缅甸发现,呈现更鲜艳的颜色:翡翠绿、紫色、橙色、纯白。"

他走近第一个展柜,从口袋里掏出钥匙——蒙托邦将军给了他宫殿所有的钥匙——打开玻璃门。

"这件,先生们。"

他拿出一件雕塑,引起其他两人的惊叹。一座白玉山,高约五十厘米,宽近一米。用一整块半透明白软玉雕刻而成,它呈现出一幅惊人逼真的雪山景观。

他把它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他们围聚过来。

雕塑的复杂程度令人屏息。数十座岩峰耸立在不同高度,创造出挑战理解的深度、透视感。微型松树攀附在陡峭的山坡上。雕刻的瀑布似乎在岩石间流淌。微小的隐士在陡峭的小径上行走,前往悬崖顶上的亭阁。风格化的云朵漂浮在山峰之间,营造出神秘和灵性的氛围。

"这怎么可能?"少校低语。"怎么能在这么硬的石头上雕刻这么复杂的东西?"

"用时间。大量的时间。这件雕塑需要十年工作。也许十五年。也许二十年。"

"二十年!"上校惊呼。"难以想象!"

"对我们来说,是的,上校。但对中国人来说,正常。时间在这里有不同的价值。他们不着急。他们明白有些事情不能急。"

朗贝尔俯身雕塑,用放大镜检查细节。

"隐士们。能看到他们的脸。能看到他们的长袍。甚至能看到他们的拐杖。这些人物不超过五毫米,但每个细节都刻画出来了!"

"背面,"上尉一边翻转雕塑一边补充。

背面,用非常精细的文字刻着一首长诗。

"乾隆的诗。它歌颂圣山的美丽、隐士的精神追求、远离宫廷喧嚣的隐居生活的宁静。"

"你能读懂吗,上尉?"

"几段,上校。我的中文有限。但我理解其精髓。比如这里,说的大概是:'在永恒的山中,精神找到平静。'我的翻译很粗略,但大意如此。"

"触感冰凉。但同时.....有某种活的东西。你感觉到吗?"

"中国人所说的。他们相信玉有气。对他们来说,这是活的石头。"

"你相信吗?"

"不太相信,少校。但握住它几分钟。它变温,似乎适应你身体的温度。令人不安。几乎令人不安。"

上校拿起雕塑。确实,几秒钟后,它似乎不再那么冷了。

"奇怪,"他承认。

他们把玉山放回桌上,继续探索。

玉杯形成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类别。上尉拿出一个青玉杯。它直径三十厘米。

"壁的厚度。三毫米,也许更少。"

他把杯子放在窗前,那里还进入一点黄昏的光。光穿透玉,显示出内部的纹理、在正常光线下看不见的颜色层次。玉似乎闪耀着不真实的绿色光芒。

"魔法。"

"艺术,少校,"上尉纠正道。"非常伟大的艺术。要雕刻这么精细的杯子,需要数年。不能出错。多砍一刀,压力过大,杯子就碎了。所有工作都白费了。"

"过程中有多少杯子破碎?"

"很多。每件达到完美的杯子,有十件或二十件在过程中破碎。这些物品代表的不仅是投入作品本身的工作,还有在破碎作品中失去的所有工作。"

杯子的耳柄雕刻成微型龙的形状。每条龙,长度只有五厘米,显示出鳞片、爪子、胡须。龙的身体潜入内部,好像在喝里面装的液体。

"多么想象力。雕刻在杯中饮水的龙。既实用又富有诗意。"

"中国的天才。他们从不把功能与美学分开。对他们来说,物品必须既美又有用。艺术和工艺是一体的。"

他们接着发现了著名的同心球。上校从展柜中拿出一个。

一个直径约十厘米的绿玉球。但当他在手中转动它时,发现里面还有其他球,每个都可以自由转动。

"有多少个球?"

贝西埃透过精致的穿孔数着。

"七个,上校。七个球套在一起。"

"这怎么可能?怎么能在不打破球的情况下在球内雕刻球?"

"没人确切知道。帝王作坊工匠严密守护的秘密。人们认为他们使用非常细的工具——钩子、微型凿子——通过小孔插入。他们某种程度上是盲目工作。这需要超越理解的灵巧、精确和耐心。"

"雕刻这样的作品需要多长时间?"

"三年,四年。也许更多。每个球都装饰着不同的图案。可以透过穿孔看到。第一个球——最外层的——装饰着龙。第二个是凤凰。第三个是莲花。第四个是云。"

富尔德坐在凳子上。

"你知道让我震惊的是什么?这些物品甚至没被使用。它们被保存在这里,在这些展柜里,偶尔被欣赏。所有这些年的工作,所有这些天才,为了在柜子里度过一生的物品。"

"但这正是它们的功能,少校。这些物品不是要在实用意义上使用的。它们是要被凝视、欣赏、冥想的。对中国人来说,拥有一块美丽的玉,就是拥有一片永恒。与祖先、过去、未来世代的联系。"

他们快速工作,一个接一个打开展柜,检查、比较、记录。仪式用品让他们着迷。璧,天的象征,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琮,地的象征,有几千年历史。帝王仪式用的圭。不同颜色玉的如意。

还有更私人的物品。腰带扣、挂件、官员纽扣、戒指。一个镶金的白玉腰扣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玉上刻着森林中骑马射箭追逐鹿的狩猎场景。镶嵌的金饰刻着蝙蝠图案——在中文里是幸福的象征。

"拿这个,"朗贝尔决定。"它很精致。"

一小时后,他们选了六十七件玉器。雕刻的山、杯子、同心球、仪式用品、珠宝。每件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杰作。

上尉把一切记在笔记本上,然后数道:

"五十三件瓷器,四十七件景泰蓝,六十七件玉器。一百六十七件。我们还需要一百三十三件。"

夜幕降临了。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整个宫殿里灯笼点亮。士兵们继续夜间劫掠。笑声、歌声在黑暗中升起。

"太晚了,今晚不能继续了,"上校宣布。"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说得对,上校。回我们的住处吧。明天黎明我们再继续。我们还有漫长的一天。"

他们关上展柜,熄灭点燃的灯笼,离开了玉器厅。在走廊里,他们遇到一群运送装满被盗物品箱子的非洲轻骑兵。其中一人在制服外面穿着黄色丝袍。另一个戴着官员帽子,做鬼脸逗同伴们笑。

"他们用帝王衣服装扮,"朗贝尔厌恶地嘟囔道。"淫秽。"

"这是战争。战争中,一切都被允许。"

"一切?真的吗?没有任何限制?"

"显然没有。"

他们默默走到住处,每个人都陷入沉思。第一天的清点工作让他们筋疲力尽——当然是身体上,但主要是精神上。他们凝视了奇迹,触摸了杰作,处理了美丽和价值无法估量的物品。同时,他们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规模。

那天晚上,三人都睡不好。他们在行军床上保持清醒,听着宫殿里继续的劫掠声,想着所有这些将要消失、燃烧、永远被摧毁的物品。

清晨,当号角吹响起床号时,他们只有一个念头站起来:还剩一天。必须快速工作。拯救能拯救的。在一切化为灰烬之前,至少保存这些珍宝中的一些。

祖传青铜器

10月8日,早上五点,三位委员在青铜器厅前会合。上尉面容憔悴,眼睛下方有黑眼圈。少校走路僵硬,背部疼痛。只有上校看起来状态不错,尽管他的眼神流露出深深的忧郁。

"先生们,"朗贝尔掏出钥匙串说道,"今天是我们最后一个完整的日子。我们还要清点青铜器、纺织品、文房用品和钟表。我们必须高效。"

青铜器厅位于宫殿的一个单独翼楼,在一座比其他建筑更古老的建筑里。建筑更朴素、更简朴。墙壁是裸露的石

头,没有其他地方的奢华装饰。一个简单的容器,不分散注意力。

当他们进入大厅时,被这个地方的气氛震撼。晨光透过狭窄的高窗照进来,在摆放在黑色漆木座上的物品上投下金色光束。

青铜器的尺寸令人印象深刻。一些三足鼎高度超过一米。它们的表面覆盖着青绿色铜锈,见证了它们可敬的年龄,刻着迷人奇特的古老图案。

上校走近第一件物品,一个商朝的大鼎——一个仪式用的三足鼎。

"这个一定有三千年历史。也许甚至三千五百年。"

青铜器很重,可能重超过一百公斤。三只脚,呈风格化的动物爪形状,深深嵌入座子。

"三千五百年,"少校低语。"当摩西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时,这件物品就已经存在了。"

"它存在更早,少校,"上尉纠正道。"商朝始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当特洛伊陷落时,这件物品已经很古老了。当罗马建立时,它已经有一千年历史了。"

上校触摸刻纹图案。它们代表着有凸眼、锋利牙齿、弯曲角的奇幻生物面具。

"这是什么,上尉?恶魔?"

"它们被称为饕餮。恶魔或神祇的面具。没人确切知道它们代表什么。考古学家仍在争论。有些人认为它们是保护神,在祭祖仪式上被祈求。其他人认为它们是祖先必须在来世战斗的邪灵。还有人认为它们是皇权的象征性表现。"

"它们很可怕。这些眼睛,这些牙齿.....看起来像要吞噬我们。"

"这可能就是目的。恐吓、震撼、显示力量。这些青铜器在盛大仪式上使用。想象一下:像这样的数十个鼎,排列在祖庙里,被火把照亮。从里面烹煮的祭品升起蒸汽。身穿仪式长袍的祭司吟诵咒语。"

少校绕着鼎走,从各个角度审视它。

"当时他们怎么铸造青铜?怎么创造这种尺寸的作品?"

"用复杂的技术。他们使用多件模具。首先用黏土雕刻一个包含所有细节的模型。然后在这个模型周围创建模具。他们倒入熔化的青铜,铜和锡的合金。冷却后,他们打破模具取出青铜。"

"温度呢?"

"大约一千二百度。用当时的窑,是个壮举。他们必须使用优质木炭,强大的风箱煽风。他们必须以严格的精确度控制温度。"

上校跪下检查鼎内部。

"这里有铭文。在里面。"

上尉俯身。确实,刻在内部,古老的文字形成几列文本。

"古代中文。非常古老。我读不懂。这些文字与现代文字不同。但通常,这些铭文表明青铜器是为谁铸造的。国王、贵族、重要祖先的名字。它们经常描述场合。"

"像历史书,"少校观察道。"这些青铜器讲述中国古代历史。"

"正是。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这些青铜器是不可替代的文献。它们包含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信息。"

"然而,我们要拿走一些,"上校痛苦地说。

"是的,上校。但至少,我们会保存它们。它们将被研究、欣赏、保存在博物馆。比让它们留在这里被士兵熔化做成炮弹好。"

他们继续检查。收藏包括数十件作品:不同尺寸的鼎、簋、彝、尊、卣。

一个卣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高四十厘米,呈优雅形状:卵形身体上方是圆顶盖子,全部坐在圆形底座上。耳柄雕刻成龙的形状,龙的身体从盖子盘绕到瓶底。

"这条龙,"少校惊叹道。"每片鳞片都雕刻出来了。眼睛——它们镶嵌着金。"

"金?"上校惊讶道。

"是的,上校。一种称为金镶嵌的技术。在青铜上挖小孔,插入金丝,锤打使它们固定。保留给最珍贵的作品。"

朗贝尔检查盖子。

"盖子上有一只动物。看起来像老虎。"

"是的,上校,一只卧虎。保护动物。这些瓶子的盖子经常装饰着动物——老虎、大象、神话鸟类。每种动物都有象征意义。"

富尔德绕大厅一圈后回到他们身边。

"这里一定有五十件青铜器,上校。我们不能全拿。它们太重了。"

"不,确实不行,少校。我建议我们拿二十三件。最美的、最古老的、保存最好的。一个既能代表这个收藏的多样性又不是不可能运输的数字。"

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用来选择作品。一项艰难的工作。每件青铜器都有其优点。

"这个还是那个?"少校指着两个尺寸相似的鼎问道。

"这个,"上校仔细检查后决定。"铭文更长、更详细。"

"这个簋呢?我们拿吗?"

"是的。铜锈很壮丽。这种翡翠绿。它一定埋了几个世纪才被挖出来。铜与土壤湿气接触的氧化产生了这种颜色。"

渐渐地,他们的清单越来越长。上午十点,他们选了二十三件青铜器,从商朝到汉朝。一千五百年中国历史的浓缩。上校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总数:

"五十三件瓷器。四十七件景泰蓝。六十七件玉器。二十三件青铜器。总计:一百九十件。我们还需要一百一十件。"

"接下来是纺织品,"少校建议。"帝王长袍。将军会很高兴有几件送给欧仁妮皇后。"

"好主意。万美殿。我们走吧。"

纺织品厅

他们穿过几个内院,沿着仍漂浮着盛开莲花的池塘——它们对周围的混乱一无所知。士兵们擦肩而过,运送着被盗物品。其中一人每只手臂下夹着一个明代花瓶。另一个把一卷丝绸像腰带一样缠在腰上。第三个用绣花旗帜给自己做了个头巾。

"可悲,"上校低语。"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偷的东西的价值。"

"至少,他们没有摧毁它,上校。"

万美殿是太监们用来保存帝王纺织品的长廊。墙壁上覆盖着檀香木柜,它的气味让房间充满了醉人的香气。

许多柜子已经被撬开了。织物散落在地上,被士兵践踏。长袍被撕裂,无疑是想把它们切成块做手帕或围巾的人。数十件长袍散落在地上。一些被刀割开了。其他有泥靴的痕迹。一件黄色帝王丝袍——一定需要两年工作——被撕成两半。

少校俯身,捡起一块绣花丝绸碎片。织物非常精细,装饰着用金银丝线绣的金龙。但它被践踏、弄脏、损坏了。

"灾难。真正的灾难。"

"翻找还没被打开的柜子,"上校命令。"廊的尽头还剩几个。也许我们能找到完整的作品。"

他们走向大厅尽头,那里有十几个关闭且完整的柜子在等待。上校掏出钥匙串,寻找合适的,打开第一个柜子。

里面,包裹在薄如蛛丝的宣纸中,放着保存完好的宫廷帝袍。

贝西埃用无限的谨慎取出第一件长袍。织物是特别优质的野蚕丝,呈明亮的帝黄色,似乎从内部发光。在正面和背面,用金、银和彩色丝线绣着十二个帝王象征:太阳、月亮

、星星、山、龙、野鸡、仪式器皿、水藻、火焰、米粒、斧头、福字象征幸福。

"这刺绣工作,"少校说道。"龙的每片鳞片都绣出来了。能看到浮雕、阴影、光线。像三维画。"

上校走近,尽管自己也被迷住了。

"绣这样一件长袍需要多长时间,上尉?"

"至少两年,上校。宫中的绣娘奉献她们的一生。她们从七八岁开始学徒。十五岁时,能够绣简单的作品。二十五岁时,被委托绣帝王长袍。她们中的一些人一生都在刺绣,直到眼睛无法承受这种努力。"

"一生。为了给一个皇帝穿衣,他只会在一次盛大仪式上穿一次这件长袍。"

"这是她们的荣耀。对这些绣娘来说,参与创作帝袍是一生工作的顶峰。她们服务帝国、参与王朝伟大的方式。"

他们打开其他柜子。每个都装着奇迹。五爪龙袍,为皇帝保留。四爪龙袍,为皇室成员。无袖外衣,绣着吉祥字符。游行旗帜,长达几米,上面浮雕绣的龙似乎在金色云雾中飞翔。

一件物品特别让他们着迷:一个十二扇屏风,每扇高两米,宽五十厘米。每扇都是绷在红木框架上的丝绸,每扇上都画着——是的,画的,不是绣的——四季的场景。

春天展示盛开的梅花。夏天,池塘上盛开的莲花。秋天,月下的菊花。冬天,雪压松枝。

"直接画在丝绸上,"上尉惊叹道。"笔触的精细.....看起来像沈周或唐寅的作品。明代大师。"

"你认为这是著名画家的作品,上尉?"

"可能,少校。或者一个名字没有被保存的宫廷画家。在中国,许多作品是匿名的。艺术家并不总是在作品上签名。他们认为作品比创作者更重要。"

上校检查屏风背面。

"这里写着什么。看起来是诗。"

确实在每扇的背面,用优雅的文字书写着一首诗。

"关于季节的诗。无疑是皇帝自己创作的。"

他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用来选择纺织品。总共三十件:十件帝袍、五件绣外衣、十面游行旗帜,以及五个彩绘丝绸屏风,包括四季屏风。

"一百九十加三十,"上校计算道。"二百二十。我们还缺八十件。"

"文房用品和钟表。我们还有下午时间检查它们。"

"先去吃午饭吧,"少校建议。"我快饿死了。我们需要休息。"

他们回到住处,那里一个被征用的中国厨师准备了简单的饭菜:米饭、炒菜、烤鱼。他们默默吃着,太累了无法说话。

但每个人脑海中转着同样的想法。很快,这一切都会燃烧。宫殿、花园、亭阁、寺庙。一切都会化为灰烬。而他们,只拯救了三百件物品。数万件中的三百件。

文房用品和钟表

10月8日下午专门用于清点最后的作品。文房用品厅是一个小房间,但每平方厘米都被珍宝占据。

三位委员带着某种疲惫进入大厅。两天的密集清点工作让他们筋疲力尽。但必须继续。时间紧迫。

"这些架子装着文人用来实践艺术的一切:书法、绘画、诗歌,"上尉解释道。"中国人称之为'文房四宝':笔、墨、纸、砚。"

他举起一块从金色纹理的紫色岩石上雕刻的砚台。

"这是端砚。它来自广东省一个著名的采石场。岩石上的这些天然标记。它们被称为'石眼'。一块石头的眼睛越多,它就越珍贵。这块有八个。非常罕见。"

"砚台有什么用,上尉?"上校问道。

"在上面用少量水研磨墨棒。墨棒与石头的摩擦产生优质的液体墨。书法家可以精确控制稀释度、厚度、黑色的强度。对于获得所需的细微差别至关重要。"

他向他们展示书法笔,装在漆竹盒里。有些非常古老,竹柄经过几个世纪的使用而产生包浆。

"这支笔据说属于书法家王羲之。晋朝。公元4世纪。"

"一千六百年?"少校惊叹。

"标签是这么说的。无疑夸大了。中国人喜欢把物品归于著名人物。但这支笔肯定非常古老。毛来自满洲黄鼠狼尾巴。世界上最好的笔。尽管经过几个世纪,它们仍然柔软、有弹性。"

朗贝尔检查一套印章——用于签署文件和艺术作品的小刻石块。

"有数百个。都不同。这个是白玉的。那个是红玛瑙的。另一个是雕刻的象牙。"

"印章在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上校。文人通常拥有几十个不同的印章。有些刻着他的名字,其他是他的头衔,还有一些是哲学格言或诗歌。根据场合、心情、想传达的信息选择盖哪个章。"

少校发现了一套瓷器、玉和青铜笔架。有些呈微型山的形状。其他代表动物——龙、狮子、天狗。

"即使是最实用的物品也是艺术品。这个山形笔架。它是从一整块绿玉雕刻而成。松树、瀑布、亭阁……一件完整的雕塑。"

"对中国人来说,艺术和工艺之间没有分离,"上尉重复道。"实用物品必须美丽。美丽的物品必须有用。"

他们选了四十五件文房用品。砚台、笔、笔架、印章、墨盒、书法卷轴。每件都是中国文人美学的浓缩。

"二百二十加四十五,"上校计算。"二百六十五。我们还缺三十五件。钟表会让我们完成。"

宫殿的西式厅,18世纪由耶稣会士建造,收藏着乾隆皇帝的钟表和自动机收藏。这些作品,从欧洲高价进口,代表了西方钟表制造和机械的巅峰。

当三位委员进入大厅时,他们停下来,眼花缭乱。

房间像一个奇幻钟表匠的车间。数十个各种尺寸的钟表摆放在桌子、架子、控制台上。有些高度只有二十厘米。其他的,巨大的,高达近三米。

但这些不是简单的钟表。自动机,结合钟表制造与雕塑、绘画、音乐、动画的机械奇迹。

最壮观的是伦敦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制作的一个近两米高的钟表自动机。

镀金和珐琅青铜外壳代表一个多层次中国亭阁。在一楼,透过玻璃窗可见,有微型人物: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站在他旁边的官员,手持乐器的音乐家,在运动中定格的舞者。

"它还能工作吗,上尉?"

"试试看,上校。"

上尉寻找上发条机制,找到挂在外壳后面的钥匙,插入预定的孔,开始转动。弹簧紧绷。能听到齿轮就位的咔嗒声。

然后,突然,钟表活了过来。

一段水晶般的旋律从二十四个钟的编钟中升起。亭阁的门打开。皇帝从宝座上站起来,鞠躬三次。官员们也鞠躬。音乐家开始演奏——或者说模仿演奏他们的乐器,因为音乐来自编钟。舞者开始优雅地旋转。

两分钟内,小型机械剧场在他们惊讶的眼前活跃起来。然后,逐渐地,动作放慢。人物回到初始位置。门关闭。沉默降临。

"活的,"上校低语。"我觉得他们是活的。"

"机械天才。詹姆斯·考克斯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钟表匠之一。他的自动机价值连城。这个一定花费相当于英国工人十年工资。也许更多。"

少校通过后面的开口检查机制。

"里面有数百个齿轮。怎么能设计这么复杂的机械?"

"用天才和耐心。这些钟表匠花了数年时间构思和制作他们的自动机。每件都是手工制作,以极其精确调整。奢侈工艺,为国王和皇帝保留。"

他们发现了其他奇迹。一个大象形钟表,每小时抬起象鼻并发出吼声——一个由隐藏在身体里的气动机制产生的奇怪逼真的声音。一只孔雀,尾巴展开,在每根羽毛上显示不同的表盘,指示世界不同首都的时间:伦敦、巴黎、罗马、君士坦丁堡、北京。

一个代表花园的钟表,机械鸟在唱歌,银色瀑布似乎在流淌,太阳和月亮根据一天的时间升起和落下。

"全拿,"上校决定。"十二个钟表和自动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作品。欧洲博物馆没有任何可比的东西。"

"十二个,"少校记下重复道。"现在总共是多少?"

"二百六十五加十二……二百七十七。我们接近三百了。"

"生肖头,"上尉提醒道。"将军希望我们把它们加到清单上。海晏堂喷泉的十二个青铜头。这样就是二百八十九。"

"完美。加上几件额外物品,明早我们会达到三百。去向将军报告吧。"

火烧的决定

10月8日晚,他们到蒙托邦将军总部报到。他们发现将军正在与几位高级军官以及,令他们惊讶的是,英军总司令额尔金勋爵本人进行重要谈话。

"啊,委员先生们,"蒙托邦看到他们进来说道。"过来。额尔金勋爵想见你们。"

额尔金勋爵转向他们。

"先生们,"他用带轻微英国口音的法语说,"蒙托邦将军告诉我你们对圆明园珍宝进行了出色的清点。我想亲自感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将使至少一部分遗产得以保存。"

"我们只是履行职责,勋爵,"朗贝尔上校回答。

"一个艰难的职责,我想。我自己昨天参观了宫殿。建筑和艺术的仙境。当我想到我们要做的事....."

他让句子悬而未决,但每个人都明白。火烧。毁灭。湮灭。
。

蒙托邦插话:

"额尔金勋爵确认火烧将在10月18日进行。我们需要时间喘口气。士兵们失控了,被抢劫的渴望吸收。如果我们限制他们,我们有叛乱甚至反抗上级命令的风险。几天后,压力会减轻,我们可以重新控制局势。先生们,这给你们九天时间完成清点并监督所选物品的包装。"

"是,将军。"

额尔金勋爵重新发言,声音充满情感:

"我想让你们知道,先生们,这个决定并没有让我高兴。我更希望采取另一种形式的报复。但中国皇帝必须明白,对我们囚犯的酷刑和处决不能不受惩罚。圆明园是他权力的象征。摧毁它,我们发出明确信息:任何野蛮行为都不会被容忍。"

富尔德少校忍不住:

"恕我直言,勋爵,摧毁一件杰作来惩罚野蛮行为.....这不也是野蛮行为吗?"

在场的军官们瞪大眼睛看着少校。他怎么敢这样对额尔金勋爵说话?

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英国人并没有生气。相反,他慢慢点头。

"你说得对,少校。野蛮行为。一种经过计算、深思熟虑的野蛮行为,但仍然是野蛮行为。但战争,先生,本质上就是野蛮的。我们试图用规则、公约、条约使它文明化。从根本上说,战争仍然是暴力的对抗。有时,为了结束暴力,必须使用暴力。"

"我不确定我理解这种逻辑,勋爵。"

"我不要求你理解,少校。我要求你服从。你是军人。军人服从。"

富尔德咬紧牙关。

额尔金勋爵转向蒙托邦。

"将军,确保这三位军官因他们的工作得到奖励。他们专业地完成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会的,勋爵。"

"好。现在,先生们,如果你们允许,我们有计划要最终敲定。"

三位委员敬礼退出。一旦外面,在十月凉爽的夜里,少校爆发了:

"经过计算的野蛮行为!你们听到了吗?他自己承认这是野蛮行为!而他还是要做!"

"冷静点,"上校插话。"你很幸运他没有因不服从逮捕你。"

"逮捕我?因为说了真话?"

"真话在军队里没有位置。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他们默默回到住处。

接下来的几天,从10月9日到16日,专门用于细致组织所选珍宝的撤离。三位委员监督最脆弱物品的包装,与总参谋部协调运往天津的运输方式,并建立了详细的清单以跟踪

箱子。与此同时,全面劫掠在整个宫殿继续。士兵们继续洗劫亭阁,带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摧毁他们无法运输的东西。

蒙托邦和额尔金勋爵最终确定了毁灭圆明园的计划。决定已定:宫殿必须燃烧。这将是对皇帝因西方囚犯遭受的虐待的惩罚。

最后一天

10月17日,他们花了一天时间确保三百件所选物品的运输。

一项需要持续关注的细致工作。好几次,当士兵过于粗暴地处理一件作品时,上校不得不干预。

"轻点!"他喊道。"这个花瓶有八百年了!如果你打碎它,你就摧毁了八个世纪的历史!"

一天结束时,所有箱子都准备好了。它们被装上手推车,将把它们带到天津港,然后上船将它们带回欧洲。

晚上,筋疲力尽,他们最后一次在御座大殿会面,现在已经空了。架子被劫掠。展柜破碎。地上散落着碎片。

"拯救了三百件,"上校低语。"在多少件中?十万?二十万?"

"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只拯救了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

"其余的明天会烧掉。"

他们保持沉默,凝视着这个很快会化为灰烬的大厅。

"你知道什么最让我悲伤吗?"少校说道。"不是我们没拿的物品。是那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宫殿里我们没有探索的部分里的所有奇迹。我们甚至不知道存在的所有杰作。一切都会燃烧。一切都会消失。没人会知道失去了什么。"

"历史会知道。历史学家会写圆明园的洗劫。他们会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化罪行之一。而我们,我们会被列为罪犯。"

"我们是罪犯。不要试图躲在命令或军事必要性后面。我们是这个罪行的同谋。"

"我知道,"上校承认。"我知道。"

他们在夜幕降临时离开宫殿。在他们身后,建筑在黑暗中耸立,雄伟而注定灭亡。明天,这一切将只是灰烬和废墟。

大火,1860年10月18日

10月18日上午十点,第一批火焰被点燃。英国士兵,根据额尔金勋爵的命令,开始放火烧建筑。

三位军官,像所有法国和英国军官一样,被迫观看这一景象。他们站在附近的一座山上,从那里可以完整看到宫殿。

第一批燃烧的建筑是雪松木亭阁。干燥的木头,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立即着火。几分钟内,二十米高的火焰冲向天空。

"烧得多快啊,"少校低语。

火从一座建筑蔓延到另一座,被风推动。琉璃瓦屋顶在高温下爆炸,向四面八方投射彩色碎片。漆木柱子燃烧、倒塌。龙和凤凰的雕塑在火焰中消失。

烟雾升起成黑色浓厚的柱子,遮蔽天空。烧焦木头的气味弥漫空气,令人窒息。

少校坐在地上,双手抱头。

"我们不人道。我们摧毁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无法匹敌的东西。我们烧毁美,因为它让我们羞愧。"

上校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说。但他的拳头握得如此之紧,指甲陷入手掌,渗出血来。

上尉盯着大火,好像被催眠了。他的脸不动声色,但眼睛闪烁着奇怪的光——也许是火焰的反射,也许是他拒绝流出的眼泪。

第三章 - 沉默的见证者

1860年10月17日至18日夜,圆明园,午夜

安德海五十三岁了。从十二岁那天起,家人把他卖去净身成为太监,他已经为皇宫服务了四十一年。

痛苦,他还记得。不是身体上的痛苦,那种痛苦记忆已经仁慈地抹去了,只留下一丝幻影般的痕迹,就像被截肢的肢体在消失很久之后仍然让人痛苦。但屈辱的痛苦仍然完好无损,像琥珀中的昆虫一样在他的脑海中结晶。他还能看到母亲的脸,在他被带走时转过头去。父亲,数着银币。两个哥哥,无法看他。还有那个拿着刀的老人,长满老茧的手,姜和米酒的气味,对他低语:"不要叫。太监从不叫喊。这是第一课。"

他没有叫喊。那天没有。之后发烧几乎要了他的命时也没有。在漫长的康复周里,被关在一个闻起来有草药和疾病味道的黑暗房间里,也没有。他学会了吞下自己的痛苦,把它转化成别的东西——决心、完美主义、一种几乎神圣的绝对责任感。

"为皇上服务是一种荣耀,"他们告诉他。"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

四十年来,他相信这种荣耀。他一步步晋升,首先学会端茶而不让瓷器颤抖,然后学会走路而不让丝绸沙沙作响,然后学会听而不闻,看而不视,变得看不见却又不可或缺。二十岁时,他已经参加皇帝的朝见,站在阴影中,拿着皇帝可能需要的文件。三十岁时,他被委以微妙的任务,传递秘密信息,监督谨慎的交易。四十岁时,他成为负责皇家收藏清单的人。

圆明园里的每一个花瓶、每一块玉、每一卷书法,他都了如指掌。他能背诵数千件物品的来源、历史和意义。他记得道光皇帝购得一座镶嵌螺钿的漆屏风的那一天,那是宋朝的杰作。他花了三天时间检查它,记下每一个细节——鹤的图案、风格化的山峦、工匠在角落里几乎看不见的签名。这座屏风讲述了八个世纪的历史。它曾属于一位宋朝皇帝,在蒙古入侵期间藏在一座寺院里幸存下来,在明朝被重新发现,在清朝修复。

所有这一切都将消失。

这个想法像阵阵袭来的恶心一样打击着他,他无法抑制。四十一年的生命。八个世纪的历史。整个朝代结晶在物品中,这些物品将被那些甚至不知道它们名字的人偷走、打碎、烧毁。

他离开狭窄的草席,整理好蓝色丝绸长袍,这是他穿了十年的衣服,他小心翼翼地多次缝补过。布料已经磨损,但很干

净,缝补几乎看不见——这是一种自豪感,即使现在,即使在深渊边缘。他的住处很简朴:一个八平方米的房间,他知道天花板上的每一道裂缝,木板上的每一道纹理。一张矮桌,他在那里独自用餐。一个箱子,里面装着他为数不多的财物:三件换洗的长袍、一套书法用具、他的第一位导师送给他的一本唐诗集,还有一封他从未有勇气打开的母亲的信。尽管他在太监中地位相对较高,但没有什么奢侈品。

他走进走廊。黑暗几乎是完全的。他的眼睛习惯了宫殿的昏暗,几乎分辨不出墙壁的轮廓。通常,整夜都有灯笼沿着通道燃烧,它们摇曳的光在漆木板上投下舞动的阴影。但今晚,大多数都熄灭了。管事的说是节省油。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仆人们在逃跑,带走他们能带的东西,包括灯笼。

沉默令人窒息。安德海竖起耳朵,寻找通常在宫殿夜晚有节奏的熟悉声音:守夜卫兵巡逻时丝绸长袍的沙沙声,水池中远处的水声,古老木头随着夜晚寒冷而收缩的嘎吱声,有时是花园里孔雀的叫声。但今晚,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宫殿本身在屏住呼吸。

一个紧张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让他吃了一惊。

"谁在那里?"

"是我,安德海。"

一个身影从阴影中出现。是李莲英,一个三年前被安德海收为徒弟的太监。这个年轻人聪明,头脑敏捷,能在几周内学会完整的清单,而其他人需要几个月。在他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同样的强度,同样迫切需要在一个认为他们不如人的世界里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浑身发抖。在微弱的光线下,安德海可以看到他的眼睛红肿,被泪水浸湿。

"安师傅,你也睡不着吗?"

"睡不着。想得太多了。来,我们走走。"

他们走向仆人楼的东出口。安德海把手放在李莲英的肩膀上,感觉到紧绷的肌肉,因恐惧而僵硬的身体。他记得自己在宫殿的第一年,那种不断害怕犯错、被殴打、被驱逐、被送回比他来自的地方更糟糕的贫困的恐惧。他记得他的师父,老太监马德全,以同样的耐心引导他,就像他现在对李莲英表现的那样。马德全二十年前去世了,但安德海仍然能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不是他们对我们做的那些事。我们是我们选择成为的样子,尽管如此。"

外面,夜晚异常晴朗。几乎圆满的月亮用银色的光芒沐浴着花园,将熟悉的景观变成了不真实的、几乎梦幻般的东西。凉亭在星空下勾勒出黑色的轮廓。昆明湖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着月亮。古老的树木——有些是三百年前

种植的——向天空伸展着多节的树枝。一切都显得平静，凝固在永恒的瞬间。

安德海停下来，被这一刻的美丽所震撼。在毁灭前夕，世界怎么可能如此美丽？他想到了庆祝大自然的唐代诗人，正是因为它是短暂的。樱花之所以美丽，只是因为它们会凋落。月亮之所以感动人心，只是因为它会盈亏。但这不一样。大自然会重生。这里将被摧毁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

"看它多美。他们怎么能想要摧毁这么壮丽的东西？"

安德海来到池塘边的石凳上坐下，那里锦鲤懒洋洋地游着。他记得这些鲤鱼被引进的那一天。那是十五年前。它们只是小鱼苗。现在，有些长达近一米，橙色和白色的鳞片在黑暗的水中闪闪发光。一位园丁解释说它们可以活一百年。它们看不到二十岁生日了。

李莲英坐在他旁边，双膝抱在胸前，像一个寻求安慰的孩子。安德海凝视着这个年轻人很久才开口，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辞。

"对于那些不理解美的人来说，美毫无意义。对于那些粗鲁的西方人来说，只有黄金才重要。权力。统治。他们看着明代花瓶，看到的是金钱。他们看着宋代书法，看到的是纸张。他们看不到世纪、创造的双手、欣赏的眼睛。"

身后响起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平静的时刻。三个太监出现了，气喘吁吁，惊恐万分。安德海认出了监督御膳房的王

长贵,还有两个年轻人,孙耀庭和崔玉贵。王长贵的脸因用力而发红,尽管夜晚凉爽,汗水还是从额头上渗出。孙耀庭的眼睛睁得像被追捕的动物。崔玉贵通常沉默寡言,却发出了无法控制的小呻吟。

"安师傅!你还在那里!我以为所有的高级太监都跟太后一起走了!"

安德海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些惊恐万分的人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他想到了生命中所有那些他必须为别人坚强的时刻。

"我没有被召唤去疏散。我被命令留下来保护收藏品。"

保护收藏品。用什么?赤手空拳对抗数千名武装士兵?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每个人都知道。皇帝给了他一个实际上是遗弃的命令。

王长贵摇摇头。

"御膳房。他们让我保持运作,以防皇上改变主意回来。"

年轻的孙耀庭瘫倒在长凳上,毫无保留地抽泣着。他窄窄的肩膀因痉挛而颤抖,脸埋在手里。在抽泣之间,他哽咽着几乎听不清的话。安德海走近,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头上,就像对儿子一样——那个他永远不会有儿子。这个接触似乎稍微平息了抽泣。

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还活着吗?他十二岁时离开她,再也没见过她。太监没有权利回到家人身边。他们属于宫殿,身心都是。她死时是否在想他变成了什么样?她后悔卖掉他吗?还是这是一种解脱,少了一张要喂的嘴?

"冷静,耀庭。你母亲可能已经安全了。北京的人们正在逃往内地。她一定和其他人一起走了。"

他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但有时安慰的谎言是唯一可能的同情形式。

六个人坐在那里直到黎明,在月光沐浴的花园里,这个花园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他们低声交谈,交换着生活的片段,就像分享最后一餐一样。王长贵讲述了他如何从父亲那里学习烹饪,父亲又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学习,这是一个可以追溯到五代人的御厨世系。孙耀庭谈到了他的母亲,一个寡妇,卖掉了她所有的东西独自抚养他。崔玉贵透露他秘密地创作诗歌,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的诗句。

安德海听着,把每一个细节都刻在记忆中。这些生命,无论多么卑微,都值得保存。如果宫殿必须消失,至少为它服务的人不会被遗忘。

当东方天空开始出现第一缕曙光时,他们听到了新的声音:喊叫声、用外语咆哮的命令、成千上万的靴子在公园铺砌的小路上发出的叮当声。声音还很远,但不可阻挡地接近,像涨潮一样。

士兵们已经到达了宫殿的第一批建筑物,几天来一直在掠夺,现在来到了他们避难的翼楼,那里还没有开始纵火和洗劫。宫殿如此之大,入侵只能逐步进行,一栋建筑接一栋建筑,一个亭子接一个亭子。有条不紊、细致的破坏。

安德海站了起来。他想到了所有那些他在同一时刻起床开始工作的早晨。晨间仪式,洗脸的水,他小心准备的绿茶,他一丝不苟地整理的长袍。然后穿过寂静的走廊走到他的办公室,那里等待着要更新的登记册、要编目的物品、要起草的报告。像钟表一样规律的生活,可预测的,安全的。

一切都结束了。随着太阳升起,未知的事物来临了。

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早上六点

安德海看到的第一个法国士兵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肩上扛着带刺刀的步枪。他不断地四处张望,好像在等待伏击。他的蓝色制服已经很脏,沾满了汗水和灰尘。安德海想知道他在法国某处是否有一个为他的归来祈祷的母亲。

安德海和他的朋友们躲在墙后,观察着军队入侵公园。这是一个超现实的景象:数百,也许数千名穿着蓝色和红色制服的士兵像潮水一样涌入精心维护的花园。他们喊叫、

笑着,兴奋地指着建筑物。有些人像兴奋的孩子一样向空中射击。其他人为第一个进入亭子而互相推搡。

安德海以一种超然的方式观察着这一幕,就好像他在看一场噩梦展开却无法醒来。这些人不像他想象的恶魔。他们只是看起来像……男人。普通的男人,远离家乡,因掠夺的前景而兴奋。这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更加可怕。平庸的邪恶,几乎是快乐的。

王长贵握紧了拳头,指关节发白。

"看看他们。他们甚至不明白自己在亵渎什么。对他们来说,这只是……战利品。"

"安静。他们可能会听到我们。"

但已经太晚了。一队五名士兵,由一名中尉率领,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处。火势开始在宫殿的某些部分蔓延——可以看到远处升起的烟雾——但掠夺并没有因此停止。军官用他那难以理解的语言喊了些什么,用手枪指着他们。手枪的枪管在升起的太阳下闪闪发光,小小的黑色圆圈承诺着死亡。

安德海感到心跳加速。这就是时刻。生存或死亡。他深吸一口气,试图平息双手的颤抖。他想到了所有那些他通过变小、降低自己、接受屈辱来保全生命而幸存下来的时刻。

六个太监从藏身处出来,举起双臂。安德海第一个上前,试图显得尽可能没有威胁。他低下眼睛表示屈服。永远不要挑战。永远不要挑衅。首先生存。

法国中尉上下打量着他们,表情混合着好奇和蔑视。他的眼睛停留在他们的丝绸长袍上,停留在他们梳成发髻的头发上,停留在他们没有胡须的脸上。他用他的语言说了些什么,一个让他的手下笑起来的评论。

安德海迅速思考。他从十年前在宫殿里短暂工作的英国传教士那里学会了英语。他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也许军官能听懂英语?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我们是宫殿的仆人。"

中尉皱起眉头,然后似乎明白了。他对手下说了些什么,他们放下了武器。然后军官向南方做了一个命令性的手势,伴随着一个听起来像命令的词。

但就在他们开始离开时,孙耀庭绊倒摔倒了。这个年轻的太监吓得双腿无法支撑他。在摔倒时,一个玉盒从他的袖子里滑出来,在石板上滚动,发出音乐般的叮当声。

时间似乎凝固了。安德海看到场景像慢动作一样展开。滚动的盒子。中尉的眼睛盯着它。表情从冷漠变成了贪婪。

气氛立即改变了。军官吼了一声,士兵们又举起了武器。其中一个,一个脸上有天花疤痕的大块头,冲向孙耀庭,抓住他的衣领,单手把他举离地面。

年轻的太监发出恐惧的叫声。他的脚在空中踢打,手抓着士兵的手臂。安德海向前迈了一步,但李莲英拉住了他。士兵狠狠地扇了年轻太监一巴掌。手掌打在脸颊上的声音像枪声一样响起。然后他捡起玉盒,翻过来掂量重量,占有欲地把它塞进口袋。

军官吼了一个命令。士兵们搜查了每个太监,撕下任何看起来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手粗暴、冷漠。他们拿走了王长贵从父亲那里继承的银表,拿走了崔玉贵戴的铜戒指,甚至拿走了他们身上的几枚铜钱。安德海感到有手在搜查他的口袋,摸索他的长袍。他们没收了他一直带在身上的竹笔——对士兵来说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物品,但对他来说很珍贵。

当一切结束时,中尉用蔑视的手势示意他们离开,就像驱赶流浪狗一样。他甚至向他们脚下吐了一口。

安德海帮助孙耀庭站起来。男孩的脸在士兵打他的地方肿了起来,已经变成紫色,血从鼻子里流出来,在下巴上形成了一条红线。

"来,耀庭。靠在我身上。"

他们尽可能快地走开,但不跑。跑步看起来像逃跑,可能会触发士兵的狩猎本能。在他们身后,他们已经能听到破坏的声音:玻璃在水晶般的碎裂声中破碎,门被枪托撞开,士兵们在亭子里发现宝藏时的欢呼声。最重要的是,笑声——集体的笑声,因权力和放纵而陶醉。

安德海咬紧牙关,紧得下巴疼痛。每一步都让他远离他的生活、他的身份、所有赋予他存在意义的东西。但他继续走着,支撑着孙耀庭,引导着其他人。生存。这是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

接近仆人宿舍时,他们发现混乱已经在那占据了主导地位。数十人四处奔跑,有些人试图带着衣服和食物的包裹逃跑,其他人毫无目的地惊慌失措。叫喊声、哭泣声、绝望的呼唤。一位老妇人坐在地上,前后摇摆,不停地重复一个名字——也许是儿子的名字,也许是丈夫的名字。两名穿着御服但没有武器的卫兵蜷缩在墙边,目光呆滞。一个孩子——他应该只有七八岁,是住在宫殿里的许多仆人的孩子之一——在绕圈跑,呼唤他的母亲。

"安德海!"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喧嚣中响起。是刘夫人,一位曾为太后服务的女官。安德海一直尊重她。她有一种罕见的尊严,聪明敏锐,甚至对太监也很礼貌——这远非所有宫廷女士

的情况。她个子小,身材苗条,灰白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锐利的眼睛似乎能看穿一切。

她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抓住了安德海的手臂。

"谢天谢地!我以为你跟太后一起走了!"

"没有。我被命令留下来。刘夫人,您的女儿在哪里?"

刘夫人的脸垮了下来。她的嘴唇颤抖,眼睛里充满了她徒劳地试图抑制的泪水。

"梅凤?她在谐趣园工作。我试图去那里,但到处都是士兵.....她只有十九岁,安德海。才十九岁。"

谐趣园在第一批被攻击的区域。如果梅凤还在那里.....

"我们会找到她的。我向您保证。"

刘夫人扫视周围,试图在混乱中清点。

"也许五十、六十个人?很多人在夜里离开了。留下来的人要么太老无法旅行,要么害怕路上的土匪。有些人仍然希望皇上会回来救他们。"

她说这最后几句话时带着一种让安德海惊讶的苦涩。刘夫人一直是一个狂热的皇室忠诚者。

"把他们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一小时后在仆人宿舍的主庭院集合。我们必须讨论我们要做什么。"

一小时后,大约八十人聚集在庭院里。这是一个杂乱的群体:各个年龄段的太监、女官、围裙上沾满污渍的厨师、

手上长满老茧的园丁、一些逃跑但留在附近的缴械卫兵,为他们的懦弱感到羞耻,但无法完全离开。

安德海观察着他们。现在所有人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恐惧、困惑、绝望地希望有人,任何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他举起双手要求安静。谈话逐渐停止,被紧张的等待所取代。

"我的朋友们....."

他的声音破碎了。他咳嗽,再试一次。

"我的朋友们,我们正在经历我们历史上一个可怕的时刻。圆明园,这个我们服务和珍爱的地方,正被外国军队入侵。皇上逃走了。太后逃走了。我们被遗弃了。"

一阵低语穿过人群。有些人点头,其他人让沉默的泪水留下。

"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有选择要做。第一个选择:留下还是离开。"

立即有声音响起,制造了一场恐惧和混乱的喧嚣。

安德海再次举起双手,等待平静。

"逃到哪里?北京被围困了。蛮夷控制着所有主要道路。次要道路上到处都是土匪。你们中的许多人在这里,在周围的村庄里有家人。如果你们现在在混乱中离开,你们可能永远找不到他们。"

一个名叫王大牛的老园丁打断了他。这个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像树根一样多节,眼神见过很多。

"你想让我们帮助他们偷走我们的遗产?让我们袖手旁观,而他们带走属于中国几个世纪的宝藏?"

安德海从讲台上走下来,直接走向王大牛。他希望这次谈话是亲密的、尊重的,而不是公开辩论。

"王大牛,你花了一生创建这个宫殿的花园。我记得你在谐趣园附近种植梅花林的时候。那是多少年前?二十五年?三十年?"

"二十八年,"老人用因情绪而嘶哑的声音回答。

"二十八年。告诉我,如果有人现在来毁坏那片梅花林,你更愿意试图阻止它而死,还是活下来,也许有一天,在别处重新种植梅树?把你的知识传给其他园丁?让艺术不会随着树木而死?"

园丁握紧拳头,但安德海看到了威胁要流下的泪水。

安德海转向聚集的人群,提高声音让所有人都能听到。

"我提议这样。想离开的人可以离开。我不会阻止你们,也不会评判你们。这是一个合法的选择,也许甚至是明智的选择。但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我们必须组织起来。首先,我们必须躲在军人不知道的地方——地窖、隧道、他们没有理由探索的次要建筑物。其次,我们必须试图拯救可

以拯救的东西——显然不是大件物品,但也许是文件、书籍、我们可以隐藏或带走的物品。第三,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记录发生的一切,这样我们的后代就会知道真相。"

王大牛慢慢地点头,好像在做一个严肃的决定。

"很好。我留下来。必须有人作证。我的树会燃烧,但至少它们的记忆会活下去。"

其他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响起,形成了一个犹豫但坚定的合唱。最后,大约二十五人决定留下来。

当他们开始分成有组织的小组时,一个年轻的女仆胆怯地走近。她叫梅琳,在嫔妃的宿舍工作。

"安师傅,我有话要告诉你。昨晚,我看到士兵们....."

她停了下来,眼里含着泪水。她的声音只剩下颤抖的低语。

"他们抓住了我的三个朋友。她们尖叫,但是.....但是没有人来。没有人能来。士兵们,他们.....他们....."

她无法继续,崩溃地抽泣起来。安德海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

"我知道,梅琳。我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待在一起,尽可能地躲起来。如果你和刘夫人的小组在一起,你会更安全。"

梅琳点点头,愤怒地擦掉眼泪。安德海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不仅仅是恐惧的东西。还有愤怒。一种冷静、克制的愤怒,当其他人倒下时,会让她站立着。

"谢谢,安师傅。我只是需要告诉某人。知道有人在乎。"

"我们都在乎。这就是在这种不人道中保持我们人性的东西。"

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中午

安德海在李莲英和另外两个名叫张钦林和崔玉贵的太监的陪同下,前往云锦园。这是他最熟悉的建筑之一,他花了数百小时编目它的宝藏。

到达那里的路很熟悉。他知道每一个转弯,小路旁的每一棵树。但今天,一切似乎都不同了。空气本身充满了电的紧张,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鸟儿的沉默是不正常的——它们已经逃走了,预感到危险。

接近时,他们听到了可怕的喧闹声。笑声、喊叫声、拖拽或掉落重物的声音、玻璃破碎的声音。安德海感到胃里一阵抽搐。

他们躲在一丛竹子后面,观察着眼前展开的场景。

大约二十名法国士兵四处奔跑,搬运他们能搬运的一切。这一幕有些怪诞,如果不是如此令人心碎的话,几乎是滑稽

的。有些人穿上了几件丝绸御袍,一件套一件,制造出荒谬的效果——留着胡子、体格魁梧的男人穿着绣有龙凤的女装。其他人搬运着巨大的瓷瓶,在重量下下跌撞撞,像婴儿一样抱在胸前。一个士兵试图独自搬运一座镶嵌玉石的漆屏风。他摔倒了,屏风在大理石板上摔成了一千块碎片。

安德海忍不住呻吟,这是从喉咙深处被撕扯出来的非自愿的声音。

"不!那座屏风有三百年历史....."

那座屏风,他记得很清楚。他七年前编目过它,花了整整一天记录每一个细节。这是康熙皇帝为庆祝他母亲六十岁生日而定制的。每一块玉石都是根据其颜色和透明度单独选择的。图案代表八仙过海——道教神话中象征长寿和超越的场景。康熙皇帝本人在背面刻了一首诗,字迹如此精细,需要放大镜才能读懂。安德海记住了这首诗:"穿越玉浪,仙人旅行/每一代人守护他们的智慧/愿我母亲活一万个秋天/如同这些仙人穿越时代。"

现在,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散落在地上的碎片,被肮脏的靴子践踏。

李莲英碰了碰他的手,发出警告。

"师傅,看那边。"

两个士兵发现了安德海两个月前整理的明代瓷器收藏。这些作品被摆放在檀香木架子上,每件都有他书写的标签,标明每件物品的来源、日期和意义。他记得在这项工作上花了三周时间,检查和再检查每一个细节,确保一切都完美。

士兵们贪婪地凝视着瓷器,试图决定带走哪些。他们用法语交谈,对安德海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语言,但贪婪的语气是普遍的。其中一个抓起了一个宣德时期的青花瓶。

安德海熟记它的历史。这个花瓶是1426年由一个名叫张伟的御窑工匠在景德镇窑场创作的。张伟是一位大师级陶工,他的家族已经制作瓷器四代了。蓝色来自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进口的钴——一种如此珍贵的颜料,价值相当于同等重量的白银。图案代表龙在云中嬉戏,象征着被天上智慧调和的皇权。宣德皇帝监督了这个花瓶的创作,要求蓝色正好是他在梦中看到的色调。

花瓶在皇家收藏中度过了两个世纪,被几代皇帝欣赏。

1702年,当一场可怕的洪水摧毁了广东省,杀死了数千人并毁坏了庄稼时,省长将这个花瓶献给康熙皇帝,以感谢减税救了他的地区免于饥荒。康熙如此喜爱它,以至于将它保存在他的私人宿舍里,凝视着它创作诗歌。他甚至在一个金牌上刻了一首诗,并将其附在花瓶底部。花瓶底部有一个小裂缝——一个小瑕疵,但不减其美。乾隆皇帝,康熙的

孙子,在1750年让修复大师刘恒修复了这条裂缝,使用了一种秘密技术,使修复几乎看不见。

但这个法国士兵对所有这些一无所知。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个蓝白相间的物品,漂亮,但很重。他笨拙地拿着它,不理解它的价值或脆弱性。花瓶从他手中滑落,在大理石地板上摔碎了。

声音在安德海的心中回响,像丧钟一样。五个世纪的历史,在一秒钟内被一个甚至不知道自己刚刚摧毁了什么的人的笨拙所毁灭。

士兵耸了耸肩——一个如此漫不经心的姿态,简直是淫秽的——然后抓起另一个花瓶。

张钦林,一个参与编目工作的太监,让泪水流过脸颊。他的肩膀因他拼命试图抑制的无声抽泣而颤抖。

"我无法忍受这个。多年的工作、照顾、保存……在几个小时内被这些野蛮人摧毁。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摧毁什么。"

但一个士兵发现了他们。他对同伴喊了些什么,其中三个人拿着步枪向竹林走去,脸上显示出怀疑和攻击性的混合。

安德海走出藏身之处,举起双手。士兵们包围了他们,怀疑地打量着他们。其中一个,从肩章来看是个军士,用法语喊了些什么,然后尝试用粗略的英语。

"你们.....宫殿的人?"

"是的。我们在这里工作,"他用完美的英语回答。

军士观察了他们,然后似乎做出了决定。他对着亭子做了一个手势,伴随着安德海没有完全理解但大意很清楚的话语。他们需要帮助。

"你们来。帮助我们。"

他们被带进亭子内部。安德海不得不强迫自己看。地板上到处都是碎片。架子被推翻了,内容物像战斗后的破碎骨头一样散落。古代书法的卷轴在尘土中拖曳。瓷器碎片在每一步都在他们脚下嘎吱作响。

一名法国军官,一名上尉,站在房间中央,拿着笔记本和铅笔。他似乎在试图编目,但在这种混乱中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的头发凌乱,尽管空气凉爽,额头上还是闪着汗光。他看起来很沮丧,被任务的规模所压倒。

当军士把安德海和其他人带给他时,上尉似乎松了一口气。他用法语嘟囔了些什么,然后用浓重但可理解的口音尝试英语。

"你知道.....这些东西?价值?"

"是的。我知道这里的所有东西。是我编目的一切。"

上尉微笑了,这是一个真诚的,几乎友好的微笑——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它更令人不安。

"好。很好。你帮我。我需要知道.....什么是珍贵的,什么是.....只是.....装饰?不重要?"

安德海完全明白了。军官想要区分真正的宝藏和价值较低的物品。他想要优化他的掠夺,确保偷走正确的东西。逻辑是冷酷的,几乎是专业的。

安德海在一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会在他余生中困扰他的决定。如果他帮助这个军官,他将直接促成中国遗产的盗窃。他将成为一个合作者,一个背叛自己文化的叛徒。后代可能会严厉地评判他。但如果他拒绝,他们可能会上被打,也许会被杀死。那时,没有人会确切知道什么被偷了。

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萌芽。如果他帮助编目,他至少可以记录被偷的东西。他可以记住谁拿了什么。以后,如果正义得到伸张——他必须相信这种可能性,否则活下去有什么意义?——会有一个证人。一个不仅了解物品,而且了解它们深刻意义、完整历史的证人。

"我可以帮助你,也可以编目一切。用中文。"

上尉思考了一会儿,皱着眉头。安德海屏住呼吸。然后军官耸了耸肩。

"为什么不?你写中文,我写法文。两个登记册。对……怎么说……透明度有好处?"

他给了安德海一支毛笔、墨水和纸,这些是他在亭子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安德海怀着不由自主的敬意拿起毛笔。这是一支好笔,用狼毫制成,完美平衡。五年前他亲自从北京一位著名工匠那里订购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拿着它,在他心中引起了如此复杂的情绪混合,以至于他无法理清——羞耻、决心、悲伤,以及一种奇怪的解脱形式,至少有这个,这支熟悉的毛笔,他职业的工具。

安德海经历了他生命中最奇怪和最痛苦的时刻之一。他站在那里,与法国上尉并肩,识别士兵们找到的宝藏。这是超现实的,就像一场荒诞的戏剧场景。两个来自不同文明、对立阵营的人,在学术合作的模仿中一起工作。

上尉展示一件物品。安德海用简单的英语识别它。上尉在笔记本上记录。然后安德海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录,但细节要丰富得多,将每件物品从简单的"珍贵物品"转化为活生生的历史片段。

上尉展示了一个代表马的小青铜器。对他来说,这只是"马像,青铜,古代。"

对安德海来说,这是他写下的历史:"汉代天马,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代表费尔干纳马,汉武帝如此渴望的传奇马种,以至于他派遣了一支6万人的军队去获得它们。这尊青铜器纪念了那次远征。1735年在皇家墓葬中发现,献给乾隆皇帝。腿的位置暗示飞奔疾驰,这种艺术技巧在西方一千年后才被重新发现。1860年10月19日被盗。"

每件物品都成为书写其完整历史的机会——不是为了证明盗窃的正当性,而是为了创造一个能在混乱中幸存的见证。

工作继续进行,一件物品接一件物品。每一次识别对安德海来说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他看到一生的工作、整个文明的历史,在清单笔记本的几行字中流逝。

"那这个呢?"

上尉展示了一卷书法,比之前更加小心地拿着它。也许他开始理解这些物品的脆弱性了。

安德海小心翼翼地展开它,双手微微颤抖。他的心跳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诗,八百年前他亲手写的。

苏东坡——或苏轼,他的全名——生活在1037年到1101年。诗人、书法家、画家、哲学家、政治家。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人物之一。这首诗是在他因批评某些皇家政策而在朝廷失宠后,在黄州流放期间创作的。流放不但

没有摧毁他,反而改变了他。正是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他最美丽的诗歌,思考着权力的短暂性,思考着即使在逆境中仍然存在的美。

字迹优美,充满生命和优雅。每一笔都揭示了诗人的个性——他的力量、他的忧郁、他对自然的热爱、甚至在黑暗时刻的幽默。安德海曾在复制品中读过这首诗一百次,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原作。它几周前才从特殊保险库中取出,用于为太后准备的私人展览。

诗歌说:

"江心月照,
芦苇唱古歌。
孤人凝望流水。
多少生命从这些岸边流逝。
昔日英雄何在?
波浪连他们的名字都带走。
只留下这夜的美,
永恒,对我们的痛苦漠不关心。"

安德海感到泪水刺痛眼睛。这些由一个流亡者写下的话,在此刻以可怕的力量回响。他也在见证他所知道的一切的毁灭。他也在凝视废墟。然而,这首诗已经存活了八个世纪。也许他自己的见证也会存活下来。

"非常古老的文字。非常著名的诗人。八百年。无法替代。世界上独一无二。"

上尉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尽管自己也印象深刻。

"八百年?真是.....难以置信。"

他以更多的尊重看着卷轴,几乎带着敬畏地触摸它。

安德海盯着他的眼睛。有那么一瞬间,他忘记了谨慎,忘记了危险。他必须说出真相,无论后果如何。

"你们在惩罚八百年的艺术,因为几个人的行为。这首诗没有折磨你们的使节。这个花瓶没有宣战。这些物品是无辜的。它们不懂政治。它们不理解报复。它们只是.....美。记忆。一个民族的灵魂。"

上尉转过身去,不自在。安德海以为他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丝羞愧,在服从命令的士兵盔甲上的一道裂缝。但它很快消失了,被冷漠的士兵所取代。

"这是战争。在战争中,没有无辜者。"

安德海想要辩论,想要大喊这是错误的,艺术品总是无辜的,摧毁美是对人类本身的犯罪,文明的评判不是基于它们发动战争的能力,而是基于它们创造和保存美的能力。但他克制住了。现在不是时候。他必须生存,记录,作证。愤怒会在以后到来。现在,他必须扮演他的角色,无论多么屈辱。

。

上尉只是在笔记本上记录,然后转向下一件物品。

李莲英站在附近,保持谨慎的沉默,用中文轻声低语,只有安德海能听到:

"师傅,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这不是背叛吗?后代不会评判我们吗?"

安德海同样轻声回答,嘴唇几乎不动:

"我不是在帮助他们偷窃。我在创建档案。我记录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世界将知道被盗的物品,被谁,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抵抗形式:记忆。总有一天,有人会要求正义。我会有证据。名字。日期。胜利者想要忘记的细节。"

天色渐晚,他们听到外面传来可怕的尖叫声,随后是枪声。声音撕裂了空气,打破了几个小时来笼罩亭子的病态专注。

所有人都冲到窗前。在下面的花园里,他们看到一群英国士兵——从他们独特的红色制服可以辨认出来——正在追赶一个中国老园丁。

老人尽他年老的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但看起来很可怜——一场绝望的,毫无希望的奔跑。他被一根树根绊倒,重重地摔在石板上。他的篮子翻了,倒出园艺工具——一把泥铲、一把剪刀、一些仔细标记的种子袋。

安德海认出了魏国良,一个在宫殿工作的园丁。一个温和的人,像对孩子一样和他的植物说话,知道每一朵花的植物学名称,创造了一些最美丽的花卉安排。他记得看到他数百次,跪在土里,手很脏,但脸上带着微笑,耐心地向年轻学徒解释如何正确修剪果树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开花。

"魏国良……不。他连苍蝇都不会伤害。他甚至不知道如何战斗。他一生都在创造美,而不是破坏。"

英国士兵到达了老人身边。其中一个用脚粗暴地把他翻过来,就像翻一袋粮食一样。魏国良举起双手恳求,说着从亭子里没人能听到的话。他的脸因恐惧而扭曲,嘴唇快速移动——也许在祈祷,也许在恳求,也许在心中向家人告别。

然后一个士兵举起步枪开了枪。一次。只有一枪。

魏国良的身体抽搐了一下,然后静止了。一片深色的污渍开始在他身下扩散,染红了石板。

在亭子里,一片死一般的寂静降临。安德海感到双腿在他身下发软。他不得不靠在墙上才没有摔倒,他的手寻找支撑,任何能阻止他倒下的东西。即使是法国士兵也似乎震惊了。有些人转过头去。其他人盯着这一幕,像被催眠一样,无法把眼睛从他们刚刚看到的东西上移开。

安德海转向上尉,声音因压抑的愤怒而颤抖,每个字都以可怕的精确度说出。

"为什么?他做了什么?他只是一个老人。只是一个园丁。他甚至没有武器。他带着种子。种子!他们为什么要杀他?"

上尉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也许他反抗了。也许他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许....."

他没有完成句子,缺少词语或缺乏勇气。

安德海感到内心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所有的克制,所有他从早上开始保持的外交礼貌,面对这种无偿的暴力,面对这个荒谬的谋杀,一个唯一的罪行就是奔跑的人,所有这一切都蒸发了。

"也许他们是为了取乐而杀他?这就是你要说的吗?"

上尉重新睁开眼睛。安德海第一次在他的目光中看到了人性。羞耻、遗憾、对他的盟友变成了什么,对他自己变成了什么的恐惧。

"这是错的。所有这一切....."

他做了一个手势,包括被掠夺的亭子、像粗俗战利品一样堆积的宝藏、花园里正在慢慢变冷的尸体。

"这是错的。但我是士兵。我服从命令。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服从命令。"

安德海走近,以一种让军官后退一步的强度盯着他。

"命令就能为一切开脱吗?"

上尉转过身去,无法承受安德海的目光。

"天晚了。你们可以走了。明天同一时间回来。我们必须完成清单。"

安德海慢慢地收集他的笔记。他不想让情绪现在支配他。他必须保持专注,保持活着,完成他的记录工作。但愤怒在他体内像炉火上的锅一样沸腾,随时威胁要溢出。

他示意其他太监跟着他。当他们走出亭子,沉默地穿过堆满碎片的走廊时,李莲英低语道:

"师傅,我们明天不能回来。那会是与他们合作。在我们刚刚看到的之后.....在魏国良之后.....我们怎么能继续帮助他们?"

安德海在走廊的昏暗中停下来,转身面对年轻人。

"相信我,我的每一根纤维都想逃跑,再也不回到这里,再也不看这些面孔。然而,如果我们不回来,谁会准确地作证?法国上尉会做他的笔记,但它们只会用来证明掠夺的正当性,编目战利品。我们的笔记,它们有一天会用来要求正义。证明每件物品都有历史,有意义。将盗窃转化为有记录的犯罪。"

崔玉贵整个下午一直沉默,终于开口了。

"什么正义?谁会给魏国良正义?谁会还给他生命?死者看不到正义。正义不能抹去血迹。"

安德海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崔玉贵是对的。正义,如果它来的话,将是抽象的、遥远的、对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微不足道。但他们还能做什么?

"没有人会还给他生命。这是真的。但至少,他的名字会被刻在历史中。至少,在一百年,两百年后,人们会知道他存在过,他活过,他创造过美,他被不公正地杀害。这很少。这可悲地很少。但这是我们能做的一切。这是我们的抵抗。我们拒绝让胜利者写下唯一能存活下来的历史。"

他们向会合点走去,每个人都陷入自己的思绪。太阳正在落山。在他们身后,他们仍然能听到掠夺的声音:笑声、感叹声、打碎物品的声音、一个正在死去的世界的声音。

安德海走在前面,步伐机械、自动。在他的脑海中,他回想起魏国良的脸,那些他在花园里遇到他的时刻,总是带着微笑,总是有关于某种植物的轶事要分享。他记得也许五年前他们的一次谈话。魏国良给他看了他刚种的一棵梅树。

"这棵梅树两年后会开花,"他自豪地说。"二十年后,它会很壮丽。五十年后,我的孙子们可以坐在它的树枝下。这就是园丁的工作——为未来种植,为我们永远不会认识的人种植。"

魏国良永远看不到那棵树开花了。他的孙子们永远不会坐在它的树枝下。但安德海向自己保证要记住那棵树,如果他活下来就去寻找它,如果可能的话照看它。这是他能做的最少的事情。

1860年10月19日,圆明园,日落

当不同的小组在日落时在仆人宿舍的庭院里重新集合时,气氛充满了未说出口的痛苦。脸上都带着每个人所看到的东西的印记,身体被积累的恐怖重量压弯。

刘夫人是第一个分享报告的。她站在庭院中央,尽管疲惫不堪,但仍然挺直,但她的声音破碎了,在几个小时内老了十岁。

"我们探索了嫔妃的宿舍。他们拿走了一切。长袍、珠宝、镜子、扇子、绣花鞋。他们甚至扯下了墙上的帷幔。但最糟糕的.....我们找到了李梅。她十五岁。才十五岁。她躲在衣柜里,以为会安全。他们找到了她。"

她停了下来,声音完全破碎了。站在她旁边的梅琳握住了她的手。

"我们后来找到了她。她的身体.....他们对她做的.....没有女孩应该忍受那样的。没有人类应该。"

她没有继续。她不需要。每个人都明白。一片沉重的寂静降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脑海中思考着恐怖。

王长贵,御膳房的监督,开口了。

"我们探索了厨房和仓库。士兵们找到了酒的储备,正在大量喝醉。几十坛御酒,皇帝为特殊场合保存的酒。他们像喝水一样喝,把酒倒进嘴里,一半洒在制服上。他们在花园里、走廊里呕吐。有些人醉得几乎站不住了。今晚他们会更加危险。醉酒的人拿着武器,没有纪律,没有军官控制他们.....我们必须躲起来,而且要快。"

老园丁王大牛保持沉默。他没有报告要做,没有话要说。安德海看到他凝视着虚空,眼睛呆滞,双手颤抖,他徒劳地试图控制。他处于休克状态。可能他看到了魏国良的死。他们是朋友,几乎同时开始在宫殿工作。

当所有人都分享完他们的见证后,安德海开口了。

"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都看到了恐怖。我们失去了同伴。魏国良死了。李梅死了。也许还有其他我们还不知道名字的人。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实际地考虑我们的生存。王长贵,我们到底有多少食物?"

王长贵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细心厨师的习惯。

"如果我们仔细配给,可以维持三天。如果我们吃得很少,也许四天。我们有米、干豆、一些开始变质的蔬菜、盐和一点油。没有肉。士兵们拿走了所有的肉。"

一位名叫张英焕的老图书管理员举起手。这个人一直细致、有条理,致力于他负责的书籍。他通常平静的脸现在被悲伤摧毁了。

"安师傅,我在大图书馆度过了一天。他们在烧书。"

他的声音在这些话上破碎了,好像大声说出真相让它更真实、更无法忍受。

"他们在烧书。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想要摧毁它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书是什么,他们读不懂它们。而是因为它们占据空间,他们想要空间来堆积他们的战利品。成千上万册,有些可以追溯到宋代和唐代。独特的手稿,伟大学者手抄的经典注释。诗歌、医学论文、天文学文本、历史编年史。他们用它们点燃营火。我看到一个士兵撕下宋代手稿的页面来点燃香烟。"

他用颤抖的手打开袋子,拿出五本古书,像父亲抱着垂死的孩子一样把它们紧紧抱在胸前。

"我设法救了这些。只有五本。在数万本中。但这是一些东西。这是一些东西,不是吗?"

这个问题是绝望的,恳求确认,保证他的努力不是徒劳的。

安德海从讲台上走下来。

"张英焕,你救的这五本书可能包含一百万个字。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思想,几代学者研究过的智慧。多亏了你,它们会存活得更久。这是巨大的。这是抵抗的行为。保存的行为。谢谢。谢谢你有勇气回到那个地狱,哪怕只是救了这五本书。"

一位名叫陈明德的缴械卫兵,曾在御林军服役,然后被分配到宫殿,这时插话了。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习惯在困难情况下寻找解决方案。

"我有个建议。西边山上有洞穴。我父亲是猎人,小时候带我去过那里。我知道路。它们是隐藏的,如果不知道在哪里找很难找到。有些足够大,可以容纳五十人或更多。我们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临时营地,远离士兵,安全。"

安德海感到一阵宽慰涌上心头。一个避难所。一个安全的地方聚集、呼吸、计划。

"这是个好主意。这正是我们需要的。但我们不能同时都去。一大群五十人穿过山丘会被注意到。士兵在巡逻。我们必须分小组去,在不同的时间,走不同的路线。"

他们花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细致地组织疏散,安德海甚至在尘土中画了一幅粗略的地图,以便每个人都理解计划。决定第一批人,主要由妇女和老年人组成——如果醉酒的士兵找到他们,他们将是最脆弱的——将在陈明德的带领

下立即出发。他们将走最直接的路线,利用最后几个小时的光线。

第二批人,包括安德海、李莲英和其他几个人,将在第二天黎明前出发,在士兵在饮酒之夜后睡着时的黑暗中。

第三批人,那些想要尝试再救一些物品或文件的人,将在早上最后一次尝试回收后出发。

安德海给第三批人明确的指示,声音坚定而清晰:

"别忘了,目标不是货币价值。士兵已经在拿所有发光的东西,所有金或玉的东西。让他们拿那些东西。寻找讲述人们如何生活的文件——私人信件、日记、显示日常细节的账簿、记录普通人名字的登记册。寻找照片,如果你找到的话——它们是不可替代的视觉见证。寻找有故事附着的物品,即使它们看起来不珍贵。一个属于嫔妃的简单扇子可以告诉我们比金色宝座更多关于日常生活的信息。正是这些东西真正揭示了一个文明,而不是宝藏。"

当夜幕降临,第一批人准备出发,最后一次检查他们的供给时,刘夫人加入了安德海。她的脸坚定,被新的决心硬化,这种决心取代了最初的绝望。

"安师傅,我想再留一天。寻找我的女儿梅凤。也许她躲在废墟的某处。也许她受伤了,无法移动,等待有人来。我不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一个母亲不能放弃她的孩子,即使机会很小。"

安德海凝视着这位勇敢的女人,她一生中已经失去了太多。刘夫人以绝对的忠诚服务太后,为宫殿牺牲了自己的生活。她在丈夫死于发烧后独自抚养梅凤。女儿是她的整个生命,她唯一的家人。

"带上梅琳和一两个其他人。一起寻找,始终保持在一起。永远不要分开。如果明天晚上你还没有找到她....."

他没有完成句子。他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四十八小时后,找到活人的机会几乎为零。

"如果我没有找到她,我会离开。我向你保证。我不会无谓地死在这里。但我必须尝试。"

"我祈祷你能找到她。"

那天晚上,安德海在他们躲藏的地下室里保持清醒。这是一个狭窄、潮湿的空间,闻起来有土和霉味。根从低矮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水沿着石墙渗出。但它是安全的,隐藏的,混乱中的临时避难所。

听着上面的声音,他在脑海中创建了一张灾难地图。醉酒的歌声,不和谐的,野蛮的。笑声在夜晚回响,带着疯狂的品质。偶尔的枪声——也许士兵在向阴影射击,也许是即决处决,也许只是醉酒的娱乐。有时,最糟糕的声音——刺耳的尖叫声让人血液凝固。女人的尖叫,孩子的尖叫。每一声尖叫都是一条破碎的生命,一份被摧毁的纯真,一个在暴力中结束的故事。

李莲英,在地下室潮湿的黑暗中蜷缩在他旁边,低声念佛经。他的嘴唇不停地移动,形成他小时候学到的咒语。"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向大慈大悲观音的祈祷,像护身符一样不断重复,对抗邪恶。

"你认为佛陀在这个地狱里能听到我们吗?"安德海低语道。

年轻的太监抬起眼睛,他的面容在仅被一支小蜡烛微弱光线穿透的昏暗中几乎看不见。

"我不知道佛陀是否存在。我甚至不再知道我是否真的相信任何东西。也许神已经抛弃了我们。也许他们从来就不存在。但我知道祈祷带来安慰。它给我一些事情做,一些可以集中精力的东西,而不是听那些尖叫声。此刻,我们需要所有可能的安慰,即使它来自幻觉。也许这就是宗教的真正功能。不是拯救我们,而是在一切崩溃时给我们一些可以抓住的东西。"

安德海慢慢点头。他想起了自己的宗教教育,像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儒教、道教和佛教的混合。他每年在清明节祭祀祖先,在特殊场合在寺庙烧香,抄写佛经以获得功德。但他真的相信吗?还是这只是令人安慰的仪式,代代相传的文化习惯?

"你害怕吗,莲英?"

"我很害怕,师傅。上面的每一个声音都让我跳起来。每次我们听到脚步声,我都认为这是结束,他们找到了我们,我们会像魏国良一样死。我的心跳得如此之快,我担心他们能听到它。但恐惧是自然的,不是吗?尽管害怕,我们所做的事情定义了我们是谁。"

"那我们是什么?在这场噩梦中我们变成了什么?"

李莲英在回答之前思考了很久,小心翼翼地选择着措辞。

"我们是幸存者。见证者。记忆的守护者。这比看起来更重要。一百年后,一千年后的有人会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将是唯一能够说出真相的人。不是将军们官方报告中的真相。不是不在那里的历史学家的真相。而是那些经历过恐怖、看到过面孔、听到过尖叫、闻到过烟雾的人的真相。"

上面,一声爆炸响起,使地下室颤抖。灰尘和碎片从天花板上落下。地下室里的一些人发出恐惧的叫声,然后才记得他们必须保持安静,咬住嘴唇,用手捂住声音。

崔玉贵,像受伤的动物一样蜷缩在角落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

"那是什么?他们又在做什么?"

"他们在炸开保险箱的门,以便进入最后的宝藏。或者也许他们已经开始更系统地烧毁建筑物。火药加速了破坏的工作。"

"这会持续多久?我们必须忍受多少天这种苦难?"

安德海不想说出真相——这可能会持续几周——但撒谎也没有用。

"我不确定。肯定是几天。直到他们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他们能带走的一切。直到没有什么值得偷的东西了。直到即使是废墟也变成废墟。"

在潮湿的黑暗中,安德海闭上眼睛,试图记住宫殿原来的样子。这是一个痛苦的练习,但有必要。他必须在这些图像消失之前把它们刻在记忆中,在当前的恐怖完全抹去过去的美丽之前。

他记得春天的花园,桃树开花时,空气中弥漫着蜂蜜和花瓣的香味。他记得日落时的凉亭,金色的屋顶在衰落的光线中闪闪发光。他记得夏天的夜晚,皇帝在湖边组织诗歌朗诵会,灯笼像落下的星星一样漂浮在水面上。他记得冬天的早晨,雪覆盖了一切,如此深沉的寂静,以至于几乎能听到过去低语它的秘密。

他想把这些图像如此深深地刻在记忆中,以至于它们永远不会被偷走,永远不会被烧毁,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1860年10月20日,西山洞穴,傍晚

当安德海在经过艰苦的跋涉后到达洞穴时,由陈明德留给第一批人的详细指示引导,他在身体和情感上都已精疲力竭。他的长袍被荆棘撕破,荆棘像指责的手指一样抓挠丝绸。他的脚在磨损的鞋子里流血,每一步都是小小的折磨。但他还活着。这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陈明德,找到这个避难所的卫兵,在最大洞穴的入口处迎接他,明显松了一口气。

"安师傅!谢天谢地!我们以为你被抓了或者更糟!"

安德海靠在岩壁上,大口喘着气,痛苦地恢复呼吸。每次吸气都灼烧他的肺。他已经不是做这种体力劳动的年龄了。

"差点。士兵到处巡逻。我们不得不躲藏三次。但我活下来了。其他人怎么样?"

"都在这里。算上第一批,有二十三人。张钦林头上有个严重的伤口——他在废墟中寻找书籍时,一块砖头砸到了他——但高娘用她找到的草药治疗了他。他会没事的。刘夫人和梅琳还没有从她们的搜寻中回来。"

安德海感到胃里一阵痛苦的紧缩。刘夫人。梅凤。他曾希望她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年轻女孩,她们会在这里安全。

"多久了?"

"她们今天早上日出时离开的。她们应该在两小时前回来，在夜幕完全降临之前。"

安德海立即挺直身体,尽管疲惫,忽略腿部的疼痛。

"我去找她们。她们可能需要帮助。也许她们找到了梅凤受伤了,无法独自搬运她。"

陈明德用不容置疑的坚定抓住了他的手臂。

"不!你累坏了。你几乎站不住了。看看你自己——你因疲劳而颤抖。而且天快黑了。这太危险了。你在完全黑暗中永远找不到路,即使你找到了,士兵到处巡逻。他们有火把。他们会在你看到他们之前看到你。"

安德海想要抗议,想要坚持,但他知道陈是对的。在他目前的状态下,疲惫、饥饿、迷失方向,他对任何人都没有用。他更可能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帮助。

"好吧。但如果她们明天早上黎明时还没有回来,在第一道曙光时,我就去找她们。有没有帮助。我不会抛弃她们。"

他进入洞穴,他的眼睛需要时间来适应昏暗。里面,大约三十人围在几堆临时生起的火堆旁。气氛压抑,充满了刺眼的烟雾和像铅一样沉重的绝望。洞穴闻起来有湿气、冷土和恐惧——那种无法掩盖的、与焦虑混合的汗水的酸味。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肿的,要么是因为刺鼻的烟雾,要么是因为不停的哭泣,可能两者兼有。

安德海观察了他们一会儿,这些通过纯粹的意志力活下来的幸存者。有些人凝视着火,但并没有真正看到它,陷入沉思。其他人轻轻地摇摆,这是一个安慰和无意识的动作。一些人低声念祷文,嘴唇形成在他们之前安慰了几代人的古老词语。

张英焕,老图书管理员,坐在一个孤立的角落里,仍然把他救下的五本书紧紧抱在胸前,就像它们是他必须保护免受世界伤害的脆弱新生儿。他背诵着记忆中的段落,声音是持续和催眠的低语。安德海走近得足以听到。老人在背诵《孝经》的一段,然后转到《论语》的节选,然后是唐诗。他害怕忘记,安德海意识到。害怕如果书籍丢失,他的记忆失败,智慧将永远消失在虚空中。

王大牛,与魏国良一起工作了几十年的园丁,用空洞的眼神凝视着火。他的眼睛几乎不眨。他一句话也没说。安德海认识这种眼神。休克。大脑关闭以保护自己免受太痛苦而无法接受的现实。他在从可怕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士兵脸上看到过同样的眼神。

孙耀庭,第一天被打的年轻太监,他的脸上仍然有现在变成黄绿色的瘀伤,蜷缩在另一个角落里,膝盖紧紧抱在胸前,前后摇摆,有节奏地安抚。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什么也看不见。他哼着一首摇篮曲,总是同样的旋律,一遍又一遍——可能是他母亲在他小时候害怕黑暗时唱给他听的。

李莲英向安德海倾身。

"他们处于休克状态。所有人。我们在太短的时间内看到了太多的恐怖。人类的思想不是为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吸收如此多的暴力、损失、破坏而设计的。它碎片化,破裂以保护自己。"

安德海点了点头。他自己也感到情感麻木开始降临——这种奇怪的分离,他的一部分从外部观察一切,好像这些事件正在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是对太痛苦而无法完全接受的现实的心理保护。如果一次让所有痛苦进入,人会发疯。

他在中央火堆旁坐下,感到脸上的温暖像祝福一样,在夜晚的寒冷之后。他说话的声音足够大,让所有人都能听到,声音在洞穴的石壁上回响:

"我的朋友们,听我说。我知道这两天是我们生命中最糟糕的日子。也许是人类能够经历的最糟糕的日子。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在想为什么要继续,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消失了,当赋予我们生命意义的一切都被摧毁或偷走时,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当甚至我们的梦想都被烧毁时。"

他让他的话在安静的洞穴中回响,然后继续。有些人慢慢抬起眼睛看着他,其他人保持目光固定在地面上或舞动的火焰上。

"但我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要活下去。我们活下去是因为我们是见证者。我们是真正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的人。不是胜利者将在他们光荣的报纸上写的版本,以证明他们的行为。不是政府将传播以安抚他们良心的宣传。真实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失去一切但保持人性、尊严、记忆和见证能力的普通人的历史。"

他站起来,慢慢地在火前走动,他的手势谨慎地吸引注意力。

"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这是我们的力量——我们仍然拥有的唯一力量。我们必须实际地考虑我们的直接生存。我建议我们建立团队。一个烹饪团队,由王长贵领导——你知道配给、准备、卫生。一个安全和巡逻洞穴周围的团队,由陈明德和赵宏领导——你们了解地形,你们有军事训练。一个安全时去附近村庄寻找食物的团队——但只有在士兵离开后,而不是之前。还有一个返回宫殿看看发生了什么,拯救还能拯救的东西的团队。"

赵宏立即抗议,声音高亢:

"回到宫殿?为什么?去送死吗?我们已经看够了恐怖!魏国良为什么而死!你想让我们也为了物品而死吗?"

李莲英站在安德海旁边,他的青春给了他年长者不再拥有的能量。

"为了作证,赵宏。安师傅是对的。否则,我们怎么知道失去了什么?我们怎么能告诉我们的孩子、孙子,在破坏之前那里有什么?历史怎么会知道真相?"

安德海感激地向李莲英点头。

"我会去。只要可能,每天我都会去观察、记录、记住。这是我最后的使命。"

李莲英挺直肩膀。

"我会和你一起去。你不应该一个人去。两双眼睛比一双看得更好,两个记忆比一个更可靠。"

崔玉贵,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也站了起来。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太监,几乎没有说话,似乎在退缩到自己里面,现在找到了自愿的勇气。

"我也去。我必须做点什么。我不能只是坐在这里等待,因为坐在黑暗中想着我们失去的一切而从内心燃烧,发疯。如果我能帮助保存记忆.....这总比什么都不做好。这总比让一切消失得好像它从未存在过。"

"谢谢。谢谢你们两个。你们比你们想象的更勇敢。我们会一起去,我们会互相保护。三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好。"

他们花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以惊人的效率组织洞穴中的生活,与周围的绝望形成鲜明对比。团队被组建,责任被精确分配。王长贵负责组织膳食和配给,建立了一个票证系

统以避免争执。陈明德和赵宏建立了一个监视系统,有两小时轮班的守卫、警报信号、紧急情况下的逃跑点。张英焕,终于从恍惚中走出来,提议开始教年轻人——读、写、计算、背诵经典——以保持他们的头脑活跃,并给他们对未来的希望,那时这些知识会有用。

这给人们一种目的感,除了眼前的痛苦之外,还有一些东西可以集中注意力。组织是对混乱的一种抵抗形式,一种肯定,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是文明的人类。

高娘,一位曾经是女官的老仆人,有着温柔和母性的声音,建议分享轶事,在破坏之前对宫殿的快乐回忆。

这个想法起初被犹豫地接受,好像记住过去的幸福使现在的痛苦更加尖锐、更加无法忍受。但慢慢地,犹豫着,人们开始说话。这就像打开一扇长期关闭的门——一开始很困难,然后越来越容易。

王长贵讲述了他不小心在太后的生日蛋糕中加盐而不是糖的故事。他的脸在讲述轶事时第一次活跃起来。

"那是十五年前。我还年轻,也许对自己的技能过于自信。他们告诉我一百次要检查配料,在上菜前总是要尝一尝。但那天我很匆忙——有太多的菜要为派对准备。我相信我的习惯。当太后在整个宫廷面前咬第一口时,我看到她的脸变了。我的心停止了。我以为我会当场被处决。我被告知过厨师因为更小的事情被斩首的故事。但她……她

只是笑了。一个大声的坦率笑声,让所有人都惊讶。她说:'这提醒我,我是人类,和其他人一样容易犯错。即使是皇帝有时也会吃到盐而不是糖。'她甚至吃完了她的那份,以免在其他人面前让我难堪。"

温柔的笑声穿过人群,在这种背景下是一个奇怪的、几乎被遗忘的声音。笑很好,即使是微弱的,即使笑声与泪水混合。

高娘受到反应的鼓励,讲述了她看到乾隆皇帝在花园里作诗的那天,如此专注于他的创作,以至于他没有意识到开始下雨,全身湿透。

"那是一个夏天的日子,也许五十年前——我刚到宫殿。皇帝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作诗而闻名。当灵感来临时,其他一切都不再为他存在。那天,他坐在湖边的一棵柳树下。他的仆人当然跟着他,但当他作诗时不敢打扰他。这是规则。当雨开始下时——起初是小雨,然后是真正的倾盆大雨——我们都站在那里,我们也在雨中,耐心地等待他注意到。他一定在那里待了半小时,完全专注于他的毛笔和纸,而水流过他的脸,浸湿了他的御袍。最后他抬起眼睛,好像这是一个重大发现:'看,下雨了。'我们都湿透了,冷得发抖,但没有人笑。他作的诗——我还记得——是关于干旱和需要雨水来生长庄稼。也许天听到了他。"

其他故事紧随其后,编织在一起形成了宫殿中存在过的生活的复杂而美丽的挂毯。李莲英讲述了一只孔雀从笼子里逃出来,在宫殿走廊里奔跑的那天,当仆人和卫兵试图抓住它而不伤害它时,造成了滑稽的混乱,鸟在人们的腿间奔跑,它彩色的羽毛在它后面留下了一道轨迹。

孙耀庭,终于第一次从沉默的紧张中走出来,讲述了他母亲在他十岁离开去宫殿之前如何给他一个玉护身符,一个他总是戴着的护身符,现在是他拥有的唯一来自她的东西。

"她告诉我,只要我戴着这个护身符,她每天都会想我。她的爱会通过玉传播来保护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相信她——我很年轻,害怕。但我六年来每天都戴着它。当士兵第一天搜查我们时,他们拿走了我的戒指,他们拿走了我的铜钱,但他们没有找到护身符。我把它藏在嘴里。它仍然在那里,贴在我的胸口。也许我母亲还在想我。也许她还活着。"

一个接一个,他们分享他们的记忆——快乐和悲伤的时刻,微小的胜利和失败,几乎无聊的日常和非凡的事件。第一场雪,整个宫殿变成了童话般的风景。新年庆祝活动,鞭炮、红灯笼、持续数天的宴会。皇室成员的婚礼,动员整个宫殿数周的壮丽仪式。带来欢乐和希望的出生。奖励多年忠诚服务的晋升。羞辱但教导的训斥。不同等级的人

之间不太可能的友谊。当时看起来很重要但现在看起来很荒谬的小争吵。

生活的所有复杂性,它崇高的平凡,它普通的美,现在被简化为围绕寒冷潮湿洞穴中的火堆低语的故事。

安德海听着一切,不时点头,有时添加自己的回忆,将个别的线编织成集体的挂毯。他想到了他早些时候的评论:不仅保存物品,而且保存故事、被经历的生活、地方的人性。

"你们看?这就是我们必须保存的。定义我们是谁的小时刻。一个宫殿不仅仅是大理石墙和金色宝藏。它是在那里生活、爱、努力工作、梦想、笑和哭的人。它是黎明前起床准备膳食的厨师。在土里跪上几个小时的园丁。每天在走廊里走几公里的太监。刺绣几个小时的女官。这才是真正的损失。这就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记住来拯救的东西。"

黎明临近。他们在洞穴入口处听到了声音。每个人都僵住了,恐惧立即抓住了每个人。士兵?他们被发现了吗?

但出现在入口的是刘夫人和梅琳,黑色的轮廓在慢慢变亮的天空下被勾勒出来。

所有人都跳了起来。刘夫人看起来筋疲力尽,她的衣服破烂肮脏,她整齐梳理的发髻现在散开了,灰色的头发垂下来,但她她是完整的,活着的。梅琳支撑着她,帮助她走路,几乎在

最后几米搬运她。两个女人慢慢地前进,她们的脸上带着超越身体的痛苦印记,一种标记灵魂的痛苦。

安德海冲向她们,心跳加速。

"刘夫人!谢天谢地!我们很担心!我们正要在第一道阳光时组织搜索队!"

她在最近的火堆旁倒下。有人——王长贵——给她水,她贪婪地喝了。然后她抬起眼睛看着安德海,他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如此深刻、如此绝对的痛苦,它似乎没有底,像一口通往地心的井。

"我找到她了。我的梅凤。我找到她了。"

安德海感到心里一阵痛苦的紧缩。甚至在问问题之前,他已经知道了答案。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出,从她肩膀下垂的方式看出。

"她在哪里?"

刘夫人的声音只剩下嘶哑的低语,被痛苦和疲惫打破。

"死了。在谐趣园的废墟中。她和其他八个女孩。年轻的女孩,都这么年轻。她们....."

她的声音完全破碎了。她深吸一口气,拼命试图镇定自己,尽管威胁要吞没她的痛苦深渊,但仍保持一丝尊严。

"她们试图躲在亭子下的地窖里。她们以为她们在地下会安全,士兵不会想到在那里找。但蛮夷放火烧了建筑。他

们烧了一切,有条不紊地,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烟雾下到了地窖。女孩们窒息而死。我们找到了她们……她们的身体……她们互相紧紧抱在一起,试图在最后时刻互相安慰。

"

她无法继续,崩溃地抽泣,似乎要撕裂她的胸膛。

梅琳以坚定的声音接过话,决心完成刘夫人无法继续的叙述。

"我们埋了她们。我们不能把她们留在那里,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也许暴露给动物。她们值得更好的待遇。我们在牡丹园找到了一个地方——那是梅凤最喜欢的花园。她每年春天都去那里看花,在那里待上几个小时,在一个小笔记本上画画。我们没有合适的工具——士兵拿走了所有园丁的工具。只有我们的手和在废墟中找到的一些木头碎片。但我们挖了。我们挖了几个小时,直到我们的手流血,直到我们的指甲断裂。我们至少给了她们那个。一个体面的埋葬。一个安息之地。在所有这种野蛮中的一点尊严。"

刘夫人从袖子里拿出一些东西——一个银色的发簪,精致地雕刻着梅花图案。她把它举在面前,像护身符一样,唯一留下来的有形物品,来自她的女儿。

"这是我梅凤的。我在她十六岁时给她的。这是我家的传统——母亲在女儿成年时给她们发簪,象征着她们进入成

年。她总是戴着它,甚至睡觉时也戴。她说这是她的幸运符,会保护她免受一切伤害。现在这就是她剩下的一切。一个银色的发簪。十九年的生命,化为这个物品。”

她握得如此紧,以至于指尖发白,手指像爪子一样紧握。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面对这样的损失,这样的悲伤,能说什么呢?言语似乎微不足道,在它们的不足中几乎是侮辱性的。沉默延伸,充满了共同的痛苦。

最后,张英焕站了起来。老图书管理员怀着敬意放下他珍贵的书,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一块平坦的石头上。他走近刘夫人,困难地跪在她面前——他的老膝盖发出清晰的爆裂声。他开始背诵一段佛经,关于生命的短暂性质,关于灵魂从尘世苦难中的解脱,关于业力之轮和重生。

古老的词语充满了洞穴,在石壁上回响,创造出自然的和谐。这是一首安慰了无数代哀悼者的旋律,一座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桥梁。

当他完成第一段经文时,其他人自发地加入了他。有些人背诵他们知道的其他经文。其他人背诵关于失落和记忆的诗歌。那些不知道确切词语的人只是哼唱,创造出一种集体的痛苦和谐,将个人的绝望转化为更大的、更可忍受的、几乎超越的东西。

声音奇怪地美丽,尽管它的悲伤——一种集体的哀歌,将他们所有个人的损失编织成一首独特的记忆和抵抗遗忘的歌。

当沉默最终降临,沉重而神圣时,刘夫人对聚集的人群讲话。她用袖子的角擦干了眼泪。她的脸,虽然被悲伤摧毁,但显示出一种新的决心,一种以前没有的决心。

"谢谢。谢谢你们所有人的祈祷,你们的同情。我现在知道了。我可以哭泣,我可以哀悼,承受我的痛苦,但我知道了。我不再被不确定性撕裂。以某种方式,尽管有恐怖,这比不确定性好。当没有理由再抱希望时,希望是一种折磨。现在我可以开始接受,即使接受需要我余生的时间。"

她用红肿的眼睛盯着安德海,目光中有新的强度。

"安师傅是对的。我们必须作证。我们必须记住。我的梅凤和其他八个女孩——她们不能被遗忘。她们不能只是军事报告中的统计数字,没有面孔的数字。她们有名字、梦想、爱她们的家人。梅凤想要结婚,生孩子,也许成为诗人。她写关于花的美丽诗歌。这些天死去的所有人——他们必须被命名、回忆、尊重。"

安德海走近她,握住她的手,感觉到新的老茧、割伤、她挖的坟墓留下的干血。

"她们会的。我郑重承诺。我们将列出我们知道的所有死者的完整清单。他们的名字将被保存,仔细书写,受到保护

。他们的记忆将活得和我们活得一样长。我们将把这种记忆传给我们的孩子,他们将传给他们的孩子。链条不会被打破。"

那天晚上,其他大多数人终于睡着了,身体和情感上都筋疲力尽。安德海保持清醒。在他小心放置的小油灯的光下,不打扰任何人,他开始了将成为他一生工作的东西,他的遗嘱,他对历史的最终贡献:失落者名录。

在他从宫殿救出的纸上——优质的宣纸,厚而耐用,如果保存得当并防潮,足够坚固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他开始写下所有他知道死去的人的名字。他使用他最好的毛笔,他从办公室废墟中找回的那支,以及他自己按照教给他的传统配方混合的墨水:烧松树的烟灰,动物来源的胶水,一点麝香作为香水。

每个字都以极其小心的方式描绘,像刻在石头上的祈祷。他的手慢慢地、谨慎地移动,将每个名字转化为书法艺术的一种形式。这不仅仅是一个登记册——这是一座纪念碑。

他写的第一个名字:

"魏国良,云锦园首席园丁,约六十五岁,河北省香山村人。在圆明园工作四十七年。梅花和牡丹专家。1832年在谐趣园附近创建了梅花林——二十八年的耐心照料。与王夫人结婚(1855年去世),三个成年子女,长子是香山的农民

。喜欢在工作时唱歌——主要是他年轻时的民歌。以像对孩子一样对植物说话而闻名。知道宫殿里每一朵花的植物学名称。经常说:园丁为未来种植,为他永远不会认识的人种植。1860年10月19日在云锦园附近被英军士兵无故杀害。他的罪行:奔跑,也许是为了保护他的种子。见证人:安德海和其他四人。愿土地对他温柔。"

然后第二个名字:

"梅凤,谐趣园女仆,十九岁,刘夫人(御女官)的独生女。1841年阴历三月十五日生于北京。十四岁起在宫殿工作。温柔、害羞、动作优雅。喜欢画花,特别是牡丹——填满了三本速写本。梦想结婚、生孩子,也许成为诗人。写关于自然的诗,有时向母亲背诵。总是戴着母亲在她十六岁时送给她的银发簪。1860年10月19日或20日在谐趣园火灾中窒息而死,与其他八个十五至二十岁的年轻女孩一起。她们躲在地窖里,以为会安全。由她的母亲和梅琳埋葬在牡丹园。愿佛祖赐予她的灵魂安宁。"

第三个名字:

"李梅,女仆,十五岁。孤儿,没有已知的活着的家人。长而黑的头发,她每天早上仔细编辫。温柔的声音,羞怯的笑。梦想看到她从未见过的海。收集湖中的抛光石头。藏在嫔妃宿舍的衣柜里。被士兵发现。强奸。杀害。她的身体被刘夫人和她的小组发现。除了我们认识她的人,没有

家人为她的死哀悼。愿佛祖将她的苦难转化为下一世的智慧。"

等等。每个名字都伴随着安德海知道或能发现的关于这个人的一切——如果可能的话他们的确切年龄,否则是估计,他们在宫殿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他们的地理起源,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激情,他们的日常习惯,他们的语言癖好,他们的恐惧,他们的欢乐,他们对未来的梦想。不仅仅是他们如何死——那些可怕但必要的信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活着。他们活着时是谁,呼吸、笑、哭、爱。

李莲英,也睡不着——在他们看到的一切之后,他怎么能睡着呢?——来默默地坐在他旁边。他观察安德海写了几分钟才说话。

"你在写他们的完整故事。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

"是的。因为仅仅名字是不够的。没有故事的名字只是一个空洞的声音。但有故事的名字——那是一个人,莲英。一个真实的人,活过、感受过、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做出贡献。他们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他们如何死。这很重要。这至关重要。死亡是普遍的,甚至是平凡的。每个人都会死,总是,从时间的开始。但生命——每个人如何生活,他们爱什么,他们在最真实的时刻是谁——这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值得保存的。这就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东西。"

其他人,被他们的低声唤醒或自己无法入睡,逐渐加入了他们。王长贵谈到了他的助理厨师,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名叫刘洋,梦想有一天开自己的餐馆,做整个北京最好的饺子——一个传承了三代的家庭秘密。

高娘记得一个同事女仆,名叫小青,总是在工作时唱歌,她清澈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带来欢乐。她第一天就被杀了,在试图带着一小袋衣服逃跑时被抓住。

孙耀庭悲伤地谈到了一个太监朋友,名叫王明,十七岁,他和他分享了两年的宿舍。王明第一天在试图保护一个不能再跑的老仆人时被抓住。没有人再见过他——可能死了,但没有确定性,这也许比知道更糟糕。

他们工作到深夜,这些非自愿的记忆守护者,为那些永远无法拥有墓碑、祖先寺庙、后代为他们烧香的人创建纸和墨的纪念碑。每添加一个名字都是对遗忘的抵抗行为,一种声明,即这些生命很重要,他们的损失有意义,他们不会从历史中被抹去,好像他们从未存在过。

当安德海终于放下毛笔时,他的眼睛因疲劳而灼热,他的手因握笔几个小时而疲惫,他已经填满了整整三十页的名字和故事。六十三个人。六十三条记录、保存、尊重的生命。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未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但这是一个开始。对抗遗忘的第一步。

1860年10月21日,圆明园

第二天早上,安德海、李莲英和崔玉贵谨慎地返回宫殿。或者更确切地说,返回它剩下的东西。

从洞穴出发的旅程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穿过树木繁茂的山丘。他们谨慎地前进,经常在树木或岩石后面停下来听、观察、确保附近没有巡逻队。熟悉的景观现在看起来很奇怪,被悲剧改变了。鸟仍然不在——它们的沉默几乎比它们的歌声更震耳欲聋。通常在灌木丛中奔跑的小动物已经逃到了更安全的领地。只有风在光秃秃的树木中悲伤地低语,带着持续和令人作呕的烟味。

仅仅四天的转变就令人震惊,对于没有亲眼目睹日常进展的人来说几乎不可能相信。安德海最后一次看到宫殿是在两天前。它已经严重受损,但可识别,仍然可以识别为他所知道的地方。现在……

那里曾经存在着圆明园的所有皇家辉煌——一百五十公顷精心维护的花园,分布在数百座互联建筑和亭子中的三千多个房间,由精致的皇帝几个世纪以来精心积累的艺术收藏——只剩下一片一望无际的冒烟废墟的月球景观。

整座建筑都完全消失了,被火焰吞噬到地基,只留下土地上发黑的方块和孤独的烟囱,像指责的手指向冷漠的天空。其他的只是空壳,它们华丽绘制的屋顶倒塌成一堆碎瓦,它们烧焦的墙壁摇摇欲坠地矗立着,威胁着在最轻微的风

吹下倒塌。烟雾像有毒和持久的雾一样到处飘浮,将能见度降低到几十米,使每一次呼吸都痛苦,刺激眼睛和喉咙。安德海不得不停下来一会儿,被破坏的规模所压倒。他的腿拒绝再支撑他。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头埋在手里,试图控制威胁要压倒他的抽泣。他的整个成年生活都献给了这个地方。现在.....

李莲英握住他的手。

"师傅,我们必须继续。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原因。看。作证。"

安德海点点头,重新振作起来。年轻人是对的。他擦干眼泪,站起来,强迫他的腿支撑他。

他们默默地穿过这片末日景观,像鬼魂一样萦绕在他们过去生活的废墟中。安德海对他看到的一切进行心理记录,在脑海中创建了一张破坏地图——哪座建筑完全消失了,哪座部分完好无损,宝藏可能在被偷之前存放在哪里,掠夺者走了哪条路。不时地,他拿出纸和毛笔写下一些快速的观察。

他们发现英国和法国军队为他们的掠夺建立了一个非常有组织的系统。这不是人们可能想象的混乱,而是精确计划的军事行动。特定的地理区域被分配给不同的团——法国人主要控制宫殿的东部,英国人控制西部。军官监督掠夺,保持详细记录,确保战利品根据配额系统在单位之间

公平分配。这在某种程度上使事情更加淫秽——这不是失去所有控制的士兵的混乱,而是以精心润滑的机器的冷效率计划和执行的行动。

在慧海殿剩下的部分——外墙仍然矗立,但屋顶完全倒塌,创造了一个向天空开放的空间——他们发现一群英国士兵正在仔细包装青铜佛像。一个留着胡子的军官查阅着一本厚书,似乎是一本艺术目录,用安德海读不懂的英语仔细注释每一件作品。

他谨慎地走近,脚在遍布地面的碎片上发出嘎吱声。军官抬起头,皱起眉头,他的手本能地移向挂在腰带上的手枪。

"你们是谁?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地方在英国军事控制之下。中国平民不允许在这里。"

军官的英语精确、有教养,可能来自一个好家庭的绅士。

安德海以他学到的尊重轻轻鞠躬。

"我在这里工作。在宫殿。我了解这些建筑,这些雕像。我负责清单。"

军官以更多的兴趣打量他,眼睛评估、计算。

"你是宫殿的太监之一,不是吗?我听说过你们的系统。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很迷人。"

"是的,先生。我是太监。我想和您谈谈这些雕像。"

军官考虑了一会儿这个提议。

"嗯。你确实可能对我有用。你能告诉我这些青铜器的年龄吗?它们的.....历史和宗教意义?"

安德海凝视着士兵正在用帆布和稻草包装的雕像。他很了解它们,这些神圣的表现。大乘佛教的三位主要菩萨:观音菩萨,慈悲菩萨,文殊菩萨,智慧菩萨,和普贤菩萨,善行菩萨。

"这些雕像是唐朝时期创作的,先生。大约一千二百年前。它们是由太宗皇帝为一座重要的佛教寺庙委托制作的。当寺庙在武宗皇帝的大反佛迫害期间被摧毁时,它们被冒着生命危险的勇敢僧侣拯救了。它们被藏在洞穴里几十年。它们被重新发现并保存在皇家收藏中。它们代表....."

他用外语寻找词语,试图将复杂的佛教概念翻译成外语。

"它们代表佛教圣人。菩萨。这些是已经达到完全觉悟的众生,可以进入涅槃,逃离苦难的循环,但选择留在世界上帮助所有众生也达到觉悟。对中国人民非常神圣。数百万人几个世纪以来在这些雕像前祈祷。它们代表我们文明最高的精神追求。"

军官在书上仔细记录,笔在纸上刮擦。

"唐朝。一千二百年。相当大的宗教意义。迷人。这些作品将被送往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它们将在气候控制的展柜中适当展出,由专家适当保存,由学者适当研究。它们将

被数百万能够欣赏中国古代艺术的游客看到。比让它们留在这里被火或自然元素摧毁要好得多,或者更糟的是,被你们自己可能不理解它们价值的人民的无知摧毁。"

安德海感到熟悉的愤怒像潮水一样在他体内上升。他握紧拳头,指甲陷入手掌。

"你们自己在放火,先生。你和你的法国盟友。你们以卓越的效率摧毁宫殿。你说你在拯救雕像免于你自己点燃的火。这是....."

他在英语中寻找词语,最终找到了完美捕捉道德荒谬的那个词。

"这是最恶劣的虚伪。这就像一个人放火烧房子,然后吹嘘从他创造的火焰中拯救孩子。"

军官明显僵硬,脸因愤怒或也许是尴尬而变红。

"我们遵循额尔金勋爵的命令。我不制定帝国政策。我只是一个履行对女王和英格兰职责的士兵。"

"每个士兵都说同样的话,先生。'我只是服从命令。我只是在尽我的职责。这不是我的责任。'但必须有人对所有这一切负责。如果每个人都只是服从命令而不思考,不质疑这些命令的道德性,谁才是真正有罪的?除了有组织的国际规模的土匪行为,还能怎么称呼这个?"

军官没有立即回答。他啪地关上书,转过身去,凝视着他的手下正在包装的神圣雕像,就像普通商品一样。

"这次谈话结束了。你可以走了。你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我是一个文明的绅士。其他军官会因为无礼而枪毙你。"

安德海以几乎不加掩饰的讽刺鞠躬。

"谢谢你的'文明',先生。历史会评判谁在这件事上真正文明。"

当他们离开废墟亭子时,李莲英低声说,声音紧张担忧:

"安师傅,你这样说话冒的风险太大。如果你激怒这些人,他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你。一个中国太监多一个少一个,谁会在乎?没有人会问问题。"

安德海继续走着,背因愤怒和受伤的骄傲而僵硬。

"我知道我在冒险,莲英。但我不能完全保持沉默。我不能看着他们偷我们的遗产,同时假装他们在帮我们,他们通过偷窃在'保存'我们的文化,他们通过摧毁我们的文明在'文明化'我们。虚伪是无法忍受的。至少,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傻瓜。我们看穿了他们的理由。"

"但我们在身体上对他们完全无能为力。我们的话不会改变现实。"

安德海停下来,转向年轻人。

"在身体上,是的,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他们有枪、大炮、军事力量。但在道德上?在道德上,我们是优越的,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想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羞耻之重,即使他们永远不会公开承认,即使他们会在官方报告中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想在他们的头脑中种下怀疑的种子。也许在十年、二十年后,当他们老了,回想起他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时,他们会感到那种羞耻。这很少,但这是我唯一的武器。"

他们继续痛苦地探索被摧毁的宫殿。在他们参观的每个亭子里,同样重复和令人心碎的景象:为出口到欧洲仔细包装的宝藏,被判断为太普通而无法偷窃但太美丽而无法保持完整的东西的碎片,到处都有火的痕迹,像被折磨的身体上的疤痕。地面上到处都是在他们脚下嘎吱作响的碎片——明代瓷器的碎片变成了没有价值的碎片,烧焦的布料碎片,曾经是刺绣了几个月的御袍,风慢慢吹散的古书撕下的页面。

安德海有时会弯下腰捡起这些碎片。即使碎片也有作为见证、作为存在过的证据的价值。

在大图书馆,景象比他上次访问时想象的还要可怕。内部现在完全被毁灭了。成千上万的书只不过是灰色和细腻的灰烬,到脚踝那么高,在最轻微的风中飞起,像黑雪一样旋转。珍贵木材的架子——檀香木、乌木、红木——已经

烧毁,只留下扭曲的钉子和被极端温度变形的配件。只有几面石墙仍然矗立,被煤烟熏黑,表面被热量裂开,像烧伤的皮肤。

崔玉贵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本古书半烧的一页。纸很脆,易碎,准备在最轻微的接触下崩解。在逃过火焰的一侧还能读到几个字:"……圣人明白知识是不能被偷的宝藏,不能被烧的财富,不能被……的遗产"其余部分已经在火焰中消失了,带走了思想的结局。

"这就是那种智慧剩下的全部。数千年的哲学思想,数十万本手工精心抄写的书,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独特文本……被简化为一个烧焦的页面上的几个碎片字符。就好像他们烧掉了人类灵魂的一部分。"

安德海以极其小心的方式拿起这一页,像处理圣物一样操纵它,并将其放在两张完整纸之间以保护它。

"即使是碎片也有巨大的价值。这是有形的证据。总有一天,有人会看到这个,真正理解这里失去的规模。官方报告中的数字是不够的。需要物证,可以触摸、感觉、看到的物体。"

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探索、痛苦地回忆、记录他们能记录的一切。这在精神上和情感上都是令人疲惫的工作。每一个转弯都揭示了新的破坏,新的损失,增加了已经无法忍

受的重量。但他们坚持,被一种超越眼前痛苦的责任感所驱动。

中午,完全筋疲力尽,他们坐在昆明湖边休息几分钟。湖,曾经是如此纯净的蓝色,以至于可以看到鱼在几米深的水中游泳,现在被厚厚的漂浮碎片覆盖。掠夺者认为太重、太笨重或不够珍贵而无法运输的物品悲伤地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雕刻的木制家具碎片,花了几个月时间创作,曾经是华丽花瓶的瓷器碎片,像尸体一样拖曳的撕破的长袍,破碎的装饰板。一些锦鲤,那些奇迹般地从混乱中幸存下来的,在碎片间慢慢游泳,它们的动作迷失和昏昏欲睡,好像它们也处于休克状态。

李莲英凝视着水上的灾难。

"以前是如此豪华。我记得我开始在这里工作时的夏季派对。湖上的龙舟,它们的船体涂成红色和金色,在阳光下辉煌地闪耀。划船者有节奏地唱歌。横跨水面的白色大理石桥,像坚实的彩虹。亭子在平静的水中倒影,像完美的画,如此清晰,以至于无法区分真实和倒影。晚上的灯笼,像从天空掉下的星星一样漂浮在水面上。夏天的莲花,覆盖表面的粉红色花朵活地毯。现在.....这是一个墓地。一个死去文明的露天墓地。"

安德海只能慢慢点头。言语不足以描述。面对这种彻底的破坏,任何描述似乎都不够。

突然,崔玉贵僵住了,谨慎地指着。

"看。那边,在废墟中。有人在动。"

他们看到一个人影在附近亭子的瓦砾间偷偷摸摸地移动,举起石头和木头碎片,用绝望的手势寻找什么东西。

"还有别人留下来或回来了。另一个幸存者也许。我们应该去看看。也许他们需要帮助。也许他们受伤了。"

他们谨慎地接近,小心不要太突然地惊吓到那个人。身影原来是一个穿着肮脏和撕破的破衣烂衫的年轻女人,可能曾经是女仆的长袍。她的脸上沾满了黑煤烟,头发凌乱,粗糙地绑着。她以几乎疯狂的决心在瓦砾中寻找什么东西,尽管她的手因多处割伤而流血,仍然举起石头。

安德海轻轻咳嗽以表示他们的存在,而不吓到她。

女人突然转过身来,惊恐万分,眼睛睁得像被追捕的动物。然后,看到他们是中国,他们的衣服表明他们是宫殿的仆人而不是士兵,她似乎稍微放松了,尽管怀疑在她的目光和身体的紧张中清楚可见。

"谁在那里?你们不是军人?"

"不是。我们是宫殿的仆人。我们在这里生活和工作,在.....在所有这一切之前。你是谁?"

女人犹豫了很久才回答。

"我叫秦月。我是谐趣园的女仆,像我的妹妹一样。当士兵四天前来——还是现在是五天?我失去了时间的概念——我躲在地下厨房里。有一个秘密储备,用于紧急供应,很少有人知道。一个狭窄、黑暗、潮湿的空间。我在那里待了整整两天,没有食物或水,太害怕而不敢出来,甚至不敢喝水。我只是等着他们找到我并杀了我。"

"地下厨房。当然。这就是你在亭子火灾中幸存下来的方式。火不能下到那里。你在不幸中是幸运的。"

"幸运?我听到了两天的一切。每一声尖叫,每一声恳求,每一声枪响。我朋友被士兵发现时的尖叫声。吞噬我头顶建筑的火的噼啪声。横梁倒塌。墙壁倒塌。两天,我独自在绝对的黑暗中,惊恐万分,不敢出来,听着我的整个世界在我头顶被摧毁。有时我听到法语或英语的声音就在上面,只有几厘米的木头把我和它们分开。这就像在地狱里,被活埋在坟墓里。也许快速死去会更容易、更仁慈。"

安德海立即理解了这种痛苦。有时,幸存比死亡要困难得多。幸存者承载着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的重量,所有他们无法拯救的人。

"你还活着。这是现在重要的事情。你在这里找什么?"

秦月的眼睛充满了自由流淌的泪水,在她肮脏的脸颊上划出干净的沟槽。

"我的妹妹。我的小妹妹,秦梅。她只有十五岁。她也在这里工作,在花园里。她喜欢花,花几个小时画它们。我们应该在第一天在玉桥附近见面,当一切开始时。那是我们的紧急会合点——当我们听说外国军队接近时,我们一起决定的。但那天我从未找到她。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绝望地希望她逃脱了,她逃到了一个村庄,她在某处安全。但如果她没有成功.....如果她仍然在这里某处.....我必须知道。我不能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离开。这是我的小妹妹。我在父母去世后抚养她。她是我所有的家人。"

安德海立即想到了刘夫人和她对女儿梅凤的绝望搜寻。他非常清楚知道是多么重要,即使消息是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不确定性是一种特别残酷的折磨形式,永远不会结束,日复一日地侵蚀灵魂。

"跟我们来。我们会帮你找你妹妹。四个人,我们会覆盖更多的地方,更快更有效。"

他们花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在玉桥区的废墟中搜寻,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秦梅的名字,谨慎地举起碎片,探索每一个有人可能躲藏或受伤跌倒的角落。这是危险和艰苦的工作——不稳定的结构不断威胁要倒塌,烧焦的横梁摇摇欲坠地悬挂着,而且总是有遇到敌对士兵巡逻队的风险。但他们坚持,被秦月绝望的希望和他们自己拒绝放弃的人性所驱使。

在曾经是玉桥的地方附近——现在只是散落在地上的白色石头碎片,像巨大骨架的遗骸——崔玉贵发现了一些东西。他稍微离开了小组,探索其他人还没有覆盖的区域。

"这里!快来看!"

有一具尸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遗骸几乎无法辨认,被火烧焦到无法再区分特征、年龄、甚至性别的程度。火吞噬了一切,将一个人类简化为黑色和蜷缩的形状。但在遗骸附近,半埋在灰色灰烬中,有一个金属物品——一个银色的胸针,由于金属而抵抗了火焰。

秦月跪下来,好像她的腿突然停止支撑她。她用颤抖的手捡起胸针,从各个角度转动它,从所有侧面检查它。她把它举在面前,盯着物体,好像她能读到她妹妹的整个悲惨故事。

"这是梅的胸针。我能从一千件中认出它。我去年在她十四岁生日时送给她的。我们为买它攒了几个月的钱。它代表一只蝴蝶——梅非常喜欢蝴蝶。她说它们象征着转变、希望。她从不离开它,即使睡觉时也戴着。"

她的声音起初出奇地平静,好像休克已经清空了所有情绪。然后现实像巨浪一样击中她。她完全崩溃地抽泣,撕心裂肺地抽泣,把胸针紧紧抱在胸前,前后摇摆。

"她只有十五岁。十五岁。她的整个生命在她面前。她想做这么多事情。她想结婚,生孩子,也许成为首席园丁。她

非常喜欢唱歌——她有我听过的最美丽的声音,像泉水一样清澈。她以非凡的才能画花。她想看到她从未见过的海。现在……现在,只剩下一个胸针和灰烬。就这样。整个生命被简化为这个。"

她跪在烧焦的遗骸旁哭泣,肩膀因深深的抽泣而颤抖。安德海和其他人让她哀悼,站在尊重的距离,在她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圈。有些痛苦太深而无法分享,太个人而无法被笨拙的安慰话语打断。有时,你能做的就是在场,见证别人的痛苦。

很长一段时间后——也许十五分钟,也许一小时,时间似乎在这个死亡之地停止了——秦月慢慢站起来。她的脸是一副悲惨决心的面具,尽管泪水继续流淌。

"我们必须埋葬她。我不能让她这样。她值得更好的待遇。她值得一个体面的埋葬,即使简单。她是一个好女孩,勤劳,对每个人都很好。"

他们在曾经是梅花园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现在是一个被摧毁的空间,树只剩下烧焦的树干。秦月擦着眼泪解释说,这是秦梅在整个宫殿中最喜欢的地方——她每年春天都来这里看梅花,在花树下坐上几个小时,在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带着的笔记本上仔细画树枝和花朵。

没有合适的工具,他们不得不用赤手空拳和在瓦砾中找到的木头碎片挖掘。土地很硬,压实,满是石头和根。他们的

手很快就布满了痛苦的水泡,爆裂了,然后流血,但他们继续,被对死者的尊重和对秦月的同情所激励。一个体面的埋葬,一小块人类尊严。

当完成时——一个大约一米深的洞,不完美,但足够——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遗骸放在土里,怀着完整葬礼仪式的所有敬意。秦月以无限的关怀整理身体,用中文低声说着温柔和安慰的话,好像她的妹妹还能听到她。然后她把银胸针放在曾经是妹妹胸部的地方,最后的礼物,最后的联系。

"再见,小妹妹。小梅。你的生命如此短暂,如此悲惨地短暂。在这个地球上只有十五年。但你善良、温柔、甜美,你值得比这个可怕的结局好得多。你值得变老,像你梦想的那样结婚,有你想要的孩子,成为你本可以成为的伟大园丁。你值得看到海,旅行,唱你的歌。我很抱歉。我非常、非常抱歉我无法保护你。我在父母去世后承诺总是照顾你,我失败了。原谅我。"

他们慢慢地用土覆盖坟墓。然后他们在上面放置平坦的石头来标记和保护它。这不算什么——没有刻有优雅字符的墓碑,没有和尚唱经的精致佛教仪式,没有寺庙中的祖先牌位——但这是一个可识别的安息之地。一个秦月可以回来尊重她妹妹的地方,和她说话,维持联系。

安德海拿出他珍贵的纸和毛笔。他特别小心地写道:"秦梅,助理园丁,十五岁,秦月的妹妹,天津人。十四岁起在圆明

园的花园工作。专门从事观赏花卉。特别喜欢牡丹和梅花。唱歌优美——声音清澈纯净。以卓越的才能画花。梦想结婚、生孩子、看到海。总是戴着她姐姐送的银色蝴蝶胸针。入侵期间在玉桥附近死亡,可能在1860年10月18日或19日,被入侵军队点燃的火烧死。由她的姐姐秦月和三个见证人埋葬在梅花园,她最喜欢的地方:安德海、李莲英、崔玉贵。愿土地对她温柔。愿她的灵魂找到和平。愿她如此喜爱的蝴蝶引导她的灵魂走向更好的存在。"

秦月看着他写,脸上带着超越言语的深深感激表情。

"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在保持详细记录。所有在这场大屠杀中死去的人。这样他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遗忘,这样在一百年,一千年,人们会知道秦梅存在过,她活过,她有梦想和才能,她很重要。"

新的泪水流过秦月的脸颊,但这次它们不同了。不仅仅是纯粹的悲伤,还有感激,也许甚至是一种微小的解脱。

"谢谢。谢谢你记住她。记住我们所有人。有时我觉得我们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没有人会记得我们曾经存在过。"

"每一条生命都很重要。每一次死亡都很重要。权势者会用他们的大事件和条约写官方历史。但小故事,普通人的生活——这才是真正揭示一个文明的东西。这才是展示我们真正是谁的东西。我拒绝让这些故事消失。"

"你现在会和我们一起来吗?我们在西山的洞穴中找到了避难所。这不算什么——寒冷、潮湿、不舒服——但它是安全的,远离士兵。那里还有其他幸存者,共享的食物,一种社区的样子。你不应该一个人留在这里。这不安全,这里不再是活人的地方。"

秦月最后长长地看了一眼他们刚刚创建的坟墓,记住确切的位置,石头的排列。

"是的。我和你们一起去。我不想再留在这里了。这不再是我认识和热爱的宫殿。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坟墓。"

他们开始离开,秦月一直回头看,直到梅花园消失在视线之外。

他们听到了新的声音——一个规律的、有节奏的隆隆声。他们躲在一堵倒塌的墙后面,谨慎地观察。

一列英国马车进入公园,由疲惫的马拉着。应该有五十辆左右。马车到达时是空的。但安德海猜测它们离开时会装满被盗的宝藏。

"这是最后的撤离。他们带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很快,真的什么都不会剩下了。"

他们等到马车过去,然后带着秦月向山丘跑去。在他们身后,黄昏降临在垂死的圆明园上。

1860年10月22日,告别宫殿

当太阳落山时,他们最后一次聚集在昆明湖边。

"圆明园不复存在了。但我们的工作开始了。我们是它记忆的守护者。"

那最后一晚,他们举行了一个仪式。安德海读出了所有死者的名字——九十三条失去的生命。

当他完成时,太阳升起了。新的一天。他们新生活的第一天。

"我们走吧。走向我们的未来。我们承载着记忆。总有一天,我们的声音会被听到。"

他们向北出发,向山区。在他们身后,废墟仍在冒烟。

但在他们心中,宫殿将永远活着。沉默的见证者已经成为永恒的守护者。

第四章 - 旅程

大沽口,白河入海口,1860年11月4日

木箱堆积在大沽码头上。海军上尉奥古斯特·莫朗德阴沉地注视着它们,而雪崩号在他身后摇晃,准备装载货物。被指派护送这批物资前往法国的炮兵军官亨利·鲁克斯走近,整理着他的军帽。

"上尉,总共多少箱?"

莫朗德查看他的登记簿。

"六十七箱。"

"装满了皇家珍宝。送给皇后陛下的。"

"你是说被偷的。"

鲁克斯僵住了,环顾四周确保没人在听。中国苦力们在法国水手的监督下忙着装箱。

"分配是按照1832年5月3日的法令进行的。第119条非常明确....."

"别跟我说军事术语!我读过这个法令。这一切也许合法,但道德吗?我们掠夺了一座皇宫,清空了博物馆,焚烧了图书馆。现在,我们把这些掠夺品打包,像送普通礼物一样送出去。"

鲁克斯咬紧牙关。

"蒙托邦将军亲自监督了分配....."

"按规矩?你当时在场。你看到士兵们冲进宫殿,撕扯帷幔,砸碎家具来取出宝石。"

鲁克斯低下头。他无法否认。

"军队决定将这些物品献给皇后....."

"决定?是将军决定的。士兵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脚步声打断了他们。海军中尉帕吕来到他们身边,身旁跟着一个中国工头,他比划着指向其中一个箱子。

"我们遇到了问题。这个箱子太重了。需要分成两个。"

莫朗德走近。箱子上写着"青铜器和玉器 - 觐见厅"。

"里面装的什么?"

鲁克斯查看他的清单。

"商代祭祀青铜器、景泰蓝花瓶、一个轿式宝座.....还有皇帝的绿玉权杖。"

"玉权杖?"帕吕惊呼。"额尔金勋爵想要给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个?"

"不,那个已经跟英国人走了。蒙托邦将军为皇帝保留了第二件。"

莫朗德摇头。

"当然。一切都要成双成对。就像我们在分海盗的战利品....."

"上尉!"帕吕抗议道。

"哦,别装出一副震惊的样子!我们就是穿制服的海盗。"

中国工头耐心等待着。

"好吧。把这个箱子分开。但如果又有任何物品损坏,你来向将军解释。"

莫朗德望向北方,那里仍有烟柱升起。

"你知道最让我愤怒的是什么吗?虚伪。我们自称文明。我们来这里'开放'中国进行贸易,给他们带来欧洲文明的光明。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掠夺,我们焚烧,我们杀戮。然后,我们仔细打包战利品送到巴黎,在那里它将作为我们伟大的战利品展出。"

鲁克斯保持沉默。在内心深处,他与莫朗德有同样的不安。他在毁坏前见过那座宫殿。那些天花板装饰着丝绸的觐见大厅,那些精致亭台的花园,那些藏有千年手稿的图书馆。

一名水手向他们走来并敬礼。

"装载几乎完成了。两小时内我们就能起航。"

"确保所有箱子都牢固绑定。我不希望它们在航行中移动哪怕一寸。"

莫朗德转向鲁克斯。

"你要护送这批货物到法国?"

"奉命亲自将这些箱子交给陛下。"

"准备好长途旅行吧。祈祷我们不会遇到暴风雨。"

雪崩号上,1860年11月8日

箱子已经装载完毕,牢固地绑在货舱和后甲板上。雪崩号离开大沽,沿着中国海岸向上海航行。

鲁克斯检查着货物。他编制了一份详细清单,给每个箱子标上号码,仔细记录其内容。这很繁琐,但很必要。

莫朗德在甲板上找到他。

"一切都好吗?"

"是的。六十七箱,全部编号并列入清单。我还写了一份关于分配情况的报告。"

"我猜是份美化过的报告。"

鲁克斯没有回应。他的报告没有提到他目睹的场景,也没有提到法英军官之间的争执。

"我尽了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

莫朗德倚在栏杆上,凝视着大海。天空晴朗,海面平静。

"我想知道我们的孙辈会不会严厉地评判我们。"

"我们服从了命令。"

"命令.....总是命令。这是个方便的借口,不是吗?"

鲁克斯皱起眉头。

"你似乎对这件事很受影响。我能问为什么吗?"

莫朗德犹豫了,然后叹了口气。

"我学过历史。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所有这些辉煌的文明。你知道它们有什么共同点吗?相信自己优越于他人。相信他们的优越性赋予了他们征服、掠夺、毁灭的权利。"

"我们确实优越。我们有科学、技术、工业....."

"而他们有千年文明。哲学家、艺术家、学者。我们对中国真正了解多少?我们评判它野蛮,因为它拒绝屈服于我们的商业要求。但我们有什么资格评判?"

这些问题超出了鲁克斯的理解范围。

上海,1860年11月24日

在上海停留期间补充了给养并检查了箱子的状况。鲁克斯借机会见了法国领事蒙蒂尼先生。

领事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他,那是一个装饰着中国家具和书法卷轴的宽敞房间。

"所以,你负责运送战利品.....抱歉,是送给陛下的'礼物'?"

蒙蒂尼带着讽刺的微笑。

"这些物品是按规定分配的,领事先生。"

"是的,是的。一切都完全合法。但告诉我,中国人怎么想?"

鲁克斯僵住了。

"中国人输掉了战争。胜者得战利品。"

"多么优雅的措辞。"

领事站起来走向窗户。从他的办公室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港口。

"我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我学了他们的语言,研究了他们的文化。我们在宫殿所做的是不可原谅的。"

"是额尔金勋爵下令焚烧的,不是我们。葛罗男爵和蒙托邦将军都反对....."

"哦,当然!我们抗议了。多么高尚的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拿走了我们的份额。六十七箱。"

"那是在焚烧之前。分配在10月7日进行。焚烧是18日才下令的....."

"你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吗?对中国人来说,我们都是掠夺者。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有什么区别?"

领事回到座位上。

"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个人。但发生的事情将产生后果。中国人不会忘记。他们不会原谅。总有一天,他们会要求赔偿。"

"赔偿?他们签署了条约。"

"你太天真了。条约可以签署,但历史不会被抹去。我们所做的将铭刻在中国的集体记忆中。伤口最终总会感染。"

他身体前倾。

"总有一天,中国会重新站起来。它会恢复实力。它会记得。它会要求正义。"

"你建议我怎么做?"

"你?什么也不做。你有你的命令。但要保留一切的书面记录。完整的清单,分配的情况。因为总有一天,会有人要你们交代。也许不是你,但会是法国。"

鲁克斯点点头。

"我会详细记录。"

"做吧。要诚实。后代有权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领事站起来,示意谈话结束。

"一路顺风。"

在返回港口的路上,鲁克斯遇到了一些中国商人,他们用充满仇恨的眼神看着他经过。蒙蒂尼是对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海上,上海与新加坡之间,1860年12月2日

航行继续进行,没有事故。雪崩号驶向新加坡。天气温和,海面平静。

鲁克斯养成了每天下舱检查的习惯。他检查绳索,确保没有箱子显示潮湿或损坏的迹象。

一天晚上,他注意到一个箱子稍微移动了。那是23号,标记着"陶瓷和瓷器 - 孔雀亭"。他立即叫来了水手长。

"这个箱子移动了。立即重新绑定。"

水手长是个叫巴泰勒米的老水手,他检查了箱子。

"一定是因为摇摆松了。我们会把它固定好。"

"小心点。里面装的是明代瓷器。极其脆弱。"

巴泰勒米讽刺地笑了。

"明代瓷器!想想我们带着价值连城的宝物穿越海洋,而我们的人只拿着微薄的薪水。"

"他们得到了他们的份额。每人一百八十法郎。"

"一百八十法郎!你知道这些瓷器中的一件值多少钱吗?数千法郎。也许数万。真慷慨!"

分配极不平等。高级军官得到了数万法郎,下级军官几千,普通士兵勉强够付几个月的房租。

"重新绑定这个箱子。检查所有其他的。"

"是,中尉。"

巴泰勒米向两名水手示意。鲁克斯看了一会儿他们工作,然后上了甲板。太阳在地平线上落下。

莫朗德在舰桥上等他。

"有问题吗?"

"一个箱子松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莫朗德点点头,凝视着大海。

夜幕降临。鲁克斯敬礼后下到他的舱室。他从箱子里拿出一本空白笔记本,蘸笔蘸墨,开始写作。

"1860年12月2日。海上,上海与新加坡之间。我们运送着从圆明园掠夺的六十七箱物品。掠夺。必须如实称呼。"

他停下来,重读了刚写的内容。这是他第一次将真实感受写在纸上。

他继续写道。

"莫朗德上尉告诉我历史会评判我们。我相信他是对的。我们参与了可怕的事情。我们必须承担责任。"

他这样写了一个小时,倾诉内心,释放疑虑。当他写完时,他合上笔记本收好。然后他躺下,感到出奇的平静。这是他第一次说出真相。

新加坡,1860年12月12日

雪崩号在清晨抵达新加坡港。需要补充煤炭,修理一个小漏洞,最重要的是,在两周的航行后检查箱子的状况。

鲁克斯和莫朗德上岸。他们要去见英国总督威廉·奥弗·卡文纳爵士。新加坡是英国属地,法英关系紧张。

总督在他宽阔游廊的殖民地官邸接见了他们。一名印度仆人给他们上茶。

"先生们,我收到了伦敦关于你们.....货物的指示。"

莫朗德和鲁克斯交换了担忧的眼神。

"指示,阁下?"

"额尔金勋爵亲自写信给我的政府。似乎某些物品的分配.....可以说,不太公平。"

鲁克斯感到愤怒上涌。

"分配是按照两个指挥部制定的规则进行的....."

"哦,我不怀疑。但额尔金勋爵声称某些极有价值的物品在正式分配前被拿走了。"

莫朗德猛地站起来。

"这是谎言!蒙托邦将军甚至坚持让女王先选!"

"请坐。我没有指责你们任何事。我只是传达我政府的关切。"

莫朗德重新坐下。鲁克斯平静地说话。

"阁下,我有我们货物的完整清单,还有详细报告。我可以给您看。"

卡文纳挥手示意。

"不必了。我相信你们。但要理解这件事很微妙。额尔金勋爵很愤怒。"

"他当时在场!他参与了选择!"

"我知道。但政治就是这样。额尔金勋爵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向女王解释为什么英国的份额比预期少。而法国人是很好的替罪羊。"

卡文纳喝了一口茶。

"我会批准你们停泊进行维修。但我建议你们尽快离开。我们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我无法保证你们货物的安全。"

"您认为英国人可能试图扣押我们的箱子?"

"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是注意到某些英国军官对分配有非常.....明确的意见。而这里有些律师会很乐意在殖民地法庭上为归还案辩护。"

莫朗德站起来。

"我们明白了。我们最多三天后离开。"

"明智的决定。个人建议?不要在你们航线上的英国港口逗留。亚丁、开普敦.....快速通过。额尔金勋爵在整个帝国都有盟友。"

两名法国人敬礼后离开官邸。在街上,莫朗德发泄他的愤怒。

"该死的英国人!在焚烧宫殿之后,在强迫我们目睹他们的破坏行为之后,现在他们指责我们偷窃!"

"冷静点。我们在英国领土上。"

"你说得对。回船上去。让人在箱子周围加倍警卫。"

回到船上,鲁克斯召来巴泰勒米。

"我要四个人日夜在货舱守卫。两个人在甲板上,靠近外面的箱子。武装。"

巴泰勒米睁大了眼睛。

"武装?你在等袭击?"

"英国人对我们的货物不满意。"

"啊。他们想全拿走,对吧?"

"只管执行命令。选可靠的人。"

那天晚上,鲁克斯无法入睡。他待在甲板上,观察着微弱照明的码头。好几次,他以为看到阴影在船边徘徊。

莫朗德在凌晨两点左右来找他。

"你不睡觉?"

"我在想总督说的话。如果英国人试图扣押箱子呢?"

"他们不敢。那将是战争的理由。"

"正式地说。但非正式地呢?"

莫朗德叹气。

"非正式地,英国人恨我们。滑铁卢在他们记忆中还不太远。这个联盟只是一线牵连。"

"我们应该明天就走。"

"不可能。漏洞还没修好。如果我们现在出海,我们可能会沉没。我们还要再待两天。但要保持警惕。"

接下来的两天是神经紧张的考验。鲁克斯每两小时检查一次箱子,检查守卫,观察码头。好几次,英国军官来到船边徘徊,提出看似无辜的问题。莫朗德礼貌但坚定地拒绝了他们。

终于,12月15日早晨,雪崩号可以起航了。看着新加坡远去,鲁克斯松了一口气。

印度洋,1861年1月3日

暴风雨在午夜袭来。两个小时内,汹涌的海浪横扫雪崩号的甲板。莫朗德下令收帆,固定一切可以固定的东西。

在货舱里,鲁克斯和巴泰勒米拼命检查箱子的绳索。水已经开始渗入,船摇晃得如此厉害,几个箱子有脱落的危险。

"那个在动!"巴泰勒米大喊。"17号!"

鲁克斯冲过去。那是最大的箱子之一,装着商代青铜器。如果它脱落,其重量可能使船失去平衡。

"必须重新绑定!叫人来!"

四名水手下来,与颠簸搏斗。他们试图穿新绳子,但船倾斜得如此厉害,几乎无法工作。

"中尉!"一名水手大喊。"23号!它翻倒了!"

鲁克斯的心一沉。23号箱装着明代瓷器,整个货物中最脆弱的。

他穿过被淹的货舱挤过去。箱子侧躺着,一块木板裂开了。透过裂缝,他能看到瓷器碎片。

"不....."

巴泰勒米找到他。

"必须把它扶正。如果它一直这样,一切都会碎掉。"

他们八个人设法扶正了箱子,但为时已晚。

一声不祥的裂响响起。32号箱刚脱落,滑向船体。

"天哪!我们做不到!"

鲁克斯环顾四周。十来个箱子处于危险之中。

莫朗德下到货舱,浑身湿透。

"必须减轻船的重量!我们进水太多了!"

"减轻?"

"把压舱物扔到海里。我们别无选择。"

"但是箱子....."

"如果我们沉了,箱子也会跟着沉!"

莫朗德迅速下达命令。船员们上去开始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扔到海里:木桶、补给箱、设备。

暴风雨持续了一整夜和第二天的部分时间。当它平息时,雪崩号幸存了,但所有人都筋疲力尽。

鲁克斯立即下到货舱。景象令人沮丧。五个箱子严重损坏。23号,装明代瓷器的那个,是最严重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它。

二十八件瓷器中,十二件碎成了碎片。其余的有裂纹或缺口。

巴泰勒米吹了声口哨。

"数千法郎化为泡影。"

鲁克斯没有反应。他想到这些有几百年历史的瓷器,经历了那么多战争,那么多朝代,最后却在一艘法国船的货舱里破碎。

他检查了其他损坏的箱子。17号丢了一块木板,但青铜器似乎完好无损。32号装的丝绸浸湿了。45号和51号受到轻微损坏。

他上去,莫朗德在那里等着。

"怎么样?"

"五个箱子损坏。十二件明代瓷器毁坏。丝绸浸湿。其余似乎完好。"

莫朗德用手抹脸。

"十二件瓷器.....你必须在报告中提到这一点。"

"是的。"

"皇后会很生气。将军也会。"

"这不是我们的错。是暴风雨....."

"你认为他们会在乎吗?我们负有责任。我们失败了。"

鲁克斯感到这份责任压在他身上。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碎瓷器?"

"保留碎片。也许修复师能做点什么。做详细记录。"

那天晚上,独自在舱室里,鲁克斯在日记中写道。

"1861年1月4日。印度洋。暴风雨损坏了五个箱子。十二件明代瓷器被毁。我看到了它们,碎成了碎片。这些物

品经历了几个世纪。它们装饰过宫殿的大厅,被皇帝们欣赏过。我们在几个小时内就毁掉了它们。

莫朗德说我们失败了。他是对的。但难道我们在离开中国之前不是已经失败了吗?这十二件瓷器只是一长串破坏中的又一次损失。

我想知道这次航行是否被诅咒了。这些物品是否带着诅咒。仿佛它们不想离开中国。仿佛它们在抵抗。

但这些只是迷信的想法。真相更简单:我们运送的是被盗物品。而被盗的物品从不带来好运。"

马赛,1861年2月22日

经过几个月的航行,雪崩号终于进入马赛港。那是二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密史脱拉风猛烈吹着,但对鲁克斯和莫朗德来说,他们终于回到了法国。

一支军事分队在码头等着他们,由一名炮兵上校指挥。鲁克斯带着报告上岸。

"鲁克斯中尉?我是杜马上校。我接到命令接管你的货物并将其运送到巴黎。"

"巴黎,上校?不是枫丹白露?"

"皇后希望先在杜乐丽宫看到这些物品。在它们永久安置之前会有一个私人展览。"

鲁克斯递上报告。

"这是完整清单。我必须通知您,五个箱子在印度洋的暴风雨中受损。十二件明代瓷器被毁。"

上校的脸色变得严峻。

"毁坏?怎么回事?"

"暴风雨。我们差点沉没。"

"我明白了。皇后不会高兴的。那些瓷器价值连城。"

"我保留了所有碎片。也许修复师....."

"你以为可以像普通陶器一样把五百年的明代瓷器粘起来吗?好吧。木已成舟。开始卸货。我要一周内把所有东西运到巴黎。"

卸货花了一整天。箱子被转移到军用马车上,有严密的护卫。杜马上校坚持打开每个箱子检查内容。

当他们打开23号,装碎瓷器的那个,杜马保持沉默,看着碎片。

"多大的损失啊,"他低声说。

他转向鲁克斯。

"你必须向将军解释。可能还要向皇后本人解释。"

"我准备承担我的责任。"

"你的责任.....这关乎政治。帝国威望。这些物品本应展示法国的伟大。而你让其中一部分被毁了。"

莫朗德在场,他介入了。

"中尉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暴风雨如此猛烈,我们担心我们的生命。保护物品是次要的,相比于船员的生存。"

杜马冷冷地盯着他。

"船员的生存很重要。但不能以任务为代价。这些物品被托付给你们。你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它们。"

"即使冒着沉船的风险?"

"即使冒着沉船的风险。"

鲁克斯和莫朗德交换了眼神。他们现在明白这批货物对帝国有多重要。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

第二天,马车前往巴黎,由一队骑兵护送。鲁克斯陪同它们。莫朗德必须留在马赛监督雪崩号的维修。

临别时,两人握手。

"在巴黎祝你好运。你会需要的。"

"感谢你在航程中的支持。"

"我一直在批评,在怀疑。我一定不是个很愉快的同伴。"

"你让我睁开了眼睛。你让我明白了我们在中国真正做了什么。我感激你。"

"作证。当他们问你时,作证。说出真相。不要让历史被胜利者改写。"

"我向你保证。"

车队花了六天到达巴黎。六天在积雪覆盖的道路上,在刺骨的寒冬中旅行。鲁克斯睡得很少,被必须面对皇后的想法折磨着。

终于,2月28日晚上,他们进入巴黎。箱子被直接运到杜乐丽宫,放在一个专门准备的侧翼。

杜乐丽宫,巴黎,1861年3月2日

箱子的开启在刚从中国回来的蒙托邦将军,帕利考伯爵的监督下开始。将军心情非常不好。

"十二件瓷器毁了!"他在检查23号箱时怒吼。"十二件!你意识到了吗?"

"是的,将军,"鲁克斯立正回答。"暴风雨....."

"暴风雨!总是同样的借口!你被托付了皇家珍宝!而你让它们像普通餐具一样破碎!"

"将军,"杜马上校插话,"鲁克斯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我读过莫朗德上尉的报告。他们差点沉没。"

将军转向他,愤怒。

"沉不沉,这些物品应该完好无损地到达!"

"将军,"鲁克斯冒险说,"我们保住了六十七箱中的六十二箱。其余的完好无损。"

将军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他。

"六十七箱中的六十二箱?你以为皇后会满足于此吗?她期待的是完整的收藏!完美的!而你给她带来了碎片!"

他转身走了几步,试图冷静下来。

"其他受损的箱子在哪里?"

鲁克斯给他看了。17号,尽管木板破裂,青铜器完好无损。32号,丝绸浸湿了。45和51号,有轻微损坏。

蒙托邦默默检查每个箱子。最后,他叹了口气。

"青铜器可以清洗。丝绸也许也可以。但瓷器.....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转向鲁克斯。

"你保留了碎片吗?"

"是的,将军。全部。"

"好。我会找个修复师来。看看他能做什么。"

一名军官进来敬礼。

"将军,皇后陛下希望看到这些物品。她一小时后会到。"

蒙托邦立即挺直身子。

"一小时!快!必须摆放最美的物品!上校,拿桌子,陈列架来!"

房间里一片忙乱。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开箱子,小心翼翼地取出物品。景泰蓝花瓶,闪耀着多彩的釉料。绿色和白色的玉,像水一样透明。覆盖着古老铜锈的祭祀青铜器。绣着龙和凤凰的丝绸。

鲁克斯带着敬畏和愧疚的混合情绪操作每件物品。这些奇迹被从它们的宫殿中夺走。它们本应在那里,在中国,而不是在杜乐丽宫的一个房间里。

著名摄影师尤金·迪斯德里带着设备到达。

"把陶瓷放在这里。青铜器放在那里。玉器放在中间。"

当他安装相机时,鲁克斯观察着他。这些照片将永久记录这一刻。它们将作为证据。

"好了,"迪斯德里在拍了几张照片后满意地说。"现在,如果你们能换个方式摆放花瓶....."

将军插话。

"我们没时间了。皇后要来了。收拾你的设备。"

迪斯德里不情愿地服从了。几分钟后,走廊里传来喧哗声。脚步声,说话声。然后门打开了。

"欧仁妮皇后陛下!"

所有人都立正。欧仁妮走进来,身边是几位宫女和侍从。她穿着一件绿松石色的丝绸长袍,与她的赤褐色头发形成对比。

她在门口停下,凝视着房间里陈列的物品。她的脸保持冷漠,但鲁克斯以为在她眼中看到了一丝惊叹。

"将军,过来。"

蒙托邦走上前,深深鞠躬。

"陛下,我荣幸地向您呈献东方军队希望献给您作为感谢的物品。"

欧仁妮上前,检查每件物品。她在一个描绘龙的景泰蓝花瓶前停下。

"它们太美了。绝对美丽。"

"这个花瓶来自乾隆皇帝时期,18世纪....."

"我知道它们是什么,将军。我研究过中国艺术。"

她继续检查,在每件物品前停下,有时提出技术问题,将军恭敬地回答。

最后,她来到装着碎瓷器碎片的打开的箱子前。

"这是什么?"

将军向鲁克斯投去愤怒的一瞥。

"陛下,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事故。暴风雨....."

"明代瓷器碎了。多少件?"

"十二件,陛下。"

"谁负责运输?"

鲁克斯上前鞠躬。

"是我,陛下。炮兵中尉亨利·鲁克斯。"

欧仁妮用她锐利的绿眼睛盯着他,像刀锋一样。

"解释。"

鲁克斯咽了口唾沫。

"陛下,我们在印度洋遇到了异常猛烈的暴风雨。船摇晃得如此厉害,尽管我们采取了预防措施,几个箱子还是脱落了。我们尽了一切努力....."

"显然你们的一切努力还不够。"

"陛下,"蒙托邦插话,"船长确认暴风雨....."

"我不在乎暴风雨,将军!这些瓷器有五百年历史。它们经历了战争、革命、整个朝代。这个人却在几个小时内让它们破碎!"

鲁克斯感到愤怒上涌。

"陛下,这些瓷器本不应该离开中国。它们在宫殿里有它们的位置。我们夺走了它们。我们偷了它们。"

房间里陷入死寂。几名军官瞪大了眼睛,惊恐万分。将军气得脸红。

"中尉!你怎么敢....."

但欧仁妮举起一只手,让他安静。她走近鲁克斯,紧紧盯着他。

"偷的,你说?"

"是的,陛下。偷的。掠夺的。夺走的。这些物品不属于我们。"

"它们现在属于法国。根据征服权。"

"征服权是真正的权利吗?还是只是强者的法则伪装成合法性?"

蒙托邦爆发了。

"够了!你被捕了!卫兵!"

"不。让他说。继续。告诉我你真正的想法。"

鲁克斯犹豫了。这是决定性时刻。他可以保持沉默,道歉,拯救他的职业生涯。或者他可以说出真相。

他想到莫朗德上尉。想到他的话:"作证。说出真相。"

"陛下,我当时在场。我在毁坏之前见过那座宫殿。那是.....无法形容的。一个奇迹。我们掠夺了它。我们像小偷一样清空了它的房间。我们为了最珍贵的物品互相争斗。我看到士兵砸碎家具来取出宝石。我看到中国苦力在我们离开后继续掠夺。然后,英国人烧了一切。一切。图书馆、档案、亭台。千年珍宝化为灰烬。"

他用更低的声音继续。

"这里的这些物品是所有剩下的。一座非凡宫殿的所有剩余。我们毁了它。出于傲慢。出于贪婪。出于野蛮。"

沉默是完全的。欧仁妮继续盯着他。

"你认为我们是野蛮人?"

"我认为我们表现得像野蛮人。是的。"

欧仁妮转身走了几步。当她转回来时,她的脸色柔和了。

"你有勇气。或者无知。也许两者都有。"

她走近一张摆着白玉雕龙的桌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物品从哪里来?你以为我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

"我.....我不知道。"

"我知道额尔金勋爵做了什么。我知道葛罗男爵反对。我知道蒙托邦将军拒绝参与焚烧。"

她抚摸着玉。

"我也知道这些物品是掠夺的成果。你不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一点的人。维克多·雨果本人给我写了一封尖刻的信。"

"维克多·雨果?"

"是的。从他在根西岛的流亡地。他称我们为强盗。小偷。正是你刚才用的词。"

她转向他。

"但你想让我做什么?把这些物品送回中国?军队把它们献给了我。如果我拒绝这份礼物,就是否定整个远征。就是践踏我们士兵的荣誉。"

"荣誉?掠夺宫殿有什么荣誉?"

欧仁妮叹气。

"你年轻。你看世界是非黑即白。但帝国政治充满了灰色。妥协。必要性。"

她做了个手势,包括所有物品。

"这些物品将留在法国。它们将在枫丹白露展出,在我要创建的博物馆里。一个中国博物馆。人们可以欣赏它们,研究它们。这难道不比让它们在被焚烧的宫殿废墟中腐烂要好吗?"

"是英国人烧了宫殿。不是中国人。"

"我知道。我深感遗憾。但伤害已经造成。宫殿不复存在。这些物品是剩下的一切。它们将留在这里,在法国,在那里它们会被保存。"

鲁克斯想抗议,但欧仁妮举起手。

"我承认你的顾虑。我甚至尊重它们。但要理解我的立场。我是法国的皇后。我的职责是对法国,而不是对中国。"

她面对蒙托邦。

"将军,把所有这些转移到枫丹白露需要多长时间?"

"一周。有时间把一切打包并准备房间。"

"去做吧。并聘请你能找到的最好的修复师来修复碎瓷器。我希望它们被修复,即使不完美。"

她最后看了鲁克斯一眼。

"至于你,你没有被捕。相反。我要你监督物品在枫丹白露的安装。你从中国护送它们,你将护送它们到最终目的地。"

"但是....."

"这是命令。也许是惩罚。或奖励。我不知道。当你组织我的中国博物馆时,你会有充足的时间思考。"

说完这些话,她离开了房间。她一走,将军就转向鲁克斯,愤怒。

"你是个傻瓜!你很幸运皇后有耐心!"

"我只是说了真话。"

"真话!真话在这一切中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政治中!真话是皇帝决定的!"

"真话独立于皇帝的决定而存在。"

蒙托邦盯着他,然后摇头。

"你不可理喻。去吧。准备去枫丹白露。这次,试着不要打碎任何东西。"

枫丹白露城堡,1861年3月12日

枫丹白露城堡在三月的寒冷中雄伟地矗立着。鲁克斯三天前到达,监督将接纳中国博物馆的房间的准备工作。

皇后选择了大楼阁的底层。四个宽敞的房间将被改造成博物馆:一个前厅,一个大沙龙有时被称为"湖沙龙",一个沙龙画廊,和一个漆器柜。

鲁克斯与皇家建筑师勒菲埃尔先生和装饰师卢梭先生一起站在大沙龙里。

"皇后希望一个能衬托物品而不压倒它们的装饰,"勒菲埃尔解释道。"深红色的帷幔,镀金的木制品,但风格简朴。"

"最易碎物品的玻璃柜,"卢梭补充道。"还有瓷器的角架。"

鲁克斯心不在焉地听着。他在想即将填满这些房间的物品。

"中尉?你在听吗?"

鲁克斯惊了一下。

"请原谅。我.....走神了。"

"我是说大沙龙将展示主要物品:景泰蓝花瓶,大型西藏佛塔,祭祀青铜器。"

"佛塔。你是说镶有绿松石的镀金黄铜佛塔?"

"正是。这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它将成为沙龙的中心作品。"

鲁克斯记得那个佛塔。他在宫殿的一座寺庙里见过它。僧侣们在它前面祈祷。它是一件神圣的物品。现在,它将成为装饰品。

"漆器柜呢?"

"柜子将专门用于最珍贵的物品。玉器,水晶,珠宝。我们还将在墙上安装18世纪的中国漆板。"

"漆板?它们从哪里来?"

"来自皇后的私人收藏。它们来自古老的屏风。"

"所以也是从中国偷来的物品。"

勒菲埃尔皱起眉头。

"对不起?"

"没什么。继续。"

接下来的几天,鲁克斯监督家具和玻璃柜的安装。工匠们日夜工作,以便在物品到达前一切准备就绪。

修复工作室,1861年3月15日

一天下午,当他检查工作时,一位老人走进来,提着一个公文包。

"鲁克斯中尉？我是杜布瓦大师，修复师。皇后委托我检查碎瓷器。"

鲁克斯带他到一个相邻的房间，那里存放着箱子。他打开23号箱。

杜布瓦大师检查碎片，在手中转动它们，把它们举向光线。他是一个脸上刻满了数十年俯身于脆弱物品的痕迹的人。他粗糙但精确的手指以无限的细腻操作着碎片。

"嗯。明代瓷器，如果我没搞错的话，是宣德时期。15世纪。"

"你能修复它们吗？"

杜布瓦慢慢摇头。

"修复，不能。粘合，也许。但它们永远不会恢复原状。它们的价值会大大降低。"

"皇后希望它们被修复。"

"我会尽力。但这将是可见的。裂缝会仍然明显。而且有几块碎片不见了。"

"碎片不见了？"

"是的。看这件瓷器。"

杜布瓦小心翼翼地举起一个大蓝白碗的碎片。他把它们像一个不完整的拼图一样摆在桌上。

"至少缺少三块碎片。可能在暴风雨期间丢失了,被抛出箱子外。"

鲁克斯俯身。杜布瓦是对的。碎片不能完全拼在一起。
图案中出现了空白。

"没有这些碎片你能做什么?"

"重建大致形状。但缺失的部分会保持空白。除非你想让我用混合物和颜料填充它们。我可以重新创建图案,模仿釉面。从远处,没人会看出区别。"

鲁克斯看着摆在桌上的碎片。伪造它们、创造完整的幻觉的想法突然让他反感。

"不。不要假的。如果它们必须保持破碎,就让它们破碎。至少,这会是诚实的。"

杜布瓦抬起眼睛,惊讶。

"这不寻常。大多数收藏家更喜欢美丽的外观而不是真实性。他们希望他们的物品看起来完美,即使这种完美是虚假的。"

"我不是收藏家。我只是一个试图不在盗窃上加上谎言的人。"

修复师看了他很久,然后带着似乎是尊重的表情点了点头。

"你知道,在日本传统中,他们实践金继。这是一种修复碎陶瓷的技术。"

"我不知道。"

"当陶瓷破碎时,他们用混合了金粉的漆将碎片粘合在一起。裂缝变成金色的,可见的,被接受的。它们不是被隐藏,而是被美化。"

杜布瓦用手指抚摸一条裂缝。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破碎是物品历史的一部分。隐藏它就是否认它的过去。通过使它变成金色,他们将它转变成美丽的东西。一个成为装饰的伤疤。"

鲁克斯走近正在检查的十二件瓷器碎片排列的桌子。

"皇后希望你修复它们。但也许她错了。也许我们应该让它们保持破碎。"

"为了显示你的失败?"

"为了显示真相。这些物品被从它们的宫殿中夺走,运送了数千公里,在暴风雨中颠簸。它们带着这次旅程的痕迹。抹去它们就是抹去历史。"

杜布瓦开始分类碎片,将属于每件瓷器的分开。

"你让我处于微妙的位置,中尉。我接到命令要尽我所能修复它们。皇后期待结果。"

"修复它们。但就像你说的:接受裂缝。让它们保持可见。让人们看到它们发生了什么。"

修复师微笑,一个疲惫但共谋的微笑。

"你知道有些收藏家会付给我一大笔钱来完美隐藏这些裂缝吗?他们想要完美的幻觉。一件'由杜布瓦修复'的明代瓷器,看不出裂缝在哪里,在市场上价值翻倍。"

"皇后不是普通收藏家。"

"确实不是。她有教养,敏感。也许她会理解你试图做的事情。"

杜布瓦拿起一块碎片,将它举向从窗户进来的光线。钴蓝闪耀,深邃而纯净。

"看这蓝色。你看到它似乎在振动吗?这是撒马尔罕蓝,通过丝绸之路进口。明代工匠将这种钴与其他本地矿物混合,以获得这种确切的色调。这是一种我们今天不再知道如何制作的蓝色。配方已经失传。"

他小心翼翼地放下碎片。

"这些瓷器有四百多年历史。它们是在宣德皇帝统治时期制作的,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赞助人之一。它们在明朝灭亡、清朝到来、几个世纪的战争和动荡中幸存下来。而现在....."

"而现在它们在法国城堡里破碎了,"鲁克斯苦涩地说完。

"是的。但至少,它们还存在。"

杜布瓦开始画草图,记录碎片如何拼在一起,缺失在哪里。

"我需要大约三周时间。我会在这里工作,在这个工作室里。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观察。"

"我会来的。我想看看你如何进行。"

"好。但我必须警告你:这会很难看。粘合碎瓷器,就像.....就像试图修复从根本上破碎的东西。我们可以改善外观,但原有的完整性永远失去了。"

鲁克斯点点头。他明白杜布瓦没有明说的:这些瓷器是一个隐喻。它们代表法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被暴力和掠夺打破。人们可以粘合碎片,创造修复的幻觉,但原始的断裂将永远可见。

"杜布瓦大师,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

"你对所有这一切有什么看法?掠夺,这些物品,我们正在创建的这个博物馆?"

修复师放下工具,直视鲁克斯的眼睛。

"你真的想知道吗?"

"是的。"

"我认为这是一场悲剧。一场复杂的悲剧,没有真正的罪犯或无辜者。掠夺宫殿的士兵服从命令。组织分配的军官

遵循军事规定。接受这些物品的皇后回应她角色的期望。然而,结果是一样的:无可替代的文化遗产被从其原始背景中夺走。"

他朝瓷器碎片做了个手势。

"但事实是:这些物品现在存在。它们在这里,在法国。我们不能重写历史。唯一剩下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做什么?我们出于羞愧而隐藏它们吗?我们出于悔恨而毁掉它们吗?还是我们尽可能地保存它们,记住它们获得的悲剧?"

"而你,你会怎么做?"

"我一直做的:我的修复师工作。我修复可以修复的,我保存剩下的。但我从不忘记物品从哪里来。当我可以时,就像今天,我让伤疤可见。这样就没人能假装从未有过伤害。"

接下来的几天,鲁克斯经常来观察杜布瓦工作。修复师在一个充满自然光的工作室里工作,周围是他的工具:动物胶、各种尺寸的刷子、放大镜、小钳子、极细的砂纸。

这个过程既迷人又痛苦。杜布瓦从清洁每个碎片开始,去除灰尘、污垢、在暴风雨期间渗入箱子的海水残留。然后他像拼图一样组装碎片,测试每种组合,寻找碎片如何拼在一起。

"最难的,"他向鲁克斯解释,"是抵制强迫的诱惑。当一块碎片不能完美适配时,本能是推它、压它。但这可能会造成新的裂缝。必须有耐心,让碎片自己显现。"

对于第一件瓷器,一个装饰着龙和云的大蓝白碗,杜布瓦花了四天时间仅仅是组装所有可用的碎片。当他完成时,碗被重建了,但三个大区域仍然空白。缺失的碎片在图案中创造了洞,像是对虚空开放的窗户。

"就是这样,"杜布瓦后退说。"这是我在不伪造的情况下能做的最好的。"

鲁克斯凝视着修复的瓷器。胶水线是可见的,形成银色裂缝的网络。缺失的区域突然中断了龙,使它们不完整。这既美丽又悲伤。

"它看起来像一张地图,"他低声说。

"它的毁坏地图,是的。每条线讲述一次撞击,一次坠落,一次暴力。这是它旅程的历史,刻在陶瓷本身上。"

"皇后会接受这个吗?"

"我不知道。但这是诚实的。有时,诚实比美丽更珍贵。"

几周过去了。杜布瓦完成了十二件瓷器的修复。有些几乎完整,只有几条可见的裂缝。其他的,像龙碗,仍然明显不完整,有大片空白区域。

最后一天,当所有物品都完成时,杜布瓦将它们排列在一张长桌上。鲁克斯长时间凝视它们。

"它们现在不同了。"

"是的。它们获得了新的历史。它们破碎和修复的历史。它们不再是皇宫里的同样物品。"

"这降低了它们的价值吗?"

"这取决于我们所说的价值。它们的市场价值?当然。收藏家为破碎和修复的瓷器支付的钱远少于完整的。但它们的历史价值?它们作为证词的价值?也许那个增加了。"

杜布瓦收拾他的工具。

"你知道,中尉,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这是第一次有人要求我让伤疤可见。通常,他们希望我抹去所有损坏的痕迹。但我认为你是对的。这些瓷器必须带着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的印记。它们必须作证。"

"作证什么?"

"脆弱性。暴力。掠夺的悲剧。也许还有修复的可能性,即使不完美。"

巴黎,冰画廊,普罗旺斯街,1861年3月20日

鲁克斯获得了几个小时的假期。他没有待在枫丹白露,而是乘火车去了巴黎。有什么东西促使他去了解从宫殿掠

夺的其他物品发生了什么,那些没有最终进入送给皇后的箱子的物品。

他听说过西格弗里德·冰,一个专门从事亚洲物品的艺术商人。他在普罗旺斯街的画廊以其藏品的质量而闻名。

当鲁克斯进入时,一个小铃铛响了。画廊内部是一个阿里巴巴的洞穴:中国瓷器与日本版画并列,泰国青铜器与缅甸玉相邻。一切都以精致的品味布置,被从大窗户进入的自然光照亮。

西格弗里德·冰是一个瘦削、优雅的男人,戴着钢框眼镜,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他正用放大镜检查一位谨慎客户向他展示的小玉。那人穿着便服,但有特征性的军人姿态。

"清代,"冰确认。"出色的工艺。来源?"

"圆明园。我当时在那里。"

"像许多其他人一样。"

冰放下玉,在纸上写下一个数字,递给他的对话者。那人脸色苍白。

"就这些?"

"市场饱和了,我的朋友。整个巴黎都在出售'圆明园的真品'。一半是假的,另一半没有可验证的来源。"

"但这个是真的!我当时在那里!我亲自从....."

"我不怀疑你的故事。但证明它。你有证书吗?证明你确实参加了中国远征的文件?高级军官的证词?"

那人犹豫了。

"没有,但是....."

"对我和我的客户来说,这块玉可能来自任何地方。也许来自圆明园,也许来自北京为欧洲游客制作副本的工坊。没有书面来源,我无法保证真实性。没有保证,价格就会暴跌。"

那人拿回他的玉,显然失望和沮丧。

"这是抢劫!我在那里冒了生命危险!"

"不,先生。抢劫是你在圆明园做的。我做的是商业。"

那人砰地关门离开。冰叹了口气,转向鲁克斯,他第一次注意到他。

"请原谅。这一天很长。我能帮你吗?"

"我不确定。你买圆明园的物品吗?"

冰仔细打量他。军人姿态,便服下勉强遮住的制服,既好奇又不安的眼神。

"你是买还是卖?"

"都不是。我想看看。"

"看什么?"

"没有最终到枫丹白露的物品发生了什么。"

冰笑了,一个既有趣又疲惫的微笑。

"啊。你是那些有悔恨的军官之一。越来越多了。坐下。我给你看。"

鲁克斯坐下。冰去拿了一本大皮革装订的登记簿,在柜台上打开。

"看。自1860年10月以来,我买了七十三件据称来自圆明园的物品。七十三件。我只是巴黎几十个商人之一。你能想象总数吗?"

鲁克斯浏览登记簿。每个条目详细说明了一个物品:描述、假定来源、卖家姓名、购买价格。

"你有卖家的名字....."

"是的。大多数是远征的士兵或军官。有些是水手,少数是跟随部队的中国苦力。所有人都有同样的故事:他们'发现了这些物品,他们从毁坏中'拯救'了这些宝物。"

"你买了它们?"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评判。我不问他们如何获得这些物品。我感兴趣的是它们的真实性和质量。"

冰合上登记簿。

"但让我们诚实,中尉.....是中尉,对吧?"

"中尉亨利·鲁克斯。"

"鲁克斯中尉。让我们诚实。这些物品大多数是被盗的。不是'根据战争规则征用'或'从毁坏中拯救'。是被盗的。纯粹而简单。士兵进入宫殿,拿走他们喜欢的,现在他们为了几百法郎转卖。"

"这不让你困扰吗?"

"当然困扰我!我不是怪物。但你想让我做什么?如果我不买,别人会买。至少,我确保它们最终到达会保存它们的认真收藏家手中。"

冰站起来,在画廊里走了几步。

"来,我给你看点东西。"

他领鲁克斯到画廊后面的一个玻璃柜。里面有三件蓝白瓷器,显然是古老的,质量极高。

"看这些。明代,15世纪。根据我的卖家,一个步兵中士,它们来自圆明园。他从宫殿的一个房间拿走它们,用毯子包起来,在包里带回法国。"

"你买了它们。"

"我买了它们。三件五百法郎。微不足道。那个中士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他以为它们最多值五十法郎。我本可以用一百法郎得到它们,但我想公平。"

"公平,"鲁克斯重复道。

"是的,公平。现在,这些瓷器在这里,在我的画廊里。我会把它们卖给一个收藏家,可能三四千法郎。那个收藏家会小心保存它们,研究它们,也许把它们借给展览。它们会被保存、欣赏、传给后代。"

"它们本应留在中国。"

"当然它们本应留在中国!但它们不再在中国了。宫殿被毁了。这些瓷器不能回去。我们怎么办?我们出于悔恨毁掉它们吗?我们把它们藏在地窖里吗?还是我们接受现实,确保它们至少得到良好对待?"

鲁克斯没有回答。他看着瓷器,与他运送的那些如此相似。

"你认为现在巴黎有多少圆明园的物品?"他最后问道。

"数千件。也许数万件。在画廊,在私人收藏家手中,在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的士兵的阁楼里。更不用说在英国、俄罗斯、德国的。掠夺不仅仅是法国的行为,你知道。"冰回到柜台后面。

"你知道真正让我难过的是什么吗?不是这些物品被盗了。是它们被分散了。一个花了几世纪建立起来的皇家收藏,有连贯性,有逻辑,被四处分散了。物品失去了它们的背景。一个在特定沙龙里的花瓶,旁边是其他特定物品,

创造和谐的整体,现在在巴黎的玻璃柜里被孤立了。它的意义失去了。"

"枫丹白露博物馆试图重建一些东西....."

"一个替代品。一个模拟。它永远不会是圆明园的样子。怎么可能?"

鲁克斯走向出口,然后转身。

"你说许多军官来找你,带着悔恨。你对他们说什么?"

"真相。做了的事已经做了。他们不能改变过去。但他们至少可以确保他们拿走的物品得到良好对待。这是一个小安慰,我知道。但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这还不够。"

"不,这不够。但这是我们所有的。"

杜乐丽宫,皇后私人办公室,1861年11月25日

欧仁妮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她的秘书刚递给她的信。笔迹是维克多·雨果的,在所有人群中都可辨认。大号、夸张、几乎戏剧性。这封信是从根西岛的豪特维尔庄园写的,诗人自从反对拿破仑三世的政变以来一直在那里流亡。

她认识雨果。在流亡之前,在政治将他们分开之前,她甚至钦佩过他。现在,从他的根西岛岩石上,他继续批评她和她的丈夫,以无情的坚持。

这封信与其他的不同。更私人。更伤人。

"夫人,

有人告诉我,您在枫丹白露创建了一个'中国博物馆',展示从中国远征带回的物品。有人告诉我,您将这些物品视为军队的礼物,作为法国伟大的证明。

请允许我以对您地位应有的尊重,但也以我对良心应尽的坦率,告诉您我对这些'礼物'的看法。

世界的一角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做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理念,产生欧洲艺术,和幻想,产生东方艺术。圆明园之于幻想艺术,就像帕台农神庙之于理想艺术。

用大理石、玉、青铜、瓷器建造一个梦,用雪松木做骨架,用宝石覆盖,用丝绸装饰,在这里做一个圣所,在那里做一个后宫,在那里做一个城堡,放进神,放进怪物,上漆、搪瓷、镀金、化妆,让诗人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加上花园、水池、喷泉和水花、天鹅、朱鹭、孔雀,总之假设某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人类幻想洞穴,有着寺庙和宫殿的外观,这就是那座建筑。

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掠夺,另一个焚烧。胜利显然可以成为小偷。对圆明园的大规模破坏是由两个胜利者平分的。所有这一切都与额尔金的名字混在一起,那个不幸地让人想起帕台农神庙的名字。

帕台农神庙所做的,圆明园也做了。一个几乎超人类的民族想象力所能产生的一切都在那里。这不像帕台农神庙那样是一件罕见而独特的作品;这是某种幻想的巨大模型,如果幻想可以有模型的话。

想象某种无法言喻的建筑,某种像月球建筑的东西,你就会有圆明园。而这一切不复存在了。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做的。

历史将记住这两个强盗的名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但我希望有一天,解放和清洗的法国会将这些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这就是两个胜利者之一所做的盗窃,另一个认可的。我们今天在您的博物馆里欣赏这些'宝物'。但您知道它们从哪里来吗?从盗窃。您知道它们应该在哪里吗?在中国。

我荣幸地成为,夫人,您恭敬的仆人,
维克多·雨果"

欧仁妮放下信。她的手轻微颤抖。她站起来走向窗户,看着杜乐丽花园,那里的散步者在十一月的衰落光线中漫步,但什么也没看见。

她的宫女,马拉科夫公爵夫人,在办公室的角落里等待,默默地刺绣。她察觉到了皇后的不安。

"陛下心烦意乱吗?"

欧仁妮转身。

"马拉科夫夫人,读这个。"

她把信递给她。公爵夫人浏览了几行,她的脸逐渐变得严峻。当她读完时,她粗暴地放下信。

"这是.....这是可耻的指控!这个人竟敢称陛下为小偷!他在流亡中生活,从他的岩石上吐出怨恨,从未为法国抬起过一根手指!"

"这个人是维克多·雨果。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仍然是个叛徒!反对者!一个....."

"一个说真话的人。"

公爵夫人瞪大了眼睛。

"陛下不能这么想!"

"为什么?因为你的皇后不想放弃她的博物馆?"

"因为这些物品现在属于法国。它们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

品醇站起来,颤抖着控制的愤怒。

"国家遗产?这些物品是中国的遗产!你们怎么敢声称它们?"

"但这是战争!战争规则....."

"战争规则证明一切吗?掠夺宫殿?毁坏千年图书馆?焚烧寺庙?"

"额尔金勋爵对焚烧负责,不是我们!"

"那掠夺呢?谁对掠夺负责?"

欧仁妮再次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手里拿着信。

"你知道这封信最伤我的是什么吗?不是指控。不是语气。是他是对的。雨果是对的。我们来到中国,声称文明、优越、开明。我们表现得像野蛮人。"

"陛下....."

"不,让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物品从哪里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宫殿发生了什么?我读过所有报告。我听过有勇气说真话的军官的证词。我看过了查尔斯·威格曼的画。我读过托马斯·鲍尔比在囚禁中死前的文章。我知道。"

她在挂在墙上的拿破仑三世肖像前停下。

"我知道我们做了什么。我把这份知识当作负担承担。"

"为什么接受这些物品?为什么创建这个博物馆?"

"因为我是法国的皇后。因为拒绝这些物品就是否定远征,侮辱军队,羞辱我的丈夫。因为帝国政治不给我遵从良心的奢侈。"

她回到办公桌,倒在扶手椅上。

"雨果要求我把这些物品送回中国。你能想象吗?丑闻?羞辱?皇帝永远不会原谅我。军队会恨我。报纸会诋毁我。为了什么?中国人自己无法收回它们。宫殿被毁了。他们会把它们放在哪里?"

"陛下没有任何可责备的。"

"有!我有一切可责备!我接受了这些物品。我创建了这个博物馆。我像战利品一样展示它们。我成了同谋。"

"同谋什么?保存艺术品?没有陛下,这些物品会被分散、出售,甚至可能被毁!"

欧仁妮摇头。

"这是我为了晚上能睡觉而告诉自己的话。我拯救了这些物品。我给了它们一个体面的地方。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是个谎言。一个令人安慰的谎言,但仍然是谎言。"

她拿起一张空白纸,蘸笔蘸墨。

"您要回复维克多·雨果吗?"公爵夫人问。

"如何回应这个?否认事实?我不能。证明它们合理?我不想。"

"别回应。忽略这封信。雨果是个被放逐者,没人听他的哀叹。"

"你错了。很多人听雨果的。在法国,在欧洲。他是我们时代的道德声音之一。"

欧仁妮开始写,然后停下。她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不。我不会回应。我能说什么?他错了吗?他是对的。我们行事光荣吗?我们没有。我会归还物品吗?我不能。"

她站起来走向她办公室里的一个小玻璃柜,那里她保存着一些私人物品。其中有一小块白玉,这是在系统掠夺宫殿之前从中国带回的第一批物品之一。

"看这块玉。它很美,不是吗?纯净。完美。当我看着它时,我看到艺术,我看到美。但雨果看到盗窃。你知道吗?他看到盗窃是对的。因为这就是它的本质。"

"陛下对自己太苛刻了。"

"不。我还不够苛刻。如果我真的诚实,如果我真的有勇气,我会归还这些物品。不管丑闻,不管后果。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软弱。因为我宁愿带着愧疚生活,也不愿面对公开羞辱。"

公爵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未见过皇后处于这种状态,如此脆弱,如此痛苦。

"我应该怎么处理雨果的信?"她最后问道。

"保存它。与中国博物馆的其他文件一起。让它留在档案中。让未来的历史学家找到它。让他们知道至少有人有勇气说真话。让他们也知道我听到了这个真相,我什么也没做。"

"这太严厉了,陛下。"

"历史会更严厉。雨果在一点上是对的:历史会记住我们的名字。而不会是善意的。"

夜幕降临巴黎。在这座城市的某个地方,在画廊、私人住宅、阁楼里,有数千件从中国偷来的物品。在枫丹白露,她的中国博物馆以其所有辉煌闪耀,既是艺术也是犯罪的纪念碑。

"你知道最让我伤心的是什么吗?"她低声说。"不是雨果谴责我。是他谴责我是对的。而我对此无能为力。"

马拉科夫公爵夫人走近。

"陛下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尽其所能。"

"不。我做的是政治上方便的。对宫廷可接受的。保护帝国威望的。但这与做正确的事不同。"

她转向公爵夫人。

"你知道我现在要做什么吗?我要把这封信收起来。我要回到我的义务。我要在博物馆开幕时微笑。我要接受对我收藏的赞美。我要带着这种矛盾生活。"

"许多君主生活在更糟的情况下。"

"这不是安慰。这只是确认我们都被权力以某种方式腐蚀了。"

夜晚现在完全降临了。公爵夫人点亮了办公室的灯。在它们的金色光线下,欧仁妮突然看起来更老了,更疲倦了。

"现在让我一个人待着。我需要思考。"

"好的,陛下。"

公爵夫人出去了,带走了维克多·雨果的信。欧仁妮独自留在她的办公室里,周围是她珍贵的家具、画作、书籍。而在某个地方,在枫丹白露,她的中国博物馆在等着她,充满了被盗的美丽。

她拿起她的私人日记,写道:

"1861年11月25日。维克多·雨果从根西岛给我写信。他称我为小偷。他是对的。我是小偷。或者至少,我是盗窃的同谋。我接受被掠夺的物品。我展示它们。我欣赏它们。这让我成为什么?"

我告诉自己我在保存它们。没有我,它们会被分散,丢失。但这真的是我创建这个博物馆的原因吗?还是为了威望?为了展示法国的力量?为了拥有一些属于我的美丽东西?我不知道答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但我不想承认。

历史会评判我们。雨果说过,他是对的。历史会记住我们的名字。当它说出它们时,将会带着谴责。"

她合上日记,吹灭灯,让房间陷入黑暗。

巴黎,拉丁区,1862年1月10日

鲁克斯沿着塞纳河漫步。这是一个难得的休息日。枫丹白露的工作进展顺利,博物馆几乎完工了。他决定来巴黎,没有特别的原因,只是为了散步,思考。

经过新桥附近的一条长凳时,他注意到一个男人坐着,盯着对岸的卢浮宫。他的姿势、他的静止吸引了鲁克斯的注意。

那人穿着欧式服装——深色裤子、羊毛夹克、圆顶礼帽——但仍然留着传统的中国辫子,垂在背后。他应该五十多岁了,脸上刻着时间和悲伤的痕迹。

不知为何,鲁克斯走近了。也许是那人明显的孤独。也许是她自己的愧疚促使她寻求某种救赎。

"您在欣赏卢浮宫吗?"

那人转向他。他的眼睛表达深深的悲伤,但也有一丝不信任。

"我钦佩也蔑视,"他用犹豫但正确的法语回答。

"怎么说?"

"它很美。但它是盗窃的纪念碑。所有这些希腊雕像、意大利画作、来自各地的宝物。被盗的。被拿走的。被撕裂的。"

鲁克斯感到心一沉。他在长凳上坐下,保持尊重的距离。

"你是中国人。"

"我曾是圆明园的园丁。现在我是.....什么都不是。一个流亡者。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工作、没有未来的人。"

"你是怎么来到法国的?"

"跟一个法国传教士。杜朗神父。他在.....毁坏之后藏了我。他回法国时带我一起走。他以为在拯救我。也许他谴责了我。"

那人拿出手帕擦眼睛。

"原谅我。我不应该在陌生人面前哭泣。但有时,悲伤太强烈了。"

"我叫亨利·鲁克斯。"

"陈伟。很高兴见到你,鲁克斯先生。"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看着卢浮宫。海鸥在塞纳河上空叫着。

"你说你是圆明园的园丁?"

"是的。我负责孔雀亭的花园。你知道吗?"

鲁克斯摇头。

"不知道。我.....我当时在那里,但我只看到了宫殿的一小部分。"

陈伟仔细看着他。

"你当时在那里?你是士兵?"

"炮兵军官。"

"你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掠夺者。"

"是的。"

他本可以撒谎,否认,编造另一个故事。但他内心的某些东西拒绝了。真相是他现在唯一能提供的。

陈伟站起来,好像要离开。然后他慢慢地重新坐下。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个?你不怕我打你?叫警察?"

"你会对警察说什么?我参加了两国政府授权的军事行动?根据法国法律这不是犯罪。"

"但根据人道法律这是犯罪。"

"是的。确实是。"

陈伟长时间看着他,试图理解这个承认罪行的奇怪法国人。

"告诉我你的宫殿,"鲁克斯突然说。"跟我说说你照看的花园。"

"为什么?为了嘲笑?"

"不。为了记住。为了作证。因为我在它被毁时在那里,我至少想知道我们毁了什么。"

陈伟犹豫了,然后开始说话。起初在法语中寻找词汇,然后越来越快,仿佛一道堤坝决堤了。

"孔雀亭是宫殿里最美的之一。它是在乾隆皇帝统治时期建造的,18世纪。亭台周围的花园占地几公顷。百年古树、有金鱼的池塘、在牡丹丛中蜿蜒的白石小径。"

他用手比划,在空中画出消失花园的形状。

"我花了几十年时间维护这些花园。每天早上,我在黎明前起床。我去检查植物,修剪枝条,清理池塘。这是我的世界。我的生活。"

"它美吗?"

"美?这个词太弱了。它就像.....就像在梦中。你知道,中国花园不像你们的法国花园。在你们那里,一切都是对称的、几何的、受控的。我们的花园寻求模仿自然,但是理想化的、完美的自然。"

陈伟闭上眼睛,回忆。

"有一座小驼背桥跨越主要溪流。从那座桥上,可以看到整个花园。春天,樱花盛开。粉红色的花瓣落在水上像雪一样。夏天,荷花在池塘中开出白色和粉红色的花朵。秋天,

枫树变成火红。冬天,雪覆盖一切,松树的枝条在重压下弯曲。"

"谁来这些花园?"

"皇帝,有时。皇妃,经常。文人、艺术家、僧侣。这是一个冥想、诗歌、沉思的地方。我看到画家花几天时间试图捕捉池塘上的光线。我听到音乐家在垂柳下弹古琴。我为讨论孔子和老子的哲学家奉茶。"

他重新睁开眼睛,鲁克斯看到它们充满泪水。

"然后你们来了。外国士兵。那天早上我在花园里。我在修剪菊花。我听到喊叫,枪声。我看到烟。"

他的声音破碎了。

"我跑向亭台。士兵们已经在那了。法国人。英国人。我不知道。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一样。他们砸坏一切。他们撕扯丝绸帷幔。他们打碎家具。他们为最珍贵的物品互相争斗。"

"我试图干预。我喊道:'停下!这是皇帝的宫殿!'一个士兵用他的步枪枪托打我。我倒下了。当我起来时,我看到一个法国军官——也许是你,谁知道?——监督掠夺。他在喊命令。士兵们把物品拿出来装上推车。"

鲁克斯听着,心脏紧缩。他记得那一天。他确实监督了一些箱子的装载。他喊过命令。他曾是那个军官。

"我在花园里藏了三天,"陈伟继续。"我看着掠夺。我看到我的同事,其他园丁,宫殿的仆人,逃跑或躲藏。有些人被杀了。我看到尸体。"

"第三天,烟变得更浓了。英国人在焚烧一切。"

他转向鲁克斯。

"你让我讲我的宫殿?它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我的记忆。很快,当我死了,甚至这些记忆也会消失。"

"不。它们不会消失。我会保存它们。我会写下来。"

"有什么用?这不会让宫殿回来。"

"不会。但至少,会有人知道。会有人作证圆明园不只是装满珍贵物品的建筑物。它是一个活的地方。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工作、创造、维护美丽的地方。"

"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在乎?"

"因为我当时在那里。因为我参与了。因为我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他们静静地坐着,看着卢浮宫。一月的光线苍白而寒冷。

"你知道最残酷的是什么吗?"陈伟最后说。"不是你们毁了宫殿。是你们甚至不明白你们毁了什么。对你们来说,那只是一座敌人的宫殿。对我们来说,那是我们文明的心脏。那是几个世纪的艺术、文化、知识。所有这些,都消失了。"

"我现在明白了。"

"不。你不明白。你不可能明白。我必须带你到那里,向你展示宫殿以前的样子。但这不可能。因为它不复存在。"

陈伟站起来。

"在我死之前,我想看一样东西。物品。你们带走的那些。有人告诉我它们在枫丹白露。是真的吗?"

"是的。在皇后创建的博物馆里。"

"我想看它们。就一次。为了记住。"

"我可以带你去。我在那里工作。我可以获得授权。"

陈伟犹豫了,然后点头。

"好的。什么时候?"

"几天后。我会给你送个消息。你住在哪里?"

"跟杜朗神父一起。巴克街。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堂。"

"我会给你送消息到那里。"

陈伟沿着塞纳河走远,他的中国辫子在背后摇摆,在冬日巴黎中孤独的身影。

鲁克斯留在长凳上,深受震动。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另一边的声音。不是中国军官,不是官员,而是一个简单的园丁。一个将生命奉献给创造美的人,看到那美在几天内被毁。他拿出日记写道:

"1862年1月10日。巴黎。我遇到了陈伟,前圆明园园丁。他告诉我他的工作,他照看的花园。听他讲,我理解了我直到现在还没有领会的东西。

我们以为在掠夺一座敌人的宫殿。我们以为在拿有价值的物品。但我们做的远不止这些。我们毁了一个世界。一个美丽、文化、文明的世界。

陈伟花了二十年维护孔雀亭的花园。二十年耐心的工作,日常照料,对他艺术的爱。我们在几个小时内毁了一切。

他说我无法真正理解。他是对的。我怎么能真正理解?我只把宫殿看作军事目标。我从未在春天看过花园,看过盛开的樱花,看过有金鱼的池塘。我从未听过在那里演奏的音乐,朗诵的诗歌。

但至少,现在,我知道所有这些存在过。我们毁了它。

我会带他去枫丹白露。他会看到物品。也许这会给他一点安慰。或者也许这会让痛苦更加剧烈。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欠他这个。"

枫丹白露城堡,1862年1月15日

鲁克斯获得了特别授权。他在城堡入口等待陈伟。这位中国人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由杜朗神父陪同,一位在中国度过三十年的遣使会传教士。

"鲁克斯中尉?我是杜朗神父。陈伟告诉我你们的会面。"

他们握手。神父有一张被中国阳光晒黑的脸,浓密眉毛下有锐利的蓝眼睛。

"你安排这次参观非常慷慨,"杜朗神父继续。"陈伟需要这个。自从我们到法国以来,他一直在憔悴。看到宫殿的物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帮助他。"

陈伟什么也没说。他带着忧虑看着城堡。

"来吧,"鲁克斯说。"博物馆在这边。"

他们穿过城堡的庭院。陈伟走得很慢,仿佛走向他的处决。当他们到达中国博物馆的入口时,他突然停下。

"我不能。"

"是的,你能。来吧。"

杜朗神父轻轻拉住陈伟的胳膊。

"来吧,我的朋友。你已经走到这里了。"

他们进入前厅。陈伟立即在轿式宝座前停下。他的手开始颤抖。

"这是太后的,"他低声说。"我见过它一百次。它在大觐见厅里。"

他走近,用无限的细腻用指尖触摸漆木。然后他缩回手,仿佛被烧伤了。

"对不起。我不应该碰。"

"没关系,"鲁克斯说。"触摸吧。这些物品在来这里之前在你家。"

他们走进大沙龙。陈伟在每件物品前停下,有时用中文低语,有时用指尖轻触玻璃柜。

在大型西藏佛塔前,他闭上眼睛。

"这是在普明寺里。我去那里冥想。僧侣们....."

"慢慢来,陈。"

在景泰蓝花瓶前,陈伟蹲下与物品齐平。

"这个在百花亭里。我记得皇帝来欣赏它的那天。他说龙似乎活着,几乎可以看到它们移动。我在那里。我在奉茶。"

他站起来,走向另一个花瓶。

"这个来自古物厅。太后喜欢在早上看它,当旭日使釉料闪耀时。"

他们继续参观。在沙龙画廊里,陈伟认出了丝绸、青铜器、玉器。每件物品都引发一段记忆,一则轶事,宫殿日常生活的一个片段。

然后他们进入漆器柜。陈伟停下,屏息。装饰墙壁的十五块中国屏风板创造了一种亲密、几乎神圣的氛围。

"这些板....."他低声说。"它们来自大和殿。我在那里见过它们。"

他走近,检查板上画的场景:山景、河流、栖息在悬崖上的亭台、沉思自然的文人。

"这是梁大师的作品。他花了三年时间创作这些板。我见证了它们的安装。那是十五年前。"

在装玉器的玻璃柜前,陈伟停留了很长时间。他认出了几件,讲述它们的历史、来源、如何使用。

然后他来到修复瓷器的玻璃柜前。他立即注意到裂缝、缺失的区域。

"在旅途中打碎的?"

"暴风雨。在印度洋。"

陈伟慢慢点头,没有愤怒,只有巨大的悲伤。

"它们在中国抵抗了五个世纪。跟你们几个月就足够了。"

"

他检查每件修复的瓷器,用手指透过玻璃柜追踪裂缝。

"谁做的这个修复?"

"杜布瓦大师。法国最好的修复师之一。"

"他工作做得好。他让伤疤可见。这很诚实。"

陈伟挺直身子,在柜子里走了几步。

"你知道奇怪的是什么吗?这些物品在这里展示得很漂亮。玻璃柜很美,照明完美,布置和谐。然而,它们不在家。"

"

他做了个包含整个房间的手势。

"在宫殿里,每件物品都有其确切的位置。这件瓷器在那块玉旁边,那块玉在那件青铜器旁边。它们一起创造意义、平衡。在这里,它们只是.....被展示。像在商店里。没有背景。没有灵魂。"

杜朗神父温和地插话。

"但至少,它们被保存了。至少,人们可以看到它们,欣赏它们。"

"人们可以看到物品。但他们看不到它们代表什么。他们看不到宫殿。他们看不到那里展开的生活。"

陈伟转向鲁克斯。

"我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这对我很重要。但也很痛苦。看到这些物品脱离背景,就像.....就像看到身体的肢体被切断并分别展示。我们认出它们属于一个身体,但身体本身已经死了。"

他们第二次完整地参观了博物馆。陈伟现在停留的时间较短,仿佛痛苦变得太强烈了。

临走时,他在大沙龙最后转身。

"这些物品不属于你们。但你们现在是它们的守护者。做好守护者。"

"我保证。"

"士兵的承诺....."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杜朗神父拉住他的胳膊,他们走向出口。鲁克斯陪他们到城堡门口。

"陈伟,"鲁克斯在他们离开前说,"我想写你的故事。你告诉我的关于花园、你的工作、宫殿的事。这样人们会知道。这样你的证词会被保存。"

陈伟长时间看着他。

"有什么用?谁会对一个简单的中国园丁的故事感兴趣?"

"未来的历史学家。想要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人。"

"随你怎么做。如果这能有用....."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件小物品。那是一块抛光的玉卵石,鸡蛋大小,深绿色。

"拿着这个。这是我能从宫殿拯救的全部。我在花园里找到它,焚烧后的第二天。保存它。纪念消失的花园。"

鲁克斯小心翼翼地接过玉。它光滑,触感温暖,有简单纯粹的美。

"我不能接受....."

"可以。拿着。你现在是它的守护者。就像你是这个博物馆里所有东西的守护者一样。"

陈伟和杜朗神父走远了。鲁克斯看着他们离开,然后看着手中的玉。

他回到城堡,上到用作临时办公室的房间。他拿起日记,长时间地写,写下陈伟告诉他的一切。孔雀亭的花园。盛开的樱花。有金鱼的池塘。小驼背桥。来冥想的文人。在柳树下演奏的音乐家。花几天时间捕捉光线的画家。

他写到手发红,写到蜡烛烧尽。当他写完时,他把玉放在日记旁边。

"1862年1月15日。枫丹白露。陈伟今天来看物品。他认出了它们,每一件。他讲述了它们的历史、它们在宫殿的位置、如何使用。

听他讲,我理解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这些物品不只是艺术品。它们是一个消失世界的碎片。一个我们毁掉的世界。

陈伟说它们在这里不在家。他是对的。它们永远不会在家。无论博物馆多么美丽,展览多么优质,这些物品将永远是流亡者。

他给了我一块玉。一块简单的抛光卵石。他说这是他能从花园拯救的全部。这块没有市场价值的小玉可能是所有物品中最珍贵的。因为它承载着一个人的记忆,一生致力于创造美的记忆。

我会永远保存它。为了记住。为了永不忘我们毁了什么。"

枫丹白露城堡,1862年3月18日

1862年3月18日,一切都结束了。

欧仁妮在鲁克斯陪同下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他们走过四个房间,欣赏结果。这太壮观了。中国博物馆是一颗宝石,一个配得上它所包含珍宝的珠宝盒。

在漆器柜里,欧仁妮在装修修复瓷器的玻璃柜前停下。断裂是可见的,像伤疤。缺失的部分保持空白。

"你拒绝假货是对的。这些伤疤很重要。它们提醒我们脆弱性。也许还有我们的责任。"

她转向他。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护送这些物品到这里。你看守它们,保护能保护的。我感谢你。"

"这只是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只是运送它们。你做得更多。你作证了。你说出了真相,即使它令人不舒服。保存你的日记。小心保存。也许有一天,很久以后,会有人想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会保存它。"

"好。你现在自由了。回到你的团队。恢复你的生活。"

鲁克斯敬礼,走向出口。在门口,他最后一次转身。欧仁妮留在碎瓷器的玻璃柜前,一动不动,沉思。

他离开城堡,在花园里散步。那是一个美丽的冬末日子。树上出现了第一批花蕾。他想到陈伟,想到永不再绿的孔雀亭花园。

他想到他所做的旅程。从北京到枫丹白露。从中国到法国。一个几个月的旅程,穿越海洋,面对暴风雨。

他想到莫朗德上尉,带着他的疑虑和问题。想到蒙蒂尼领事,带着他预言性的警告。想到欧仁妮皇后,在她的顾虑和职责之间挣扎。想到陈伟,没有花园的园丁。

他想到中国人。想到他们的羞辱。想到他们的愤怒。想到总有一天会来的正义愿望,就像蒙蒂尼预言的那样。

他拿出日记,坐在长凳上。陈伟给他的玉在他口袋里。他拿出来,握在手掌中,感受它光滑温暖的表面。然后他写了最后一篇日记。

"1862年3月18日。枫丹白露。中国博物馆完成了。从宫殿掠夺的物品找到了它们的新家。它们壮丽。但它们不在家。

皇后认为她在保存它们。但她无法抹去它们被盗的事实。我们撕裂了它们。

我不知道历史会如何评价我们。也许会谴责我们。也许会理解我们。或者也许会简单地忘记我们。

但这些物品会留下来。在这个博物馆里。一个罪行的沉默见证。一个时代的沉默见证,那时我们以为我们的优越性赋予我们所有权利。"

他合上日记收好。然后他站起来离开枫丹白露。

在他身后,在城堡里,六十七个箱子交出了它们的秘密。物品在它们的玻璃柜里闪耀,被欣赏,被保护。

它们在等待。

它们在等待能回家的那一天。

尾声

枫丹白露城堡,1863年1月3日

中国博物馆的第一次公共导览吸引了大量人群。贵族、艺术家、学者、好奇者涌入房间,欣赏展出的宝物。

其中有一位年轻画家朱尔·阿芒。他漫步着,手里拿着速写本,在每件物品前停下。他的朋友和导师,著名艺术评论家泰奥菲尔·戈蒂耶陪同他。

"这些颜色,"阿芒素描一个景泰蓝花瓶时低语。"看这些蓝色,泰奥菲尔。这些是我们在法国不知道如何复制的蓝色。"

戈蒂耶观察花瓶。

"这是珐琅。中国千年技术。"

"非凡。这条龙……图案的精确……"

他们走进漆器柜,那里展示着玉器。戈蒂耶在一个绿玉雕龙前停下。

"这很有趣。这块玉可能来自新疆。你看这种透明性?这是最高质量玉的标志。"

另一位访客,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近他们。那是欧内斯特·勒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先生们,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欧内斯特·勒南。我听到你们带着很多知识谈论这些物品。"

"泰奥菲尔·戈蒂耶,艺术评论家。这是我的朋友朱尔·阿芒,画家。"

"很高兴见到你。你们对这个收藏有什么看法?"

戈蒂耶犹豫了。

"它很壮观。无可否认。但我不禁想到它获得的环境。"

"啊。你也为这些宝物的来源感到困扰。"

"你不感到困扰吗,先生?"

"当然感到困扰。但我是历史学家。我研究过征服、掠夺、历代的剥夺。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们在中国所做的与罗马人对希腊人所做的,或十字军对拜占庭人所做的没有什么不同。"

"这使事情更可接受吗?"

"不。但这是现实。文明总是建立在掠夺之上。每个伟大国家都用战败国家的战利品建造了它的博物馆。"

"这是一个相当愤世嫉俗的观点,勒南先生。"

"也许。或者也许只是现实主义。"

他们沉默地继续参观。在大沙龙里,一位优雅的女士在大型西藏佛塔前惊叹。

"那是蒙蒂霍伯爵夫人,"阿芒低声说。"皇后的母亲。"

伯爵夫人兴奋地与陪同她的年轻女子交谈。

"我女儿在这里创造了美妙的东西。一个真正配得上欧洲最伟大收藏的博物馆。"

"当然,伯爵夫人。但这些物品来自被.....毁坏的宫殿,这不是真的吗?"

伯爵夫人的脸变得严峻。

"被英国人焚烧的,我亲爱的。不是我们。我们,我们从毁坏中拯救了这些物品。没有我女儿的倡议,它们会永远失去。"

"我明白了,夫人。"

"这些物品现在安全了。它们将被研究、欣赏、为后代保存。这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阿芒和他的同伴们谨慎地走开了。在前厅,他们遇到一群穿制服的军官,他们正在检查轿式宝座。

"我当时在那里，"其中一人说，一个炮兵上校。"我参加了八里桥战役。那天我们碾压了中国人。一次光荣的胜利。"

"宫殿呢？"

"壮丽。但也颓废。财富堆积着，而他们的人民饿死。我们拿走所有这些，是为他们好。"

"为他们好？"一个女声重复道。

他们转身。一位穿黑色朴素衣服的女人在观察他们。她的脸严肃。

"你是谁，夫人，质疑我的话？"

"我是波琳·贾里科夫人，信仰传播工作会的创始人。我将生命奉献给东方的传教事业。我可以向你保证，上校，掠夺宫殿不是为人好。"

"夫人，我们在战争中……"

"战争不能证明一切合理。我读过我们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报告。他们描述可怕的场景。"

"是英国人焚烧了宫殿，不是我们！"

"但你们掠夺了它。你们清空了它的宝物。你们是同谋。"

"

上校的脸涨红了。

"夫人，我请你注意你的言辞。"

"我只是陈述事实。这些物品被掠夺了。"

其他访客停下来听这场交流。戈蒂耶插话。

"贾里科夫人提出这些问题是对的。它们是合理的。我认为我们都必须问自己这些问题。艺术是珍贵的,当然。但我们以什么代价获得它?"

"以胜利的代价,先生。这是战争的法则。"

"也许是时候改变这个法则了。"

上校转身,带着他的军官们离开了房间。贾里科夫人叹了口气。

"他们不想理解。他们宁愿躲在军事荣耀后面,也不愿面对道德真相。"

"许多人也这样做,夫人。"

"你建议什么?我们把一切还给中国?"

"那将是正确的行为,是的。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皇后永远不会放弃她的博物馆。至少,我们应该说明这些物品从哪里来。不要美化历史。"

"说明牌对这一点非常谨慎,"戈蒂耶观察道。

他们离开博物馆。在城堡台阶上,他们交换了最后的印象。

"这很令人不安,"阿芒说。"一方面,这些物品非凡。我想花几个小时研究它们。但另一方面,我无法忘记它们被盗了。"

"这是我们时代的困境,"勒南回答。"我们想要享受征服的成果,而不承担道德后果。"

"你呢,戈蒂耶先生?你会写什么?"

戈蒂耶思考。

"我会写这个收藏很壮观。物品质量无与伦比。博物馆组织得令人钦佩。但我也会提到它们的来源。我会提醒人们它们来自宫殿。我会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

"这是妥协。"

"是的。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

外交部,巴黎,1863年2月10日

外交部长爱德华·图韦内尔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意外访客。品醇,一位秘密使命来欧洲的中国外交官,昨天到达巴黎。

品醇是一个表情严肃的男人。他穿着深色丝绸长袍和官员帽子。他的法语完美。

"部长先生,感谢您接见我。"

"品先生,您的访问让我惊讶。中国政府没有通知我们您的使命。"

"我的使命是非官方的。我是私人身份在这里。为了一件微妙的事情。"

图韦内尔皱起眉头。

"什么性质的?"

品醇深吸一口气。

"宫殿。以及从那里.....拿走的物品。"

"品先生,这些物品是根据战争法合法获得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没有提到这些物品。它谈到赔偿、港口、商业权利。但不是皇家珍宝。"

图韦内尔保持沉默。品醇在技术上是对的。

"这些物品在我们的军队占领宫殿时在那里。根据战争惯例,它们属于胜利者。"

"掠夺博物馆是战争惯例吗?焚烧图书馆?"

"你想要什么,品先生?"

"归还物品。全部。枫丹白露的那些,私人收藏中的那些。全部。"

"这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你的皇后不想放弃她的博物馆?"

"因为这些物品现在属于法国。它们是国家遗产的一部分。"

品醇站起来,颤抖着控制的愤怒。

"国家遗产?这些物品是中国的遗产!你们怎么敢声称它们?"

"品先生,我理解你的情绪....."

"不!你不理解!"

品醇花了一点时间冷静下来。

"想象中国军队来到巴黎。他们占领卢浮宫。他们带走米洛的维纳斯、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他们焚烧宫殿。然后,他们在北京展示这些宝物。你会有什么感觉?"

这个类比令人不安。

"你会感到羞耻。你会要求赔偿。不是吗?"

"情况不同....."

"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你们认为我们低人一等?"

"不!这不是种族问题....."

"这是力量问题?你们更强大,所以可以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

图韦内尔重新坐下。

"让我们现实点。法国政府不会归还这些物品。皇后永远不会放弃。"

"她会一直是小偷。法国会一直是罪行的同谋。"

"注意你的言辞。你在侮辱皇后。"

"我没有侮辱她。我在陈述事实。"

图韦内尔紧张地敲着手指。

"即使我想帮你,我也做不到。这需要皇帝的同意。还有皇后的同意。"

"那么,问他们。以正义的名义。"

"你不明白。政治不是这样运作的....."

"我完全明白。政治比道德更重要。"

他走向门口,然后转身。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部长先生。中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现在也许很弱。但历史很长。有一天,我们会再次强大。那一天,我们会要求赔偿。"

"这是威胁吗?"

"不。这是承诺。这些物品会回到中国。也许不是在我有生之年。但它们会回去。因为正义最终总会胜利。"

他打开门。

"再见,部长先生。我希望你会思考我的话。"

在他离开后,图韦内尔坐着,感到不安。品醇在一点上是对的:这些物品被盗了。它们获得的合法性不会改变这个现实。

枫丹白露城堡,1863年4月1日

亨利·鲁克斯一年多没有回枫丹白露了。他收到皇后的一封信,邀请他来看博物馆的新说明牌。

他进入他如此熟悉的房间。立即引起他注意的是新说明牌,详细得多。

"景泰蓝花瓶,清代,乾隆时期(18世纪)。来自圆明园,北京。圆明园,中国皇帝的夏宫,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毁。此物品是从毁坏中拯救并献给欧仁妮皇后陛下的收藏品之一。"

鲁克斯重读说明牌。"从毁坏中拯救。"一种巧妙的表达方式。不完全是谎言,但不完全是真相。

"鲁克斯中尉?"

他转身。皇后站在他身后,独自一人。她穿着一件简单的勃艮第天鹅绒长袍。

"陛下。我没看见您。"

"我喜欢有时独自来这里。你对新说明牌有什么看法?"

"它们.....比以前更详细。"

"但不够诚实,是吗?"

"我没说。"

"不,但你在想。我看得出来。"

欧仁妮走近修复的瓷器。

"这些伤疤。你要求修复师不要隐藏它们。为什么?"

"因为它们是这些物品历史的一部分。隐藏它们就是撒谎。"

"说明牌呢?它们不是某种省略的谎言吗?"

"我认为它们说了一部分真相。不是全部真相,但一部分。这是妥协。"

"妥协。是的。这正是它的本质。"

她转向他。

"你保存了你的日记,是吗?"

"是的。"

"你写了什么关于我?"

鲁克斯感到一阵寒意。

"我写陛下在职责和良心之间挣扎。你试图做正确的事,即使正确的并不总是清楚。"

欧仁妮露出悲伤的微笑。

"这很慷慨。我担心维克多·雨果的观点不那么仁慈。"

"维克多·雨果不在那里。他从远处评判。"

"但他不是对的吗?这不是盗窃吗?"

"是的。"

"然而,你帮助我创建了这个博物馆。为什么?"

"因为物品存在。因为它们不能回到中国。因为在这里保存它们总比让它们丢失要好。但这不会使最初的行为不那么应受谴责。"

欧仁妮点点头。

"你知道中国外交官品醇说了什么吗?"

"不知道。"

"中国永远不会忘记。即使需要一百年、两百年,它也会要求正义。"

"你相信他是对的吗?"

"是的。历史很长。比我们的生命长。比我们的帝国长。它有无情的记忆。"

"保存你的日记。"

"我会的。"

"中尉?谢谢。为了你的诚实。这很罕见。"

她离开房间,留下鲁克斯独自一人。

他拿出日记,写了最后一条注释。

"1863年4月1日。枫丹白露。我今天回到了中国博物馆。新说明牌更好,但仍然不完整。它们说了一部分真相,不是全部。"

我与皇后交谈。她知道这些物品被盗了。她知道并承受着这个重量。但她不能归还它们。政治、威望、帝国骄傲……一切都阻止她。

所以她妥协。她创建博物馆。她更改说明牌。这足够吗？不。但这是她能做的最好的。"

他合上日记。

在它们的玻璃柜里，物品继续闪耀。美丽。珍贵。被盗。

尾声

安德海的笔记本幸存下来。首先在卧佛寺藏匿，然后在20世纪的动乱期间分散在各个图书馆，它们最终在1985年被收集并出版。它们的历史价值无法估量：它们提供了毁坏前圆明园的罕见详细描述之一，从内部视角，由一个熟悉每个角落的人所写。

亨利·鲁克斯的日记，遗赠给他的后代，直到1932年才出版。这个版本在法国引发了关于殖民主义和艺术品归还的全国性辩论。有些人称赞鲁克斯的诚实；其他人指责他背叛了法国军队。陈伟给他的玉与一张解释性说明一起遗赠给吉美博物馆。它今天仍在那，在一个小玻璃柜里，铭文写着：“圆明园的玉卵石，由园丁陈伟赠予亨利·鲁克斯，1862年。”

奥古斯特·莫朗德以海军中将的身份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一直拒绝公开谈论圆明园,但在1875年写给儿子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在家族档案中发现,他写道:"我一生都服从命令。只有一次,我应该不服从。那是在1860年10月。"

杜马上校在第三共和国下有辉煌的职业生涯。1890年,当一位记者问他关于圆明园事件时,他简单地回答:"那是战争。战争中不讲感情。"他在1895年去世,从未表达过丝毫悔恨。

陈伟在巴黎又活了十五年,在城市的不同公园里担任园丁。他在1877年独自死于蒙马特的一个小房间。一直陪伴他到最后的杜朗神父报告说,他的最后一句话是:"花园.....我想看花园....."

蒙托邦将军,成为帕利考伯爵,一直为他在中国的行动辩护。1870年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他为色当的惨败负责,在默默无闻中结束了他的生活。在他死后出版的回忆录中,他用不到三页写中国远征,从未提到掠夺。

维克多·雨果继续他的批评。他关于洗劫圆明园的公开信,发表在几家欧洲报纸上,成为关于战时文化掠夺反思的奠文本之一。它今天仍在归还辩论中被引用。

欧仁妮皇后保留了她的中国博物馆,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在法国战败后流亡英格兰,她试图但未成功将物品

转移到她在法恩伯勒的住所。它们留在枫丹白露。在她1920年去世后发现的私人日记中,她痴迷地回到中国博物馆,对她收藏的合法性表达越来越深的怀疑。

枫丹白露的中国博物馆今天仍然存在。说明牌被多次修改。1920年,增加了对获得的"悲剧性情况"的提及。1960年,在百年纪念之际,安装了一块纪念牌匾,承认"掠夺"并表达"遗憾"。从2020年开始,说明牌明确提到:"这些物品来自1860年10月法英军队洗劫圆明园。"

1900年,在义和团起义期间,圆明园(或部分重建的部分)再次被掠夺和毁坏。今天在北京看到的废墟主要是1860年焚烧留下的。中国政府选择保持它们的原状,作为"百年屈辱"的纪念碑。

在1980年代,中国开始正式要求归还被掠夺的物品。

2009年,在巴黎的一次拍卖会上,两个来自圆明园的中国生肖青铜兽首被提出。中国强烈抗议。一位中国商人以2800万欧元购买了它们并拒绝付款,造成了重大外交事件。兽首最终在2013年被归还。

从那时起,几件物品被归还,由机构或私人收藏家归还。但绝大多数仍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仅大英博物馆就拥有近23,000件中国物品,其中许多来自圆明园。

杜布瓦大师修复的瓷器今天仍在枫丹白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裂缝已成为这段破碎历史的象征。几所中国

大学的艺术学生来研究它们,被这种拒绝隐藏创伤的"诚实修复"所吸引。

2015年,中国和法国研究人员启动了圆明园数字重建项目。利用安德海的描述、鲁克斯的笔记、威格曼的画作和迪斯德里的照片,他们成功地虚拟重建了宫殿的很大一部分。结果于2018年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展出。双方的情绪都很强烈。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能够"看到"毁坏前的圆明园。

2023年,一个中国学生代表团在文化交流项目框架内参观了枫丹白露博物馆。其中一人看着带有可见裂缝的修复瓷器,用中文低语(后来由翻译翻译):"至少,他们没有对裂缝撒谎。"

另一个补充道:"他们保留了伤疤。"

这也许是一个开始。不是和解——创伤太深,无法做到这一点。不是宽恕——如何宽恕不可替代的文化遗产的毁坏?但是对发生的事情的相互承认。接受历史不能被改写,只能被理解。

关于归还的辩论仍在继续。在法国,它引起分歧。有些人认为物品应该留在枫丹白露,在那里它们被保存并向公众开放。其他人认为唯一道德的行为是完全归还给中国。还有一些人提出妥协:长期借出,作品共同所有权,共享博物馆。

在中国,圆明园已成为国家象征。每年10月18日,1860年焚烧的日期,在废墟现场举行纪念活动。学生们来献花。演讲者回顾"百年屈辱"和中国的复兴。

"永不忘记"安德海在他的最后一本笔记本中写道。

中国没有忘记。枫丹白露博物馆的物品,即使被保存,即使被欣赏,仍然是未愈合伤口的象征。它们提出超越简单所有权问题的问题:谁决定什么属于"人类遗产"?胜利者有权重新定义战败者的文化吗?保护能证明最初的盗窃合理吗?

亨利·鲁克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些物品不属于我们。但我们现在是它们的守护者。"

一百六十年后,这句话有了不同的共鸣。守护者能否仅仅通过时间的流逝成为合法所有者?或者守护的责任最终包括归还的责任?

历史还没有裁决。也许永远不会完全裁决。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枫丹白露中国博物馆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是见证者。1860年10月发生的事情的见证者。帝国傲慢的见证者。文化暴力的见证者。

它们在它们的镀金玻璃柜里,在城堡柔和的灯光下,继续等待。

它们等待正义得到伸张。以某种方式。总有一天。